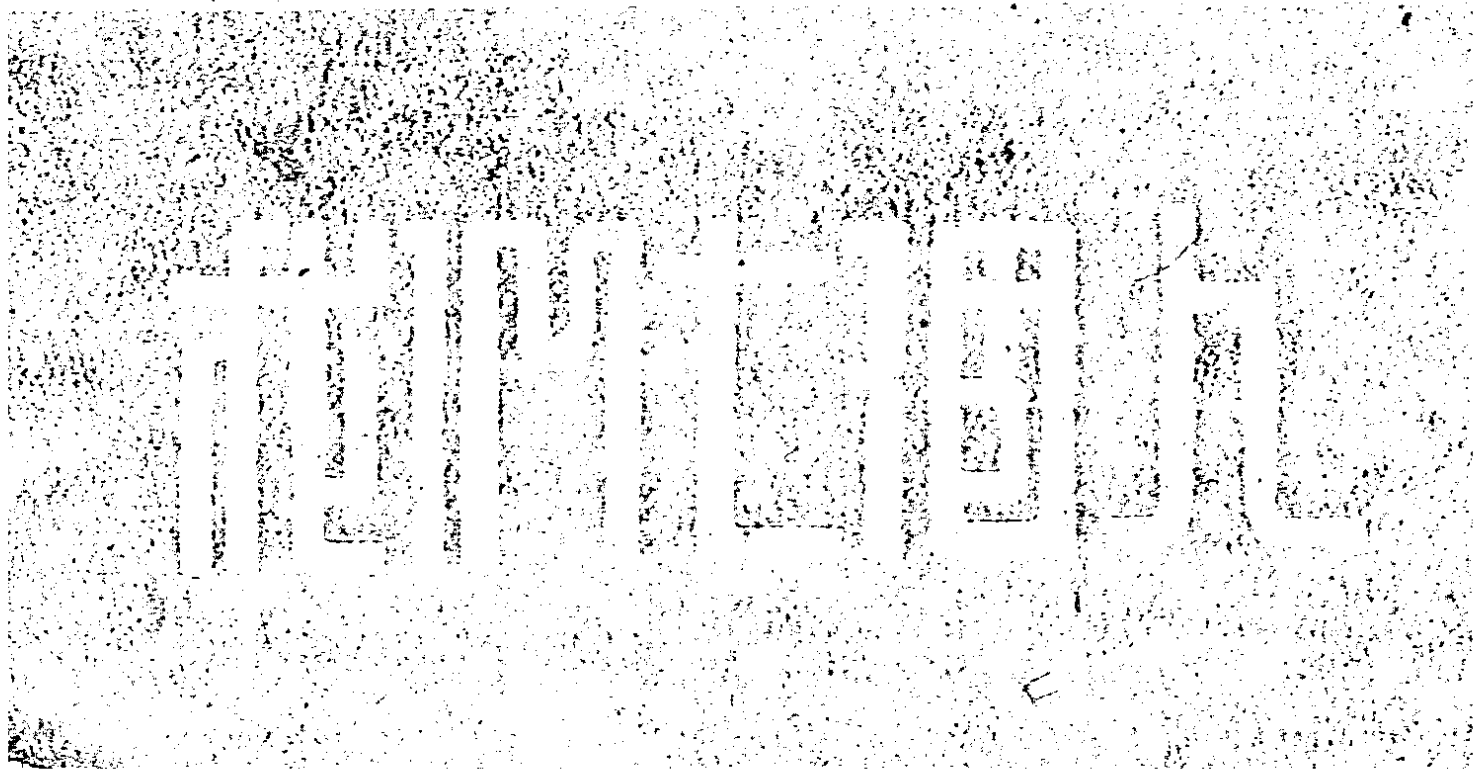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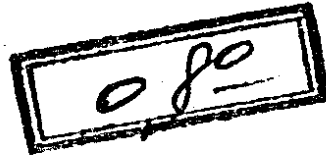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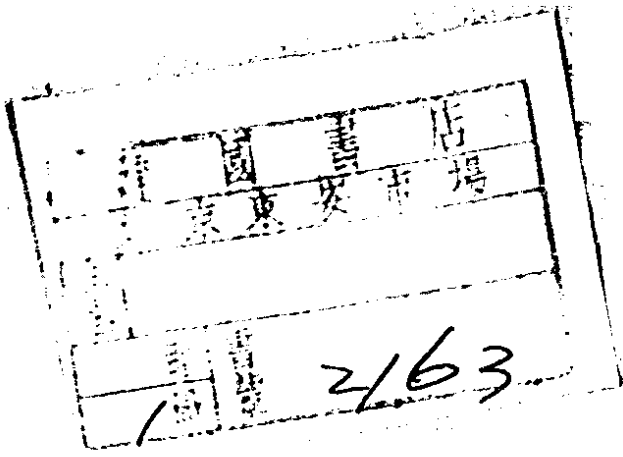

當代文學叢書
作家書屋刊行

鹿地亘 著
沈起予 譯





我們七個人

沈鹿
起地
予巨
譯作

揚毛卷

十二月二十五日。

午前九時，在空襲警報中，廖濟寰同志伴着照像的來了。

「準備好了麼？卡車在公路上等着，拍張紀念照，便馬上出發罷了。」

人們的臉上露着光輝。是抑壓着橫溢的血氣的緊張表情。這正是我們「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桂林支部第一工作隊」在東亞解放的火線上印下歷史足跡的光榮的出發之時呀！爲了歡送而全武裝起來的辦公室林上校，表現出一種難於抑制的感動，走來向我握手，並返復地用細小的聲音說道：

「真慚愧！我真是在諸君面前感遺憾！祇要是我的腳不是這樣的話……慙，可惜。祝



- 1 -

805539

諸君成功罷，在下次出動的時候，我一定要一道去的。」

林上校望着他那一星期前，在到桂林城內的夜路上跌下坡去挫扣了的腳頸上的繃帶，不斷地這樣惋惜着。

在前園的大樟樹下，緊緊繫上軍服的出動部隊站在前列，留守部隊則圍繞着他們，站着後面。

「鹿地先生！軍裝真合適咧。呀……看得出是一個部隊長。」甯部同志不斷地這末喧鬧着。

紀念照拍過了，而警報却尙未解除。但也聽不出敵機的聲音。於是我們出發了。林上校不聽我們勸阻，也拄起拐杖，直送到公路上的車傍。

「後方的事緊緊拜託了。你們的組織運動也是有重大責任的。我們前後兩方作一個爭取新同志的比賽罷。」

從車上，我這樣向他們說，於是下面的留守部隊很有自信地向我回答，說：「請放心罷！」「決不示弱！」

「諸君，願你們成功！」牆上投滿面浮着見打扮得過份了的東西時的羞促的徽笑，用齊整的調子向我們告別。

「請好好地保重罷！生病可不行的！不要忘了包點東西回來呀！」

女同志淺野公子也一面把香煙包和糖盒子遞給車上的同志，一面溫柔地這樣激勵着。

「不要熱心，準給你帶回許多虱子來。」

「那可使不得呀！哈哈……」

大家都一起大笑了。原來，在昨天午夜，我問她是否也想到前線去，她即刻點頭了。「會有子彈飛來的呀。」我說。「不要緊的！」「那是駭人的話。」「我一點也不怕！」「那末，就去好麼？」「啊，祇要不拖累大家的話……」見她那種熱切期待的眼睛，於是我想讓她去試試也好。但在旁邊的訪川同志却反對了：

「女子在身體上是吃不消的。沒有什麼事還罷，但惹一着過到了突擊的話，那可就被破了。戰爭這傢伙究竟怎樣變化，完全是不知道的呀。」

「因為我是女子……就這末膽不超我！」她黑下臉孔，抗議了。

「不，這……並不是怎樣瞧不起妳……」我笑了起來。

「是的。這回還是第一次的試驗，看結果如何，待下次再去試試好了。」

在這計劃決定了的時候，全體人員都是這末爭着參加的。那是二十一日午後的事。從前方行營參謀處吳處長那兒打來了電話給我，希望我伴同同志們前去幫助。於是即刻開了總會。對於人的選拔，同志們完全付託與我，大家都因內心期待的緊張而寂無聲息。

「說起來，這一行，是完全決定本同盟的價值的試金石……所以有病的人，當然是希望客氣一下。源同志，松山同志請留下來罷……」

但因脚氣而不能自由行動的源同志，却一下現出失望的臉色：

「不要緊的，先生！源已經能夠走動了！」聽着要向前方出動，他原是首先拋掉拐杖，而幾乎發出一對呀，機會來了！」這樣的歡聲的。

「什麼叫不要緊！這與到桂林去喝茶是不同的呀……」

「我懂得！誰稀罕你講這廢話！」

「源，妳……到……不是……」

「我說過，不要緊！」源跳起來反駁了，但我抑制着他們，使他們寧靜下來。

「知道了。但是源同志還以身體爲理由而常常不出席晚上的研究會哩。假如身體回復了，就首先從出席研究會開始罷。這次就留在後方……」

不大喜歡研究的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甚覺委屈似的，無言地把頭埋下了。

其實，後方的工作也很重要：機關雜誌應無停滯地發行，並加以充實；收容所內的俘虜應加以教育和組織的工作。同志們對於這種呆板的工作，也是應當以剛纔那種熱情來加以指望的……把這些事，使大家澈底了解之後，我便把全體分配成了兩隊。散會後，源同志很不甘心地向外動的人道：

「要法就要好好地幹一番功勞回來。幹壞了，那可沒有饒情的！」

於是他出去晒太陽去了。後面祇聽見一片熱鬧的笑聲。

即刻眼睛發花似的準備工作開始了：各自蒐集資料，寫作了五分鐘內演說用的各種原稿。我也回到自己的房間，整理各種文件，以便隨時都可以出發。

「報告！」

這時，南部同志走到門口來敬了一個禮。他早上便因瘧疾發燒，連對總會也請假了，所以應當是在寢室呻吟的。

「進來罷。怎樣了，你的病？」

「是！」他向室內踏進一步，繼續着立正的姿勢，才勉強說出話來：「南部，病已經好了！其實，就是因此來請求的，希望無論如何也把南部帶到前方去。」

我不覺微笑了。真奇怪，不管是張三李四，連病都一一跑掉了。

「瘧疾還會再發的。到前線也不就止這一次，還是不要勉強的好罷。」

「那裏的話！不要緊的。決不會再發了。南部什麼事都可以做。……」

「可是——」

「先生，不要緊的！我請求先生。」

「真的麼，那末……把坂本同志叫來。」

見着他那一股正經的表情，我幾乎笑了出來。

「那末——先生，我去叫坂本同志去。」

軍隊式地復誦一遍，他抖擻地走出去了。

坂本同志進來了。我邊笑着，邊問對南部的事故應怎末辦。於是他也搔着頭，作了如次的報告！

「其實，剛才也到我那裏吵了一場去的。聽說決定了出動，他便翻身起來，用了不得的勁兒說，『……爲什麼不叫我起來！我是可以參加的！什麼，說我有病……沒有那樣的事！這是撇開了我決定的事，責任是在你支部長呀，去替我向鹿地先生說罷……』他還同值日也鬧過呢。這樣呢，就讓他去麼？」

「好罷。」

於是，南部同志完全緊張起來，埋頭到椅子上，邊獨自沉吟着「日本軍的諸位先生，諸位先生」之類的文句，邊舐着鉛筆心，而開始寫起宣傳用的草稿來。

「真幹得好。奎甯丸一次吞了幾錢呀？」結川同志這樣嘲弄着他。

「那裏的話，——瘧疾這傢伙，祇要起一點寒冷就會好的。那算不得什麼病。」

「大家這樣興奮一沉靜下來，我們便馬上決定了留守中的一切措置，而完結了本日出發

上的忙迫的準備。

在其間，二十三日是同盟支部的成立大會。是在東亞解放史上劃時代的我們光榮的一日。去的人，留守的人，各自在自己的任務的意識上過了緊張的幾天。宣誓，跟着便是第一回出動的上路。同盟的出發，是以如何光耀的第一步踏起的呀！

桂林的戰局緊張着。在邕賓路上直奔北上的倭略軍，被陸續集中起來的中國大軍從兩側山岳地帶向山峽公路上壓迫而被包圍着了。焦燥的日本軍，連日不休地企圖用空軍來擾亂中國軍的後方根據地。即在桂林，每天也有三點鐘以上的空襲警報，而大會也是在警報中開的。今天一清早也就是警報。

太陽光耀地照着。一條線似的貫通着廣漠的甘蔗田園的平地的白色公路。四周幾無人煙。在這靜寂中，稀疏地圍繞我們的卡車的一羣，是如何輝耀着無限的歡喜呀！源同志也拖着不自由的兩腳，笑迷迷的混在留守部隊中，但却泛着一抹寂寞，很是眼似的仰望車上。

「南部先生，你是不可以隨便的呀！請當心。」

「知道的，嘿嘿……說起戰場來，那原是我手上的東西。」

南部受了淺野女同志的叮嚀。而他却滿身高興，首先跳上車去，在堆積行李，

終於開車了。好好地幹啦！後方拜託了！車上車下互相長長地揚着手而分別了，面龐似火燒的一羣，很迅速地衝破着草香的野風前進。

到了X X岩下的廣場，還有等待警報解除的市民們在那裏左往右還的羣集着。

車在戒嚴中的無人的街道上邁進。樂羣路口，馬路上還有昨天的寫着「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西南支部成立大會」的字樣的白布旗幟橫街掛着。我們回首返望着，胸懷上不禁充滿了熱烈的無限的感慨。車出郊外。一路向南又向南！所能見的，盡是蓋被着枯草的廣漠的赤土的地表，只要一鋤剝，就會發出鏘然的石音來的貧瘠的荒地。這裏那裏，全是廣西獨特的巨大的石筍般的岩山，像刺破了皮膚的骨頭一般，競賽地兀立着。

老百姓們究竟吃着什麼過生活呢？散住着的家，簡直像那在石筍般的岩山的罅隙間生下根，毫無餘留地吮吸着稀少的水分以拚命生活下去的小松一樣，三三五五的在荒野上緊緊地栽着。桂林山水甲天下。不錯，那簡直是亂石的壯觀。走了又走，都是滿目的荒野，亂石的壯觀。

脚踏車跑着，跳着，捲起塵灰，在有瘡傷的公路上邁進。

風有些冷，然而天空中却無半點雲影。同志們的面孔，簡直是青天白日。坐在司機台後的行李堆上，我望着這些緊抱年輕的熱情而貪婪地眺望着山野的同志的面孔，滿心都不覺被一種難於抑壓的愛情充滿了。「這是如何的離奇的運命啊！繫着侵略主義的鎖鍊，被遺送到大陸，成爲砲火的餌食，幸乎不幸，受了傷，被俘獲，在長久時間中失去自由而被囚禁的士兵！然而他們却翻然地睜開眼睛，從新來看這人間，看祖國，看這戰爭了；燃燒着湧來的新勇氣，爲挽救東洋的不幸，挽救無出路的祖國同胞而躍起了；現在，爲完成這個新的使命，他們又是在向他們會一度離開了的火線邁進着呀！

我的心胸，不禁被對這些青年同志的痛惜的感情溫暖地泛濫了。儘量地攝取日光罷！儘量地貪吸着自由的風罷！把一切都收入眼內，貯入胸懷罷！這一切都成爲親愛的諸君的成長滋糧食，生活之財產的。他們都是經過無止境的變轉的運命的人。有的經過中部及北方各省而環繞到了蒙古；有的則從上海，從南京，徐州，大別山並通過漢口而來。而現在，**處於**於在得不到條件下，在廣西的荒野上馳騁着呀！

「景緻真好咧。假若有這樣的東西在日本，那是馬上會成爲名勝的罷。」

生長於東京的鮎川同志這樣發出了感嘆的聲音。然而，出身宮崎縣的貧農之家的櫻井同志，却如次地說了：

「可是，老百姓的生活似乎是很苦的呀！」

「不錯。像這樣，簡直是種不出什麼作物來。假若有什麼礦產的話就好了。」南部插嘴進來說。

「造水泥罷。因爲全山都是石灰岩長成的。」

我這樣一應聲，南部咽地呻吟一聲又說了：

「如何呀，先生。我們同盟不好來辦一個水泥工廠麼。順便幹幹那樣的副業也算不壞呀。現在雖不方便——但我們達到目的，反戰同盟有了空餘時間的話，怎樣呢，來一下罷。」

他地藏王菩薩似的，盤坐在汽油桶上，而完全樂得打瞞地說那是「特等座」。聽着他的話，鮎川同志在旁嘲諷地說：

「請你不要起那種帝國主義的野心罷。」

「怎麼是帝國主義？我已經決心了，我去向蔣委員長請求，把這些石山給一個與我。」

「啾啾……」

卡車厲聲地一跳，他便巧妙地取着均衡，而竟能牢牢地把那頑強的身體支持下去。

「前面有個叫『陽朔』的地方。那可說是日本的妙義山的名勝。就在那裏吃午飯麼。」

「好的。」

坂本同志邊不轉眼地望着那展開起來的無限石筍般的山巒，邊微笑地聽着同志們的談笑。雖是靜靜地泰然無語，然而他的滿心橫溢着的喜悅，是緊緊地脈傳到我的心臟上來的。真是了不得的青年。年紀還輕，僅二十六歲。他具有激烈的熱情和胆力，但平常的胸懷却寬大得悠容不迫而爲同僚們所敬愛，所信賴。他長久的信願終於成爲事實了，因爲在這以前，他決不是俘虜。他是切斷了帝國主義的鎖鍊，自身大胆地投到我們陣營裏來的士兵。自然，因爲當時是有不能馬上允許他的心願的理由，因之也曾暫時地在收容所中生活過。然而他却一點也不顛倒下去，而靜待着時機。不久他便與我們會着了。

「……華中的前線地帶，大都是無人居住的地方，而我們所配備的區域，也屬於這種地帶，雖有少數賤役的土民雜在軍隊內生活，但幾乎可說沒有軍人以外的土民。特別是夜間，步哨線的後方，可說是寂無人影，而這也給了我的決心以極大的勇氣。於是在午後十二時，乘着黑暗，我拋棄了機關槍陣地，逃出友軍步哨線的疏濶地點，而在中國軍火線百公尺的前方藏了下來。因夜間有招引疑惑之故，遂靜待早上的到來。午前九時。於是我搖擺着帽子，向中國軍作了暗號。當時似乎是叫停止一樣，從中國軍那面響三聲槍聲，就這樣我馬上被迎到中國軍那面去了。其間也有一個似較粗暴的排長所誤打來的手槍子彈把我的大腿擦傷了……然而我馬上便被送到××司令部去了，未繫繩子，未受迫害，受着儘量的親切地被護送着……」

這樣的感想坂本又繼續了下去——

「越過中國軍的防禦線而感覺意外的，便是那宛如不知道有戰爭似的農人們，悠然自得的，耕種着田園的光景。在苦戰的中國軍的後方，竟還有如此情況，這簡直使我對大陸居民的偉大，不能不五體投地了。到達中國軍的防線時，曾被二三十個中國軍圍繞着，他們一見

將我在地面上寫的「我是反帝國主義者。我們是兄弟也」的字句，眼內便馬上汎出親愛之情，而比着手勢問我是否饑餓，把飯、雞蛋、開水送給我。那裏的連長穿着便衣，具有逼真的革命家的風度，他走來向我握手，拍着我的背膊，似乎在叫我不要擔心一樣。這些年輕的弟兄們的好意，更強烈地遺留在我的印象上。

「但其間也有充滿着戰時氣氛的地方。沿河捆下的巍巍的敵兵壕；燈火管制下的黑暗的街道。以後便到了第××集團軍的司令部了。司令長官對我的逃亡很感覺高興，參謀們也寫着「你是中國的好朋友」，而對我表示友情。

「……在第×戰區政治部，我會提出書面的要求：爲和中國一同打倒共同的敵人，把我送到後方去參加同志們所組成的日本革命組織。已經下了決心的我，還有什麼別的想法呢。到桂林！於是和十位日本俘虜一同被衛兵護送着，坐起貨車向桂林出發了。在南雄，也會被充滿敵意的羣衆投了石頭，然而我毫不感覺一點憤怒。這不過是當然的事罷了。

「在戰區會有人向我說我的希望已經送到了桂林，因之在內心上，我是期待着將有人來接我，祇要一到，就能會着同志們而開始工作的。然而，不圖我竟在××收容所內成了閹居

之身……。」

我在收容所內把這位青年發現了。他是神奈川的勞動者，而具着一種祇要決了心的事，無論如何都要幹下去的純情和勇氣。我感覺着：在這動亂的世界，真是人們各自發揮着真價值的時候了。

與這相反，南部同志却是一個純粹的「兵」。他是大場鎮以來的老脚色。是一個爽快的農民；他說：「我在戰場上對無辜的老百姓是親切的，但你想，突然偷偷地在後面就是那末一下呀，所以在起初，我是恨過中國人來的。」一問，才知道他在割馬草的時候，後腦部突然被扁担一下打來了。「那以後，真是優待優待。像豚一樣的將四隻腳縛起來抬，連走也不准下地走呢。這樣一來，想來是要被殺了，但在中途却被放下來……當地的老百姓走出來點香紙燭燭了。大概想着我已經是死了咧。哈哈哈哈哈。」

「你的身體真好。簡直是打都打不死的。」同志們這樣佩服他，於是他又說：「噫，身體總算是結實的。因此，連那末一扁担都不含被打死呢。」

櫻井同志。這是生長於宮崎縣的貧農。後來才到都市來當司機。不久便「出征」了。他

是一行中唯一的流行歌手。

結川同志。這却是生長於東京的知識階級。算是一行中的名廣播員。

佐佐木同志。川崎造船所的電氣織工。在軍隊中是通信兵。他是同志間的寶貴的技術人材，最年輕而祇有二十三歲。是一個不大聽話的年輕人。他霸據在附上手搖發電機的播音臺旁邊，玩弄着機械，邊檢杓，邊感服地說：「真簡單咧，這樣的東西，祇要有材料，我們自己來多做一點不好麼。」

「噯，老兄，連這個……整整費了兩天工夫才找着的哩。」在我後面縮在外套內的廖同志，颯戾似的轉動着眼睛，說起話來了。「化了四千元才買到的。大家都擔心着這筆錢從那裏開消，但因為是諸位的重要要求，我們竟獨斷地買下來了。……哼，誰會在錢上焦慮！那簡直是無聊的事！還是工作第一呀，你說是不是，總司令！」他是我的熱心的援助者，同盟的名譽會員。因為在日本過了長期的學生生活來的罷，氣質完全跟日本人一樣。至於與我，則完全是實長黨的朋友。他常常賤咳我為「總司令」，而我則稱他為「流氓先生」。然而，共——他是一行中××處的組長，稀有的有魄力的行動家。

「這聲音被說成能達到千五百公尺遠。至於晚上，則兩千公尺是確實的，雖然真假不得而知……」

「未接近火線之前，我們先試驗一遍罷。」

我們在車上這樣商議著。不久，廖同志傾過身來，稍抑壓著聲音，作了如次的報告：

「村上泰雄已經照著你的意思，送到××戰區去了。的確，把他放到同盟內去，算是有害的。那傢伙在出發之前的濫酒後的大言不慚，簡直是不堪入耳。連對你也瞎罵了一頓呢……用口頭和筆尖，那說得上什麼革命。俘虜縱然加以組織，那……俘虜什麼的，總不外鑽進民家去，正在強姦的時候被捕的。咱一個人也可以指揮著中國游擊隊，活捉許多俘虜來給你們看……後來竟弄得把黃包車都打翻了哩，真是——」

我苦笑。村上這人，原是標榜着「反戰」而投到中國來的日本的××將校，然完全是一個性質惡劣，無自制力，祇知個人往上爬而不服從集團的規律的人。我會請求當局，使其以個人的資格去參加中國的抗戰。

這種英雄，傍的並不是沒有。他們一樣地表示着參加抗戰的意志，但却祇夢想著自己一

人成爲英雄，建立功勞。「俘虜？烏鴉終歸是烏鴉，那能成爲鳳凰啊？」至於他自身，則完全自矜的了不得，而毫不感到他自己竟是一條「泥鰍」。

這裏有爲侵略主義者之故，成爲犧牲品而死了的許多同胞。這裏有幾千萬的同胞們爲侵略主義者之故而犧牲於國內；其次也有矢盡刀折而被俘虜了的同胞，更還有幾百萬的同胞，依然在火線上往死路上逼近。然而，在這些同胞之間，究有如何的差別呢？對這些同胞失去了希望，又怎能够對祖國和同胞的自救抱起希望來呢？說祇需一個英雄來拯救祖國麼？那來的話！祖國——同胞是會起來自救的。

我們熱愛同胞。我們不能陷於侵略主義者們的策術，而把戰死者奉祀於「靖國神社」，對「被俘虜了的同胞」加以辱罵。雖然有運命和境遇之差，然祇要是成了犧牲的同胞都爲我們所熱愛。通過這種熱愛，我們竟在那些被帝國主義者與英雄們所拋棄了的不幸的士兵中，獲得了許多優秀的同志。

而這些同志，也就正是我們「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的勇士。

午後一時抵陽朔。在這裏過午餐。

二條、長街下。溼溼、又溼溼。像似我們的意志一般的卡車、筆直地繼續奔馳。在龜裂着的石筍的山峯的彼面，血猩色的太陽沉下去了。廣西荒野的山風刺着肌肉，揚頭一看，似缺去一半的餅子似的月亮，已經昇到天空來了。

六時餘，到達××。有成行列的白楊樹的廣場。燈火熱鬧地點着，人們在那裏做着生意。定好旅館，出街去喫好晚飯。然而市場的燈突然滅了，人們鬧雜的開始奔跑。是空襲警報。於是走出郊外的田園。××是在低矮的丘陵上聳立起來的帶異國情調的都市。建築物在月光下灰白的浮着。桂林郊外的寒夜；見着七星岩上如絲線一般的黃色的月亮；這一切都似乎還是昨天的事呢！取錶一看，正是晚上八時。在遙遠的山濤的一角上，是燒草的火罷，宵黑的半空，竟反映得緋紅。

十二月二十六日。

黎明出發。晨風吹在皮膚上如錐刺一般。

南部同志完全愛上了那汽油桶上的「特別座」，他大大地盤腿坐着，不斷地打着禱。

「我們同盟也幹幹游擊戰罷。……混進去試試如何呀。不會想到是日本人的。若是先生

的話，連年齡也剛剛對呀。不要緊的。……日本軍真是隨隨便便地殺人呢。捉到十七八歲的，「這傢伙會馬上拿起槍來作戰的罷」，於是乎殺掉。遇着三十左右的，「這壞蛋擺着神妙的面孔，放掉了就會從後面一槍打來的罷」，於是乎又殺掉。那些東西，把人的生命，真沒有當成怎樣一回事的呀。……什麼，混進去是毫不成問題的。裝個中國人，說着「讓我找點事做做」去就行的。會使你燒飯的呢。哈哈……」

人們因為寒氣而將身體捲縮着。太陽在上昇的時候也是緋紅的。湖面似的澄靜着的大氣，一片地光耀着；不久，同志們便透想着戰場的種種事情，邊商談着種種的計劃了。

——被包圍着的究有多少部隊呢。不知有多少砲台。要是晚上，大砲也不會怎樣了不得。距離頗緊緊逼近的好。但若遭過了突擊，就很麻煩的，還是借點兵來配備到適當的地方上好罷。

——播音機會遇着子彈的集中的。大概，就在夜間，音響的地點也會正確的明白。一個人講演的時候，傍的應當都離開播音機的附近。若遇着了襲擊，不要發生犧牲者呀。應當把機械交與搬運兵，迅速地行動才對。……

然而，倭佐木却仰天長嘯道：

「機器便是我的兵器，無論有怎樣的事，我都要抱着『道』跑的。」

不久，靜靜地傾聽着同志們的這樣的會話的坂本同志，不意地斷然地向我說了：

「到了第一線，把我們全部武裝起來好麼？」

「嗯。要作戰麼？」

「在必要的場合，非自衛不可呀。而且，這一次非把最後的一發留給自己不可罷。我們是斷不能當反革命的軍隊的俘虜的。」

「那倒是不錯的。」南部同志一老一實地點了頭。「萬一有什麼事的話，那是要儘量奮鬥到底，使不致有自殺的事，……然而，對面也還是要儘量拚命的呀。到那時，萬一把對同盟不利的事漏句把出來看看，那才不僅是一個人的不名譽呢。」

廖同志感到不錯而點着頭：

「不要耽心。這裏所有的是不夠的。到了前線，武器的事，是可以商量的。」

「會驚駭起來的罷，」鮎川同志邊高興着，邊逞着空想，「要是有一個中隊左右完全非

過來的話，那才會是很好的帶回去的禮物哩。」

「那倒是夢想。但是縱然沒有一個人走過來，也毫無失望的必要，祇要慢慢地把深刻的影響，在那些『先生們』的頭上栽進去就行了。」

這是同志們的說法，而我們也贊成。在開頭，是不能希望怎樣大的結果的。不過，我所特別感着興趣的，還是我們的行動將在戰局上表現出如何的跡印這一件事。

「怎樣呢，鮎川君。從你自身的經驗推測起來，覺得日本士兵們對於我們的話，可能作怎樣的接受呢？」

我這樣地問。鮎川正偏首推想，櫻井却笑說起來：

「罵一聲他媽的瞎說八道！於是就會用機關槍掃射過來的罷，哈哈。」

「那，將會有種種不同的。」坂本接着說。「所以，在作爲一個部隊而成了整體的時候，幾乎是不能感到什麼效果的。因爲那是會被這整體統制下去的。」

「但是從影響上說，還是一樣的。」這時鮎川才開口說了，「因爲無論是誰，在肚子裏都是感覺着真實的事的。觸到痛處，馬上會起反應，縱然罵罵『王八蛋』，仍然會感到痛楚

的。也許會這樣怨恨的罷：真是殘酷的話，嗯，……我懂得，怎麼要說這些應當悄悄收藏起來的話呀！」會起一種自己被放到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那種心情的。特別是夜間討厭。第一線的夜，這傢伙，簡直是寂無人聲的。要是簇新的夜還好，因為那時是由於警戒的心增而極度緊張的。然而月亮一出，四周泛起白來的話，那就糟了。出去當步哨的時候——我也是一樣——誰都說着同樣的話。祇要一見月亮，就要倒楣的。那時是恍恍惚惚的，這個地方——他指着自己的胸口——感覺梗塞，一股辛酸便潮湧上來了。連懷念新的家中人以及「她」的面孔都一閃一閃的現到眼前來了呢，哈哈。月亮簡直是一個禁品！」

櫻井同志和坂本同志點頭笑了。鮎川同志還把他的感慨繼續下去：

「月光照着的晚上，嘿，人們正帶着感傷心情，而內心正滿懷着敵人的事情，就在這樣的時候，突然從山中用一種神祕莫測的聲音去問他們吶喊罷。用日本話呀。哼，那才有效，會緊緊地起反應的。……對啦，這樣一來時候，軍隊們會完全失掉戰意的。」

「怎樣呀，目前是有月亮的時候麼。」

櫻同志屈指計算起日歷來。大約是舊曆的八號罷，於是又補充道：

「對了。有月亮的。」

「真是一位懵懂先生。昨天晚上不是還出過月亮的麼。」

關於月亮這傢伙所引起的奇妙的心理影響，不知爲什麼，同志們仍談論着。鮎川作補充的說明道：

「那傢伙，老兄，祇要被那光一照，全世界的形象看來都完全變了。在那種柔和的光線中，有恰如夢幻一般的世界，前來欺瞞你的靈魂的呀。」

太陽高照，暖和起來。在榴江喫過中飯，不久又是空襲警報。漸漸接近前線，有對天空作警戒的必要了。於是在警戒中奔馳又奔馳。恐怕那些傢伙也不會注意到是我們在奔馳罷。到了XX，被緊急警報擋住而停下來了。於是到田圃中去向太陽。有十二架輕轟炸機的編隊，震搖着地平線，飛過去了。

傍晚，在XX加油。同志們一下車去喫煙，老百姓的孩子們便圍攏來了。忽然其中一位留意到了同盟員的帽章，便邊大聲地喊叫，邊跑了過去。於是中國的士兵也圍過來了。很稀奇的釘着我們看。不講禮貌一點的竟俯過來審視坂本同志的胸上的同盟員章，聆着「在華日

本人民……」，便又回頭過去告訴同伴說：「是日本人嗎？」

「是俘虜？」「不是，是日本的革命同志。」「是來幫助我們抗戰的，不很好麼？」這似乎是司機說明的。兵士的臉上表現着驚異和親愛之情。在這種時候，馬上能與當地的人混熟起來的，便是南部同志。他已經抓住了一個中國兵，不管對方的驚異而審視着他的胸章，並唸道：「汽車兵團……下士……」「姓李？很好啊。」對手感覺意外似的，笑了。而南部則滿身高興：「還這樣年輕，就是下士了！中國的昇級原來是很快的呀。常常有看來還是小孩子，却已是上等兵了的。好好！好好地幹罷。」他拍着對面的肩膀，這末打着閒談。大家都笑了，而他又突然取出紙煙，塞一支到對面去：

「喫煙罷。」

「不喫煙，謝謝。」

「不要客氣，不要客氣！中國士兵不喫煙嗎？」

受着南部襲擊的年輕士兵，終於紅着脸逃走了。

「從前沒有這種帽章的軍隊通過這裏麼？」我玩笑似的向另一個士兵探問，而他却一

「沒有！」同志們都笑了。我說：「那末，今後會常常來的。」

汽車兵團團長丁先生說一定要和我們談談，而開了一個茶會來歡迎我們。他對日本的同志們與中國人生死相共的這事，抱了非常的感激：

「中國政府是以日本的人民爲友的……即在此處，已經幾次地有貴國的傷兵們被送到後方去了……至於說怎樣地待遇着他們，那如其由我來說，倒不若諸君到前方去親自看的好。」

我們感謝他的好意，告別了。

午後七時到柳江。這是在中國好久不曾見過了寬敞的街道！頗引起了好感。看來，是帶了南方殖民地都市的影響的街道，似乎比桂林還遠爲富裕，但據說因爲接近前線之故，每天受着空襲的威脅，物質也較前少得多了。——以爲向南走去便沒有必要而不會準備了棉外套來，但由於朝夕的經驗，我們在夜間到街上去買好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

午前五時出發。浮現於新窩中的石峯之羣，一下就被金色照遍了的「日出」，今天也見

到了。

午前八時四〇分到××。有桂林行營參謀處的鄧先生及其他迎接。

「喫過飯沒有？馬上就叫準備罷。……有一位俘虜呢，去不去看看？」

「下車，在廖同志去向參謀處長報告的中間，我們便去看俘虜。」

「就在那邊。」鄧先生走在前頭說。

果然，在附近民房的門口，有衛兵站着，同志們似乎由於這不意的遭遇戰而感奮胸中在打顫。鮎川同志顯然浮着不安的微笑，小聲說道：「他將會怎樣地接待我們呢。」

民房第一家內面的牆邊，粗陋的床上豐富地鋪着稻葉，俘虜就坐在上面。像被捕獲了的野獸似的不安和敵意的氣色，很明顯地感覺得出來。一見，還是初次經驗的同志們，被這種情景之可傷悼而首先氣軟下來了。至於那俘虜，則翻起白眼，把這一隊闖進來的訪問者偷看一下，像不知自己將被怎樣處分似的，羞恥，恐怖，而捲縮着身體，把頭埋下了。

「啊！受了傷麼？」

說着，我逼近去看了。的確受了傷。但已經好得也恰像這，手腕是用白繩綁着看的。

「不要緊麼？被什麼打中的？……暖，這是手斷麼？」

他顯然地感覺狼狽而不知怎樣回答。這些差軍裝的訪問者究爲什麼而來，這樣溫情的話語又是爲什麼呢，簡直是入地無門的樣子。

「請放心罷。既到了這裏，已經用不着擔心了。啊，把我們告訴你罷。是日本人。是同胞呀。」

他不觉把帶灰土色的臉拾了起來，但隨又埋下去了。

「感覺奇怪罷，我們是日本的革命者。這裏是有國內的人們的分隊隊的。我們得了中國政府的諒解，用同胞的手來照扶你們。……怎樣呢，到戰地來後，你聽過關於你們的事沒有呢。」

半信半疑的樣子。但却怕些些的照樣埋頭答道：「沒有聽見過。」

「不方便的，是無從使你們知道。但放心罷。連你也會馬上知道的，中國政府並未把你們當成敵人。這次的事，不管你是在怎樣想，總是日本人民所不能負責的戰爭。你想，這樣的事再繼續下去，日本將會變成怎樣，人民究竟會陷於怎樣呢。爲要把祖國拯救出來，我們

才與中國交涉，這樣地走進來的。不要顧慮着許多的事情罷。……嗯，傷很重麼？

除手腕外，大腿部也受了傷。據跟着來的鄧先生說，大腿部上還有破片，但在此處有出血的危險，不能施手術。現在不過是移到後方醫院以前的臨時治療罷了。

「是被什麼打中的？」坂本問。

「是被手榴彈。」

「你的姓名呢？」我問。

「叫小山勝之介。」語尾幾乎聽不見的消逝了。

「小山君。是的……真遇着不幸了。」

「請你放心好了。」坂本很誠意地，像證明我的話似的，說。「我們是同胞。你的心境，我們也明白。在我們的同志間，也有許多跟你同樣地遇過不幸的人。在起初，誰也是感覺痛苦的。但祇要明白了真象，就都恢復了精神。……你大致也是受過許多宣傳來，作了許多的就心的論。但既然與我們會着了，就請放心好了。」

小山的眼睛潤濕起來了，不久即用難於聽見的聲音說道：

「我祇有想死而已。」

「傻氣！」我笑着打消了他的話。「不要尋短見罷。要死，是隨時都可以死的。喂，小山君，活着的時候，要想自己的生命是有如何重大的用才行。只要有決心，人是隨時都能死的。你的父母都還健在的罷？」

「想死，嗯，」南濤滲出同情的嘆息。「在最初，誰都是這末想的。就是我，也起過這樣的心呢。」

「要放寬懷些才行的。嗯，小山君……怎樣呢，他不抽煙的麼？抽一支罷。」我在他的垂着的手上，塞一支煙過去。櫻井同志給他點火。而他，垂着的頭更埋下去了些。

「喫得飯麼，嗯？無論是什麼，都儘可以不客氣地向我們講的。」

開始流着溫熱的眼淚，而把香煙擎到口邊去了。然而由最不可抑制的哽咽的原故，竟不能吸。眼淚顆顆的流到繃帶上來。堅石一樣緊封着的胸口。這時才像溶雪似的緩和下來。同志們都互相望了一下。

「真是不幸。」南濤嘆息地說。「你是一個人被捕的麼？」

「還有一個。」

「啊，那人怎樣了。」

「留在前方的。怎樣了，還不知道！」

鄧先生說馬上就會移到這邊來的。

「你，是步兵麼。第幾師團呢？」

「第五師團。」

「啊，是第五師團麼？」南部像過了親人似的，發出驚嘆聲來了。「那末，算是最辛苦的一組呀！五師團的話，在戰爭一開始，就全是站在第一線的。我們在大場作戰的時候，你們大概是在北方——」

「是的，是的！」小山不覺點頭回答了。他知道我們的確是日本人！而且還是軍隊呀！南部的這種素樸的親愛，馬上把小山的不安解消了。據以後的隨問隨答來，他是島根縣人，做玻璃生意的，但也不過是到處替人裝玻璃窗的職工。雙親俱在，在兄妹九人中間，他是第一，有妻子和一個孩子，弟妹等還小。這自然可以想到他的家境之苦了。被徵兵之後，不久

便是中日戰爭，而首先被送到華北去了。以後是河北、山東……華中、漢口，全是站在第一道大線上的。部隊自然犧牲甚大，於是補充又補充，最初的老友，現在幾乎是沒有了。漢口之戰以後，一時退到青島。回國了！回國了！然而在這種快樂的謠傳中過着時間的時候，突然又被送到滿洲——送去參加諾蒙坎的戰爭去了。

「送到諾蒙坎！啊，那末到過諾蒙坎的麼！」

「那末是幹過了不得的戰爭來的呀。」

「是打得很激烈的罷。」

同志們都你言我語地這末問。

「是的，是打得很激烈的戰爭。」

「怎樣呢，蘇聯軍隊是很強的麼？」

「很強的。我們的人真死得不少。全吃了戰爭的虧……一面也聽說過空軍有相當的勝利，但……」

「與這次的戰爭比起來怎麼樣？」結川同志這樣問。他答道：

「啊……那是很難說的。」

他說，峴寮關一帶的山嶽爭奪戰是非常激烈的。因為日本軍既不能運重兵器，而兵站也壞，子彈不足；所以勢必常常趨於白刃戰的。自己的部隊的聯隊長，中隊長以下的將官們，半數以上都戰死了。在被優勢的中國軍逐漸壓迫而縮小防禦範圍的劣勢中，自己一小隊所佔據的第一線的據點——一個丘陵，便失去了與友軍的連絡。守過了三天三夜，但子彈缺乏了。中國軍衝鋒過來，戰友們被打得落花流水，而自己也就在那時被手榴彈打中了。

「啊，陛下的人大致有十來個罷。後來大家似乎都從那裏逃走了。」

「是的。沒有子彈補充的話……」

南部同志很表贊同似的這末附和着。

我們又回到諾蒙坎以後如何的質問來。——據說，諾蒙坎以後，的確是要回國的了，而實際上也還坐了船，一次回到了宇品港。祇有等待上岸的命令。突然，命令來了，然而却不是上岸，而又是向着華南出動。

「真有這樣的事麼？」

諸川同志發出了驚嘆的聲音。人們彼此相視着，一時簡直說不出適當的話來。潛然地，段南來的憤怒和同情，從同志們的胸上迸發出來了。

「這真稱得殘酷！……是進了宇品港的？」

「還沒有把軍隊當成活物呢！」

「其實，很早以前就應當退伍的了，已經回到眼前就是故鄉的山的地方來……那，你想誰還有作戰的心呢！」

小山埋着頭，抽煙的，說：

「家裏的人一陸也太失望而騷擾起來了……都說再也不願打仗了。」

「那當然。」南都嘆息地說，「誰都會想念起父母兄弟來的。就是一個兵，也是有父母兄弟的。」

「雙親都還健在麼？」坂本問。

「還在。」

「常常來信麼？」南都問。

「恩。……到了這邊以後。……但在未回到宇品港以前，父親來過信，上面說：聽說要凱旋了，大家都等着的。」

同志們嘆氣了。小山則依然垂着頭，但不意的忽然記起了另一位戰友來，說道：

「……那一位也是負了傷的。名字叫永沼三郎……」

「好的。我們會調查；請放心罷。」

於是，他表示感謝，又默然的把眼伏下。

參謀處通知飯準備好了。鄧先生催促先喫過飯，再來談。小山這裏也端飯來了。我看了看飯盆，心裏感覺到待遇的很好。

「那末，小山君，請喫飯罷。」我說。「我們馬上又會來的。如何呢，能够喫麼？先得把身體弄好。已經用不着就心了。跟旁就會把同志們辦的報紙帶來的，請看一看罷，那或許能够知道一些事情。不要想死的事了，如果知道父母兄弟們也是辛苦得要死的話，那，在活着的時候，就應當想好好的活路。是不是？把紙煙和火柴放在這裏罷。」

小山表示感悟，祇忍着眼淚，深深地點了點頭。

於是走出民房。南部同志嘆息地說：「在最初的時候，誰也是那樣的心境呢！」

坂本同志則溫和地浮着放下了心的微笑，低聲說道：「想不到俘虜教育還是在前線作的好事。哈哈……以為剛被捕獲的人是興奮的，……但反而是未沾染收容所的腐敗空氣以前的呀。」

「當然的。那是還沒有被到處擺弄過啦。」

「哭了呢。」櫻井同志說。聲音是當時的感動還未消逝的聲音。「簡直沒有想到在這裏會遇着同胞。」

這時鄧先生壓低着聲音同我們商量道：「其實，另一位名長沼的人，已經是死了的。還是不不要讓小山知道，免得他就心的好罷。」

進餐。廖同志已經回來了。他說：吳處長想能馬上晤面，飯後便去會談。於是我叫同志們再去和小山談談，想把日本軍第一線的情況儘量詳盡地探聽出來。

吳參謀處長是我們同盟，特別是爲其先鋒的西南支部的誕生父母。飯後，我便託廖同志打好電話，馬上前去會他。處長很高興，他向廖同志探問大家的宿舍，飯食等是否已準備好。

，並以照例的極沉著的熱情，聽着國同志的關於同盟的詳細的報告。

「是你所看中的同志，我相信一定能做出很好的工作來。」他這末勉勵着。

「究竟有多少日本軍的俘虜呢？」

「嗯，不會有很多的。在軍部那面，似乎多少有些，……跟着打電話調查一下罷。這邊來了一個……已經會着了麼？」

「啊，那個，已經會過了。」

處長露着事情真快的臉色，笑了。

於是我探問前線的模樣，並貢獻意見說：我們的宣傳，儘可能的在有少數部隊被包圍着的地點舉行，才易奏效，部隊愈大，則其統制的力量也就愈發生阻礙力。處長同意了。並說馬上把適當的地方調查好後，通知我們。

「會過參謀長了麼？」他問。

「還沒有。」

「那末，可以去會談一下。一塊兒去罷。」

「於是，便隨着吳處長，馬上去會了林參謀長。」

「林參謀長，他與吳處長一樣，同是我們同盟的父母。與平常一樣，他以極謙遜的態度接待着我們。在熱心地聽過了關於同盟的種種經緯之後，於談話的一節中，與處長一同苦笑，邊說了如次的話：

「請把這一點好好地同同志諸君說明罷。中國是很複雜的，有時，中間也有不理解日本革命的事的人。但總會慢慢地理解起來的，請不必把這掛在心上。至於我們，則是這樣想着的，中國與你們的關係是：中國援助日本的人民革命，日本的同志援助中國的抗戰。我們是毫沒有利用諸君的心意的。」

我深深地對林參謀長表示了敬意。不用說，這些長官們的心意我是知道的。然而由這話而使我更痛感着的是——在這戰局上，同盟一定能做出很好的工作來。

是晴朗的午後。訪問的歸途，遠近的農家，一團一團的，睡眠似的，浴晒着太陽。大豬帶起小豬散步。這也是在打仗麼，這沉靜幾乎使我不可思議的這樣想。

「好一點的宿舍，聽說已經沒有了呢。」處同志邊走邊這末說。「沒有辦法，就在農家

的角落上一道睡罷。但吳處長說道對先生是失禮的，在離此五華里處有一家××公司，叫把你引導那邊去呢。」

「我一個人麼，」我感覺惶恐而謝絕了。「還是我們大家一同睡罷。請把這意見轉達吳處長好了。」

無論是吳處長或林參謀長，不是一見都是過着樸素的野戰生活的麼！我親自看到的。戰爭仍然是有的。誰都在繼續着戰爭。……這不是別的事。我們也仍是來打仗的呀！

剛回到參謀處時，小山正被移到傍邊的醫務局來，在舉行手術。

同志們，鄧，林兩先生圍繞着。

「喂，這裏還有一顆子彈。這……是未打穿的（盲貫）……呀，」南部同志不斷地注視，並這末說着。手術完結，南部與櫻井兩同志幫助担架，把小山抬走了。鄧先生真是一位善良人。他邊目送着，邊說道：「真可憐啦，受了那樣的傷。把一個並不是願意打仗的人……但是，我們是儘量留心優待的。就是傷的醫治，也總是比中國兵還先醫治的。」

前線，我也知道。近來，前線的狀態完全變了。汽車兵團的丁團長也說過「請親自去看」

的話的啦。

我和坂本同志、鮎川同志一同走到農家前面的廣場上來晒太陽。

「在先生的不在中間，和小山談過話來。相當地明瞭了許多情況。」鮎川同志開始說。

據說——在第二線上的日本軍約一聯隊左右。其他，到南甯的各據點上雖有多少配備，但也沒有多少兵力。南甯設有野戰病院，想來是有師團在。海岸方面約有一師團以上的兵力，也有重兵器，然因交通關係，並未到第一線來。所以第一線上祇不過有迫擊砲，聯隊砲，坦克車砲之類。

「但是小山來後，已經過了三天了。是否有援兵增加，是無從知道的呀！」坂本說。

「無論如何，日本方面總算是相當苦戰的。這很有味。要幹就是目前。若不早點去，到了日本軍真無出路時，那會幹起衝鋒和切腹自殺一套來的……那是照例的文章呀。」鮎川同志嘆息地這末說。

「趕快罷。」我贊同了。

南部，櫻井兩同志也來了。真是好天氣。豬仔一家，發出奇聲，在泥土中滾呀轉的。

「佐佐木君在做什麼呀？」

「他說要和廖先生一道試驗一下播音機，在弄機器呢。」

坂本同志見着一匹大豬呼動着鼻尖走近腳邊，便一面趕，一面笑說道：

「這一帶的豬真駭人。說來很骯髒，先一陣在土角上解大便，那傢伙便到傍邊來等着。

一掉下去，很快便伸過嘴來喫了呀。真是！哈哈哈哈哈。」

同志們一同大笑了。南部說，這一帶的豬的營養可算豐富了，因為軍隊一禁上兩三天，

四周便是「一片黃金」

「真的。住上一個大隊看看。一天一人一堆，便會堆成一座山，連姑處都會沒有的。」

廖同志和佐佐木同志，把播音機給勤務兵運搬着過來了。

「喂，有什麼好笑的？現在我們來試驗機器呀。」

「好的。」於是我們集合起來了。佐佐木同志把機器裝配起來。廖同志對機器的有味而熱中着。時時像被玩具奪取了興趣的小孩似的，伸出手摸呀弄的。同時，不知從那裏來的，爲看這稀奇的寶貝，人們竟山也似的堆集起來了。其中還有軍事機關的公務員，勤務兵，甚

至從農人到豬。他們緊緊地包圍着我們。推開這些。佐佐木同志抱起放音箱，到前面××公尺，倏然的展開着枝極的格柵去安置起來。

「喂，把正面讓開。」

真是些麻煩的看熱鬧的人。不退開便去推，然而一回頭便又塞攔來了。

於是又去推。但推來推去，也總是一樣。手搖發電機一噠呀噠的響動起來，「看官們」更起了拚命的好奇心，緊緊縮小包圍圈，幾乎弄得氣也透不過來。

「喂，這些先生們，不能想個辦法麼？」

我苦笑着，回過頭去看看廖同志。其實也真無辦法。太過於去推排，對面反而現出一種「我們也還不是想看，儘那末推呀擠的幹嗎」的發怒的面孔。

「開始罷。南部同志！櫻井同志！穿過公路，跑到對面小山腳下去罷！」

到小山腳下，眼看有五百公尺。於是兩人像回家似的跑去，一下就見不着影子了。廖同志真高興得很，他發揮起頑皮孩子的本領，把擴聲器放到正面前，「抗戰將士各位！抗戰將士各位！」的，幹起演說來。於是從格柵上，有一種奇怪的大聲，向着前方的丘陵，打也似

的，返轉過去。

我、坂本、鮎川、佐佐木，都逐一的把聲音試驗過了。

「南部同志！櫻井同志！怎樣呢，聽得見麼？聽見的話，即刻回來罷！回來！聽見的話，就回來！」

幾分鐘內，兩個人喘着氣跑回來了。

「真好極了！聽得一清二楚的！」還在跑着，櫻井同志使這樣報告了。

「先生的聲音，稍有咕呀呀的雜音滲進來了。鮎川君的最成功。清清楚楚的。真像一個播音專家。」

把距離擴到千公尺左右，重試一遍。這次，坂本和鮎川跑去了。不久，他們抱着千公尺以上都做能成功的報告回來了。

試驗完結。晚間決定再試驗。回到準備好了的宿舍來。

午後六時。吳參謀處長招宴。

剛要起身，鄧先生却來了，樣子似感覺着困難。

「請去同小山講一講罷。其實，今晚上就要把他送到後方醫院去的，但他却說願意住在這裏，不想走呢。跟他說這邊不能夠治療，他說死也不要緊，總是願意留在這裏。似乎很執心，因為他說等大家回頭的時候，再把他帶去。」

不待問大家，鮎川同志已受了感動，說一聲「馬上去」，便先走了。於是我們也跟著去。

小山依然在那床上垂著頭，悲戚的坐著。

「到後方去罷，小山君。在這邊是沒有治療的設備的。請保重自己的身體罷。目前你那傷是最重要的。到桂林去，那裏也有我們的同志們。把那些同志介紹與你。他們一定會照拂你的。」

被這樣勸諭後，小山顯然也不能反對，樣子祇是要哭。不久，他才帶着細微的哭聲說他的傷很痛，一動就是出血，顯然是不能夠走動的。

「真糟哩……簡直不能忍耐麼？」

「噫。這樣的傷，要移動的話，勉強，也可說是太勉強了點。」南部說。

「但，在這裏，也沒有治療的方法呀。那祇有等着傷口變壞罷了。喂，小山君，去罷。還是馬上到醫院去的好些。」

鄧先生也拚命地從旁勸說，於是我便向他交涉，希望能將車頭上不大震動的地方讓出來給小山坐。

「小山君，忍耐一晚上的痛苦罷。早點醫治，把身體弄健康了的好。這裏有我的名片。上面寫着的住所，就是同志們住的地方。到了桂林，便馬上託人與他們取得連絡好了。不是。在路上用不着耽心。我們會拜託妥當的。」

「真是抱歉得很，但此外也沒有別的法。」

「去罷，小山君。舉出勇氣來罷。」坂本同志邊注視他的面孔，邊這樣激動。小山君已經不反抗了。祇是用指頭拭着眼淚，點頭承認了。我和坂本同志各在名片上把林大佐和同志們的通信處寫好後遞在他手上。在衣袋內，並給他放好了紙煙，火柴和零用錢。他依然低着頭，悲戚地流眼淚。南部同志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見不着影子，但到看着他回來時，手上

竟拿了些雞蛋。

「出陣的時候，擦說把蛋青塗上便好些的。」

人們催促他說車已經準備好。鮎川和南部兩同志扶着小山出來，把他坐在車上。廖同志也來了。他把負傷者好好地拜託與車的指揮人。

我向同車的一位年青憲兵問道：「你也是到桂林的麼？」於是他取一個立正的姿勢回答，說：「是的。」「請你幫他，好吧？」「好的！」他這樣回答，敬了個禮。

車出動了。夜間的動鬧已經降了下來。

「能够支持走到麼？」鮎川暗然地說。

「支持是儘能够的。我們在戰場上還常常見着拾過傷更重的人呢？」

關於這點，在我們中間，南部同志算是最豐富的體驗者。我對於他的這斷定，微微感着子點慰安，並想像着卡車每一搖動而來的刺骨的苦痛，不覺對戰爭的殘酷而感到心痛了。

「啊，已經很晚了。走罷。」廖同志這末催促。

在民房內設備好了的招待所中，吳處長已經在等着我們，他高興地說着「諸君，真勞駕了」，並一一地與我們握了手。過慣了長官閣下與士兵間運拜見的光榮也不易得的日本軍隊

習俄的南部同志們，對這種親熱之深，感覺着驚異，很惶恐地坐了下來。

「嚇！那就是中將閣下麼？真是好人啊！」

在月下歸途上，帶着沉醉的氣分，南部同志完全感服的這樣說。

不！播音機的夜間試驗。判明千五百公尺是確實的。

二月二十八日。

在與屋頂無異的農家的二樓上醒過來。捲起梯子上下，也算風流，而厚厚地堆起藥草，上面蓋起被蓋睡，也比旅館的床鋪還暖。

到參謀處去了的廖同志回來說決定本日午後五時出動。終於到火線了！行裝是簡單的。

把準備來的宣傳單分配起來，一部份放在行李內，贓下的全部則委託空軍，使其在我們開始工作的前後，撒於日本軍的後方。在空襲警報中，同志們就那末散布於附近的草原上，不斷地考究着演說的原稿。

「先生，我想不用說大道理，就把我自己過去的經驗，照樣地說一說，你以為怎樣？偶然說一點這樣的話，不也是好的麼？」

兩派同志照例伏在草上，嗒呀嗒的，顫動着鉛筆，這末說。

我向吳區長道了別。

終於出發了。捲起塵煙，我們的卡車向曠野中突進。爽意的微笑自然地湧了上來，同志們望着塵土中，那條依然殘廢的街道的落日，高聲地合唱了同盟歌。

一鏡的意志貫着石，不貫焉能止。

我們才是狼煙烽火，革命的先鋒隊。

開夜降來，走進賓陽城。是無一燈火的死的市街。祇是，在進口的十字街頭，有一簇露店的油燈叢集，寒儉的賣着麵、紙烟、橘柑、甘蔗之類。是怎樣一些細小的人影呀！而說到這些僅有的買主，却又盡都是軍隊，大致由於心理作用罷，人們似乎畏懼着什麼，連聲音都不敢發出一樣。戰場更近了。停下車來，在露天的麵舖子內裝滿了肚子，買好紙烟，水果，又坐上車了。

「啊，空襲過的，炸成了這個樣子。」坂本同志說。

黑暗中，瓦片着的陰慘的建築物的殘骸，一閃，就在後面消逝了。

大致已經連大砲的聲音都可以聽得着了罷，我緊張着耳朵，注視着前方。無論怎樣，走，都是無人的闇夜。月亮還沒有出來。祇有幾輛軍用卡車的燈頭，在黑暗的曠野和半空中，交錯着陰慘的光芒的放射。

「有軍隊開去。」鮎川同志這樣喚起我們的注意。一看，我們的卡車，是在蜿蜒的，永無限際的中國軍隊的縱列的傍邊，追過，又追過的繼續奔馳着。增援！增援！大約是相當多的部隊。大家都走向戰場！都是去拚命的！爲什麼呢？爲民族的自由解放！默默的，連聲音都沒有，那縱隊繼續着前進。

午後九時，似乎終於走進了警戒線內，卡車時時被步哨命令了停車。

「軍司令部也通知過的，應當是有接的人來，待我去借一下軍用電話罷。」說着，廖同志，便使大家等着，自己下車到哨兵所去了。但很久都不見回來。也許是哨兵所無電話。

過了半點鐘，廖同志才回來了。

「真勝，真遠。就在前面。接的人已經來了。馬上去罷。」

卡車發動，不久便又停下來了。第一軍的戰參謀在黑暗的路傍迎接着我們。據說他

在日本學習過的砲兵士官。日本話並不怎樣好，但那溫和的知識份子型的談話，一下便使我親近起來。

隱形參謀走入山道。沿途受着黑暗中的鼻尖前叫來的「口令」的嚴厲的呼喊的威脅，透想漸漸真是沒有引導者不能行走，不久便到了軍司令部招待所。

「還不會用飯籠。馬上可以準備的。今天也許疲倦了，暫爲休息一下好麼？」

但我們回客勸飯是喫過的，也充分休息過；祇要有好的條件，很想馬上就開始工作。勤務員很下細地遞着臉盆和端來了。我性急地質問了一下戰況和地形如何。於是參謀在同志們的包圍中畫着略圖，作了如次的說明：「前方，繞着關，約有兩個大隊的敵人被包圍着。防禦陣圍是東西二千公尺，南北六千公尺。由於幾天來的激戰，實數大約已經不出一個大隊了。」

「日本軍的砲兵陣地是在什麼地點呢？」鮎川同志問。

但據說砲兵不反問題。雖有野砲四門，坦克車砲二門，但子彈缺乏，竟是白天用飛機補充的狀態。山道的進口上安置着坦克車砲，以防禦中國軍的坦克車攻擊。重兵器，此外，

再沒有了。數砲的一部分，在幾天前進却時拋棄了。

「這可奇怪了，究竟是什麼意思拋棄了走的呢？二千公尺和六千公尺，是還具有相當長的抵抗力的。這，雖然說包圍，也還算是遠遠的包抄，戰爭還是在這以後。」

南部同志偏首思索着。在後方聽說時，原是被截斷了的三百或二百名左右的部隊成了瀕中之醜了的。但日本軍還在以公路爲中心的幾個丘陵上，保持着據點。

「要制日本軍的死命……例如使出峽進口的砲陷於無力的話，要衝那一個據點才好呢？」

對坂本同志的這質問，歐同志祇偏偏頸項，露出難於置答的笑顏。總之，僅據情報，是不能詳知的，於是決定親自前去看察一次。據說，除武器外，還有日記及其他文獻之類的俘虜，於是把污穢的太陽旗包着的許多戰利品拿來。展開一看，真有味。都是很好的資料。但我們決定明天再慢慢地檢察。

說喫過了，但飯又來了。因爲菜很好，也想橫豎今晚是通宵，便決定裝好肚子，同志們都抖擻起精神，喫了起來。其中最年輕的佐佐木同志，因出發以來都是喫館子的飯和受

人招待等的不斷的宴會，竟完全愛止了飯，而餐餐起來。至於我，倒暗暗裏就心着同志諸君們會把肚子弄壞。

車準備好了的報告。今天僅止於地形的觀測罷；不，祇要有好地方，便馬上幹一下如何呢；用不着急，細工還多着呢；商量一定，便決心不把播音機器帶去。

「會喫子彈的。」鮎川同志望着面孔，浮起緊張的讙笑，說。「好，讓我們來拜見一下昔日戰友的伎倆罷。」

「我還是第一次的經驗呢。把頭縮下去都不要笑出聲來罷。」

我這樣一說，兩部同志露出很覺意外的臉孔，說：

「還是第一次？……啊？……那是不是不錯的。在最初的時候，誰也會對子彈胆怯的。但不要緊，馬上會習慣起來的。祇要留心，便不會中的。一聽到槍聲，不管什麼地方，一下就臥下去好了。到不打時，又敏捷地動作起來就行了。日本軍的子彈打得很低，所以要儘量縮下腰幹才對。我已經是與子彈成爲朋友了呀。」

再對面到了聽不着子彈聲，便感覺寂寞的境地了罷。哈哈哈哈哈。」坂本笑了。

「對步槍和機關槍總算是相當習慣了的，但一被大砲集中起來，還是麻煩的呀。」一看這是鮎川在說。

「那兒的話，大砲什麼的，祇要最初一發打來之後，後面的便裏不了什麼緊要道，我是有自信的。頂討厭的，倒是手榴彈罷。那，簡直不知道向那裏飛來呀……但是，夜間總不致怎樣打大砲的，放心好了。」

這一來，南部同志完全奮勇極了，而坂本同志，則沈著的，微微的笑着。

在出發時，大家緊密地商議了……我們這一隊是規律第一，要是吃虧的話，那就露醜態了。把汗合決定了來罷，行動要如聲響一般的敏捷。

走出外面，星空冷冷的在屏息着的幽暗的亂山上展開着。真靜寂。濛濛的降了露的地面，感覺得要浸透過鞋底似的。

我們走出了公路。黑暗中，二輛附有傍廂的機器腳踏車等滑。在山谷的靜寂中，低微的人聲，不安似的響着。鐵參謀在叱責司機生……就祇是這樣一部麼？於是，一個兵跑去叫車，但却久久不回來。沒有辦法。這才決定先送走三人，車再回來，廖同志、南部同志和我便

先走了。

穿着夜風，熄滅着頭燈，三輪車跑過了山峽。世界如祇有我們的車是馬達聲響似的，寂寥無語。行程十五分。峽谷稍寬起來。前方看見一座高山。據說那下面就是屍骸場。突然一聲震耳的轟音，把四壁都震動得打顫。背脊上喫了一下恐怖的打擊。

「真是在意外的地方打起來了。這是山砲。大約是十五生的左右的東西罷。」
南都同志在耳傍這樣告訴我。

不久，又是一砲。黑藍色的緊張透了的星空，紙也似的銳利地撕破了。車繼續疾馳，不久，就在低丘陵的蔭中，被黑暗包圍着的稍大一點的房子前面停下來了。據說祇能走到這裏。下車一看，在丘陵的彼面，煎豆似的小槍的射擊，很清晰的聽得出來。噠噠噠噠，機關槍的聲音也在其中斷續着。

我看見了。有幾輛車都停在那裏，一隊士兵，在黑暗中，或蹲或立的，獸獸地抱着槍幹。大約是等待着命令。最後一口紙烟的光亮，這裏那裏閃着。是心理使然罷，在那獸無聲息的一羣上，感覺有一股殺氣騰騰似的。

志銳。

「不敵不逃。啊，那是捷克槍呢。這丘陵的對面，彷彿就是中國軍的第一線。」南部同志說。

廖同志在觀看着週圍。不久，便走進門邊，捉住衛兵，在問什麼。

「去罷！」

於是，我們跟在後面，走進門內。中間，一個庭園，被右手的黑屋和棧房似的兩棟側屋包圍着。在棧房中，兵士們鋪起蘆草，像亂丟着似的，三三五五的睡着。在黑屋的陰暗處，幾個兵在燒起火，用大鐵鍋煮稀飯。

廖同志走近火邊，問：你們是那師的。

「是湖南。啊，湖南什麼地方呢？……那末，這部隊裏湖南人很多罷。對了。我麼？我也是湖南的。××處。」

這就是同鄉的親熱。士兵們讓開座，叫我和南部也去同火。隨着夜的加深，冷氣緊緊地襲人。

依然留着一定的間隔，兩門野砲從後面打着，子彈似乎從我們頭上經過，房子抖呀抖的

，發出異樣的震動。步槍聲在這裏，是微弱了。無言的靜寂。然而是不安的靜寂。在彌道。絕望的澄清的星空下，祇有焚火的光焰，很像現出一種餘裕來。

南鄉同志說要去大便。一個人去恐要弄出名聲來，但是要出來的東西是沒有辦法的，還是留他他去罷。於是他的向房子的背後去了。正在等着的時候，他回來了。

「先生！請來看一看！」他低聲的說。

「什麼事？」

「來看一下罷，在幹呢。」

我趕快去了。廖同志也跟着。

「真的！」走出後門，我不覺喊出呻吟似的聲音。原來一沒有了房子的障礙，戰爭激烈的聲響，一下便開始打響起耳鼓來。看去，前方有一座三公里——五公里的極寬的山嶺，而山的一面，正一亮的發着火。中有火花似的燃滅，也時時有大的火花閃呀閃的發光。不久，在小槍聲中，有咯呀咯的低音的轟響傳來。

「真是壯觀極了！這一個……」

聽得出來麼？先生？是上面與下面互打着的這種奇妙的帶金屬性的聲音，是中國軍的捷克槍。被那傢伙集中起來，真是討厭的。因為那像在空間裏有一種鋼線似的洪流奔流過來一樣。」

××到了戰爭的事上，他便發狂起來，樣子似摩拳擦掌的，想幹得很。一種一種的香檳的差別，他都熱心地告訴給我。那咚咚的響着的，似乎是山砲。迫擊砲的響聲則更響亮。你看！你看！現在打起來了，那是日本軍的重機關槍哪，山當中的，你看，像碎了似的散着的大，那很像是手榴彈，等等。

這就是包圍着那座山的麼？如果是，那還差得遠哪。爲什麼追到那高山上去了呢？那是難於攻下的。白天用飛機補充着糧食和子彈，守着那樣寬的山的話，那還很費事的。應當設法佔領右手那凸出的地帶，漸次漸次追下山谷中來才行呀。」

點點頭，像奪去了魂似的廖同志，突然現出頭皮孩子的面孔，嘖嘖地說道：「真好看呀！」

散放着閃火的山。地獄般的樂園。閃閃亮的，火花繼續着燃滅。然而，在雄大的墓地的

沉默著，這一切又是顯得如何的渺小啊！震耳欲聾似的，中國軍的野砲彈，從頭上飛過了！

「回到燒火的地方來，我們等待後面的同志。死的閃光，使我們焦燥起來。然而，無論怎樣等，第二回的車都沒有來的樣子。」

「是怎麼一回事呀？」

舉出錶來一看，是午前零時半。

等得不可忍耐，我便走出門外來。而偶然地，竟在門前把正在尋找清澤同志的戴參謀碰着了。大家都有了。他們早就在尋找着我們，但沒有找到。軍長來視察戰況，大家便隨着到了左面的高地。據說已經把情況都看過來了。

廖同志和南部同志也來了。「向軍長介紹一下罷。」說着，戴參謀便開頭走去。恰巧，

「X軍長及軍長及其幕僚們，從坡路的公路上走下來了。於是，軍長很親熱地握住我的手，說道：『對

』真辛苦了。對於諸位的熱情，我是極感佩的。」

我們與軍長分別過後，爲能再向前進計，便拜託了X軍師派一個引導人與我們。

引導人久不來。於是爬上坡去，在公路傍的丘陵的草上休息。草上已經是露積滴的了。
「快睡來了。暫且躺一下罷。」

空濤與非同志在草上睡下，峻川也躺下了。在眼前的高山上，依然是不斷的閃光繼續燃燒着。
我們用手掌遮住火光，抽起烟來等清。

平前山線半。

從山脊繼續的丘陵上，突然現出人影，走近我們來。獸參謀發覺了。

照這這個情形從××師參謀處派來作引導的將官。

海到火的山法。等待的疲勞，一下就飛了。前進！像要看看侵略者的伎倆似的。在公路上筆直趨向山頭。默默的前進。人影沒有斷。但祇有我們世界的皮鞋聲在摩擦。像像一種秘密的話語似的，返響着。

看起來，地形是：以公路為中心，兩側馬上就是低矮的丘陵。而這丘陵時時接近軍陣而分開。而在分開時，在中間包圍着細小的盆地，成為干版奔地帶。這些丘陵中的一個突起，微微的橫亘在前面。而火花的山中則在前方邊為高高的尖在拔空而聳立着。比想像的還更繁

滿部同志所說的「那對面便像是中國軍第一線」的那丘陵，從右面過去了。然而，那裏仍然是無人的山谷，槍聲依然是那樣的距離，退到前方去了。

走到盆地了。有小河在流，有假橋搭着。橋邊有一棟民房。前面薄暗中，聚集着軍隊。你看，原是一所臨時醫院。担架稀落地運來。房的前庭，負傷的兵們雜亂地躺着，有的還躺在担架上，有的則像土囊似的，長伸着腳，已經不能動了。而在這中間，則有幾個衛生兵在苦地上工作着。血的氣味。呻喚的聲音。一嘍呀……一嘍呀……低弱的訴病痛苦的聲音，在那裏面聽得出來。

我慄然地胸被打動了。然而隨着大家，無言的走過。邊走過，邊不覺暗暗裏對那作引導的將官之坦然走着的状态，充心佩服了。

這原是當然的事。——我反省了。——這是戰爭。所謂流盡民族最後的一滴血。決不是空話。無名的英雄們，我們完成了使命。然而，這最高的目的，坦然地望着多數士兵的死這事，是需要如何偉大的勇氣的呀！跨過小河，便是遮斷了前方的丘陵的麓脚。火花的山麓下，敵人的彈道的死角，槍聲突然被遮斷而低弱下去了。丘陵的邊角的赤土，被缺日的據說

幾日前，日本軍是進到這裏來過。赤土上還有機關槍陣地的痕跡，附近的草的焦痕還是黑的。

沿着丘陵的腳底前進。一走過，便是從兩軍的對射上，無遮蔽的平原。

「最後抽一支再去罷。」

由鮎川同志的提議，便躲在山脚下，點起煙來。在黑暗中，拱架通過了。而傷兵們則拖
着滴血的脚，由公路上走回來。

走出坡來了。這回，槍聲一下便從附近傳過來。不要上當呀！我們從左邊看着火花的
山，橫過正對面的田圃，在黑暗中的阡陌上，向對面的丘陵前進。不久，又走入丘陵上的屋
簷後，沿着溝谷，走上了被松樹遮蔽着的公路的右側的丘陵。

「命令已經走到了。」

第X團本部。雖這樣說，也不過是近山頂的黑暗的松林中罷了。團長非常高興的迎接
着我們，真想不到在半夜上，還有到這末一個地方來的遠來的訪問者罷！看着錶，已經是半

前二時了。

「和」一樣的話，就在這裏過夜罷。很歡迎的。飯用不着耽心。那裏的話，沒有危險什麼的。那裏的機關，那裏是整天擲着頭上飛的，但換彈的事是不會有的。那裏樹蔭下睡覺，那裏被看見的。」

真是該大的保證！盧同志高興而奮勇起來，說明晚把被蓋也帶來罷。而我，則對這豪爽的軍人的親切的提議，搔着腦袋，說白天橫豎沒有工作的機會，便推謝了。

山，在那末，便引導一下罷。」

說着，團長便輕快地站起來，開始走上山頂去。脚下，兵士們蓋起氈子，負着齊整的裝。——

團長展望着山頂。矮矮的，薄暗中的一株松樹。走到下面，團長幾乎要說出看罷看罷的話來似的，回頭看我們。一下，火花和燕普的戰場的全景，都收進我們的視野中來了。

「前隊中士巴爾德同志對我回頭過來，說：『先生，團長流彈從頭上飛過了。』」

我沒有留注意到。而團長則並不管這一切，開始說明起來。

「前方見着的高山，散放着火花，那是六五高地。」

從高地的山頂下來，兩側各有小山成爲窟狀。左側的一窟，你看，現在吐出火來了，那是山砲，這陣地昨日已歸我軍之手了。因之，現在對面那山的全體，都在我軍掌握中了。

（那末，我們算是猜錯了。並非是包圍着山，而是佔據着山的中國軍在向下打。）

——我們面前看着的那黑森森的近山，那是六〇高地。是今天自己的部隊才奪過來的。山頂上有四百多名我軍的第一線把守着。山的對面，連山麓一道的五〇〇公尺的左右，都見不着一個敵影，山中，還有兩軍的屍體未檢，滿面都是血腥氣。那方面是靜寂的，射擊的聲音，現在已聽不着了。

公路恰恰從六五高地與六〇高地間的狹窄的平地上走過。這公路的兩側，有日本軍盤據着，即日本軍是從兩側的山上被俯瞰着的。

此外，在六五高地的右手，前面說過的山砲陣地的一窟下面，有三個低矮的丘陵，成了日本軍的據點。從本日午後三時起，便開始了對這裏的攻擊，預定在本日內就要加以佔領的。而目前激烈的戰鬥也就是因爲這個；如這裏一攻下，則日本軍就完全被迫到低地中去的。

在幹！在幹！我們先一陣所目擊的，就是這低丘和高山的戰鬥。山上的優勢的火力，猛

烈地向低丘打去。而從下面，則噠噠噠噠的，用重機關槍回擊。於是從反對一面，從右手的丘陵上，似乎也有中國軍夾擊着。捷克榴彈直得手了似的，開始送着鋼線的洪流。而山砲也得着了勢子，咚呀咚的打下去。現在是必死的日本軍的抵抗。

不錯，這樣的話，不僅不是「還差得遠」。日本軍簡直成了袋中之鼠了。

團長完全得意起來，開始談着幾天來六〇高地奪取的戰績。

「六〇高地的日本軍真頑強地抵抗過哪。最初，我們是從山下攻去的，但犧牲甚多，簡直無效。」他指着聳立着的暗山說。這是隔着我們腳下的溝谷的手也能指到的地方。我們站着的丘陵，是公路這面的同山脈的突起，如兩腕似的，抱着溝谷。團長的指頭，突又轉到連結着兩丘的本山，說道：「後來才變更戰術，把有力的部隊遷回到這後面的連結地的高地上去。這末，從上面加以壓力，才終於趕下山來了。……已經不要緊了。再已沒有反攻一步的力量了哪。」

團長這樣說完後，便昂然地望着天空。我想像着那恐怖的格鬥。而吮吸了大量血液的黑山，則保守着可怕的沉默。

「喂，這是日本軍的苦戰了。」蘇川同志、疎吟似的說。「這末一來，將舉出怎樣的的一套來呢，那後面才是好看的一幕呀。」

「什麼，沒有辦法了。但爲何中國軍不加以殲滅呢。已經成了這樣，便不斷用野砲打去，一鼓而進，那便完事了。用同樣的調子慢慢包圍起去的話，那會乘隙逃脫的呀。」

南部同志簡直捲袖欲試的，這末說了。

但是，這時佐佐木同志則演着全套麻煩的丟人事。他的大便來了。等不到團長的說明完結，便跑進附近的灌木叢中，蹲下去了。真是，大家都愛拉大便。簡直是豪餐的好報應。先一陣在行軍的途中，不知是誰也會使大家久等過哪。

「喂，幹什麼，在別人的腦壳上！媽的個屁！滾開！」

真糟，蓋起灰色毛氈露宿着的中國兵竟沒有被他看見。滾開，不滾麼！但是，這面正在解着，簡直連動也不能動。馬上就要動武似的了。我心惱惱的，輕輕拜託慶同志，叫他去說好話。

團長注意到了，他斥責了那兵。但兵不服地辯解着。「不要多說！」就又這末被劈頭地

責罵了。我簡直覺得對團長對士兵都抱愧。

「算了罷——」我對走回來的佐佐木同志說。「留心脚下呀。你把肚子弄壞了麼？」

「倒也不是……祇是多喫了一點，總是那末常常地要出來。」

解了過後，孩子似的，帶着舒服的面孔，他這末說了。

觀察完結。是絕好的條件。高地既然在我們手上，那便到處都是工作的據點。

午前三時。我們厚厚地謝了團長的親切，照着原路回來。到了軍司令部的招待所時，東方已經微微發白了。喫過早飯。爲躲避空襲，把毛氈拿到山中去露營。

十二月二十九日。

轟炸機的三架編隊無豫告地出現頭上。剛以爲過去了，却又飛了回來。簡直無終結似的。但由於戰場意氣的作用罷，一點也不感覺危險。在竹林中，望着那一碧無際的天空間的葉子簌簌作響，不知在什麼時候便睡去了。

醒來已是午前十一時。大致由地上濕氣所致，頭頗感沉重。這時，不意中，從附近竹叢中飄來了年輕的少女們的合唱聲音：

「你在前面打，我在後面寫

.....」

有男子聲。拍手。熱鬧的笑。有女子在要求。於是男聲唱起來了。一點兒也不錯，是櫻井歌手的日本流行歌。一種會心微笑的感情流上心頭，我不覺站了起來，慢慢地尋聲音走進林中。

「鹿地先生！」

親熱極了的少女的聲音招呼我。

男神女神的一羣，在樟樹陰下的草地上，坐成一團——同志在，隊員同志們也在。這是廣西學生軍的女學生和男學生們。待我走到傍邊，一個長着一對野貓似的眼睛的，很靈巧的女子笑聲說道：

「鹿地先生，睡醒了麼？」

待處同志問她：已經認得了麼！她便說：「自然是認識的，去年十二月到我們那裏去講演過的呀。」

「不錯不錯，你們是學生軍罷。啊，對的——那時妳還打過瞌睡的。」

「笑話，笑話！」——大家熱鬧地笑了。

「先生，聽說你們昨天要來，大家都高興得很。我們還到公路上去迎接過的哪。把我們餓了大半天。」

「那真對不起。你們在這裏有些什麼工作呢？」

「各種各樣都有。中央軍的士兵們是不懂本地話的。所以，在許多地方，都要我們去作翻譯，去照拂他們的。」

「啊，那好極了……跟我們一路去打仗好麼？」

「帶我們去罷！帶我們去罷！」

「子彈會噙瓦噙的飛來的。不怕麼？」

「我們不怕！我們不怕！」

我點頭笑了。待盧同志說出「那末，我們便一塊兒去罷」的話時，她們便一老一實的，

開始商量起時間來了。

「喂，喂，學生同志們！唱罷唱罷。昨天麗地先生使你們等了大半天，現在應當罰他唱了！」

經頑皮孩子的團同志這末一煽動，果然女學生們皆大歡喜，拍起手來。

午後四時。——今天第二回工作出動。提早喫完了飯。

喫飯的時候，團同志很客氣地給了一個忠告說——「在中國，還殘留着舊的形式上的禮儀。由於一點細小事，就會被人判斷其價值的。所以應當留意一下……例如，由於在露天拉屎，就會被人說是野蠻，是下流等等的。」

這，自然就不是舊的形式，也不算是怎樣文明，怎樣上流的罷。

出發前，晉謁司令部，拜會了戴總司令，杜軍長兩先生。身長的總司令「閣下」，滿面漢唐親愛之情，與大家一一握手。

走出司令部，等待車的準備。據說是從河南來的游擊隊戰士的一羣，在附近老百姓的屋前待機出發。他們不意中見着同盟同志們的胸章，便覺得稀奇似的圍了過來。啊，日本人！日本人！一位側過頭去，吐也似的喃喃說道：

「前方也有日本人，後方也有日本人。真奇怪得很！」

我不覺笑了。

午後五時半，戴參謀來說車已準備好，第××師的引導人應是在對面等着的。加上戴參謀，一行共八人。其他搬運機器的勤務兵二人，衛兵一人，——十一人搭上了卡車。問起學生軍怎樣了，才知道他們會到公路上等過，但突然別面發生工作，已經轉到那面去了。

太陽落下去了。

一到昨天的野砲陣地一帶，四圍便已黑暗起來。不知怎的，今天路上的模樣，有些變了。車會幾次地被哨兵命令停下，總覺泛着一股駭然的氣象。不久，還不會到昨天的黑牆處，前面已經有好幾輛車被停止在那裏。司機大聲的向前方黑暗中問了什麼，據說是禁止通行。

「什麼車呀？」戴參謀走下車來，偏着頸項，頗覺奇怪的，向哨兵問。

他那回答，似乎說「這是司令部的命令，理由並不明白。」

「沒有那樣的事。我們剛才從司令部出來的哪。」

退下來的兵在說什麼。我問戴參謀，——據說敵人似乎增加了砲。因為在白天曾打過，

車在公路上走，恐有危險。

「怎有那樣的事！」南部同志根本否認了。「那樣被包圍着的部隊中，能够推呀拉的把砲弄得進來麼。縱然能够弄得進來，也沒有弄的人呀。」

「不然就是補充了子彈，或者援軍突破包圍進來了。」

「假若是真，則所謂中國軍的包圍，恐怕就成問題了。」

鮎川同志與櫻井同志，帶着疑惑的眼睛，彼此相顧一下。不久，坂本同志又靜靜說道：

「那或者是把聯隊砲之類的東西稍打了幾下的事弄錯了罷。因為留到最後用的子彈是有的。」

「我們去怎麼樣呀？」他向戴參謀激勸道。

「去罷！不要緊的。」廖同志也說了。

嚴謹的戴參謀，受着人們的催促，便和哨兵交涉了什麼，結局是滅去頭燈，注意地前去了。

到了昨天的房子處，便下了車。走上坡，到前日的左邊的丘陵處一轉拐，等待引導人

來。

「剛才的情報，可算奇怪了。假如真有砲種的話，那就得應更詳細地調查一下情況的罷。」

我在這樣說的時候，第××師的派遣人來了。戴參謀給我們介紹。原來這也是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的林參謀官。日本話很好。「能得拜見，真高興，先生所寫的東西，我是常常在報紙上拜讀而敬慕着的！」他以極快活的態度，這末向我問談着。

「聽說日本軍似乎增援了一點，……」我向他問。

「那來的事，援軍怎會能進來呢？」

「據說來了大砲的……」

「沒有什麼砲之類的東西。僅僅祇有兩門坦克車砲。野砲有是有的，但子彈却一顆也沒有哪。」

與昨夜比較起來，情況原來是一點也不會變。

「我原說有點奇怪罷。」南部同志很得意似的說。

「好，我們去罷。」這時林參謀極快活地說着，便開頭走了。

星空。時斷時續的槍聲。今晚上，戰鬥似乎還不怎樣激烈。是還不會斷絕人聲的薄暗的公路，但一看林參謀大擺着手在前頭的那種大胆的走法，剛才那種不明不白的疑慮，一下便消逝了。——總之，戰場這傢伙，若不從那縱合各部分的視角上去看，是很難了解的。比如，我們站到晚間的六〇高地上去罷。在那裏，是可以一望全景的。然而，除了這裏那裏發散着火花而外，試問參觀者又能看出什麼，又能判斷得出什麼呢？何況祇要離開戰場一步，所有的，又僅是一些輕重的還撥、後退的相架、增援的部隊、交代兵等的慌亂呢。比如說，前去的人向退下的人問戰況如何；增援者向傷兵質問；而所回答的，則一切又都僅止於其負傷的周圍的斷片。但這斷片則馬上擴大成爲流言，而後方一帶，也就充滿着各種各樣的說法了。

十、到處都是一樣的，祇要一退到第一線的後方一步，簡直就不知相信什麼才好了。南部同志以體驗的覺悟這樣說。

但林參謀則是一個極愉快的，真像軍人的軍人；他說：

「今天白天會打下了一個重要據點。如何呀，就挖機關安放在那裏好麼？」
所謂重要據點者，即屬於那六五高地下面的丘陵。

「嘿！今天會到觀測所去看過打仗來呢！」中國軍隊在這兩年半對日抗戰中真有了不少的進步。——迫擊砲向着衝鋒前的日本軍陣地打着，而都落在小丘的正頭上。於是衝鋒。於是日本軍退走。但這時砲彈又馬上集中在那後面的一線上去了，真是有味。但若果這是在開戰的當初時恐怕絕無如此的成績吧！

於是南部同志完全感覺意氣相投，與林參謀合着步調，熱情的談起戰爭來：

「是的，上海之戰的時候，中國軍施放迫擊砲似乎仍不免要浪費子彈。但日本軍也是一會經有過把聯隊砲打在自己的第一線前三十公尺左右，而弄得大家滿身是泥沙的事。那時，大隊長曾用電話罵道：『喂，你們的眼睛是生在什麼地方的！……那就是大場鎮時候的事呀。』」

「啊，你在大場鎮打過的麼？」

走過臨時野戰醫院，渡過小溪，走到昨天的小丘的外邊。從那裏，不走昨天的能展望平

地的一面，而反對地開始爬上那成爲左方的遮蔽的丘陵。這便愈漸爬近六五高地下面的日本軍了。

月亮還不會出來，很黑暗。小松和團葉的灌木所落下來的葉子很滑。林參謀走在前頭，不停地爬上那幾乎拄着鼻尖的陡坡。搬運機械的勤務兵喘着大氣，落到後面去了。走上尾脊，沿着山背，一直走到頂上。於是，戰場一下就在右邊進到視野來了。噠噠噠噠，是機關槍的聲音。捷克槍也一股氣地打着。重機關槍又短短地回擊。叭！叭！步槍的發射繼續着，但一下又平靜了。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沒有。祇有靜寂的田野，在薄暗中可以展望得出。在尾脊的反對面，將是月亮出來的時候了。越過谷間的起伏的丘陵，遙遙的東方的山，沿着微明的地平線，畫出一種波狀。清靜極了。真是平靜之至的夜景。那些山，或高或低，都像有心靈似的，俯視着那吞着火而靜下來了的右手的低地。我們這一團的黑影，在山丘的脊背上爬行前進，到無遮蔽的展望地方，便把背低了下來。從遠處看來，這或許是像尋找護物的夜間的一羣野獸的罷。走到頂上一看，還有一個與這丘峯相連的圓的薄暗的丘頂，重疊着。那最前方，最高的一個山丘，六五高地的直下的峯頂，就是本日午後才佔領的陣地，而這

也就是我們的目的地。

「是相當打得厲害的。兩方面都發生了百五十名左右的死傷者。屍體還來不及收殮，血的氣味還怪腥臭的哩。」

在頂上等待勤務兵的時候，林參謀這末說。

走下山谷，又走上。在黑暗的谷間，有許多中國兵，邊待機出發，邊休息着。又一丘頂上，在赤土上掘下的幾個馬蹄型的機關槍陣地，已經是空的了。林參謀向從前方下來的一隊士兵問道：「你們可是工兵？」於是對方回答道：「是的，剛安過鐵絲網來的。」荷着槍，從身邊擦過的士兵，那臉上還明明白白地擺着白天來的疲勞的痕跡。沿着那在小松林中成爲弧形的低矮的尾脊，走下，又走上。

於是走到那恰如作成胸牆似的，把赤土的斜面朝着這方向的丘陵上；已經到了。我們邊向着那近頂處走去，邊不覺被那肌肉都在收縮似的緊張攝住了。

——一跨過這赤土頂上，便有日本軍。這赤土，今天才吮吸過兩軍的三百名的鮮血的。終於到了。我們神聖的事業就要開始。泛白的天空下，沉寂得可怕的這低矮的山丘，現在已

經帶上了特別的色調，很鮮明地展開在我們的眼前。從斜橫在後面的尾脊的樹林中，月亮出來了。

林參謀尋找××營長。一個兵從丘頂的山陵上下來。於是那兵把營長請來了。林參謀很親熱地打着招呼，戴參謀和廖同志也跟着走過去了。

「啊，那好極了！就是這幾位先生罷。從這裏幹就行的。……敵軍的話，馬上在下面就是。祇不過距離三百公尺左右的。……嚶，佔領大約是在午後，三點鐘的時候罷，但先上來看一看罷。」

他放下說明，馬上回頭就向頂上走去了。去看罷，受着廖同志的引誘，於是便從林參謀開頭，同志們都走到約兩公尺左右的頂上來了。這時營長向我們注意道：「彎下腰來罷，被看見了，就要挨打的。」

頂上，赤土的峯嶺，如馬背似的橫走着。對面馬上是長着小松的斜坡。在蔭處的戰壕中，安着機關槍，士兵們配備着。我們一直爬到機關槍陣地去俯視下面。「日本軍的所在，就是那裏，」營長回過頭來用手指着說。是一片黑黯的田地。據說日本軍還不足四百名。「丘

陡的斜面，是屬於自己的。如何的話，還可以更走近一些，但那不免有受射擊的危險——

「好，開始罷，同志諸君！縱不走到那裏，三百公尺也是絕好的條件。」

同志們馬上着手準備。

「南部同志！或許會受集中射擊的，在縫槍闕槍陣地左方六七公尺的地方，俯視着日本軍似的，把發音箱安好罷。」

南部很敏捷地把發音箱抱起去了。從馬背形的頂上走下兩公尺處。廖同志和佐佐木同志把發電機和廣播機裝置起來。這裏簡直是一個自然的戰壕。若非曲射砲，則直射彈是統會從頭上飛過了。

「對面定會吃驚的罷。」鮎川同志露出了快心的微笑。

同志們包圍着廣播機。

「好，最初請廖同志向中國軍的弟兄們說明一下我們放送的意思罷。如果他們吃了驚，那是不好的。其次讓我打頭一陣。以後就請鮎川同志、佐佐木同志、坂本同志、櫻井同志、南部同志等依次廣播。大家交替地到傍邊去看發音箱的調子如何。大家不要露出身體，免受

敵人的射擊。」

「好的，我也去聽一聽罷」：林參謀說着，也就同櫻井同志一同繞到發音箱背後去了。

機機噠噠，發電機的聲音，開始在夜間的靜寂中傳出。戴參謀、營長、其他休息中的士兵們，都圍着我們，吞着口水，望着。拿起廣播機的盧同志的頑皮的面孔，這時簡直變成了可怕의 嚴肅的表情。

向着廣播機，發着滿含力量的聲音的盧同志：

「爲民族求生存而英勇抗戰的中國將士們！……英勇抗戰的中國將士們！」

不知在什麼地方潛伏着人的山谷的靜寂中，一種熱情的叫聲，洪亮地響了起來。同志們抱起兩腕，靜靜地傾聽着。沒有槍聲。聲音的反響，又遠遠地傳送回來。

「現在是由我們真正友人的日本反戰同盟諸位同志，在這火線上，利用播音機親自向敵人廣播，說明這次日本軍閥侵略中國是如何違反正義與人道，並勸日本士兵不要再受日本軍閥的欺騙，應趕快反戰，投誠我方，共謀中日兩國的真正幸福，打倒我國共同的敵人。……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他們這種偉大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欽佩。」

他們說的話是日本話。請諸位不要誤會……不要誤會。同時更希望諸位在他們廣播的時候，嚴厲地監視敵人的動靜，要是敵人沒有進攻，最好不要亂打槍，好讓這些朋友的正義的吶喊，能一句一句的播到敵人的心靈上去。這一點請特別慎重……特別慎重……現在我們的朋友就開始廣播了。……」

廖同志說完後就把播音機遞與我。是輪到我的了。然而我剛要接濟的時候，營長却突然說道：「借與我一下。就奪過去了。廖同志，戴參謀都不覺露出了笑顏。然而營長却以很似軍人的直爽說道：『讓我來把剛才的話再說一遍罷。』

「弟兄們！弟兄們！剛才的話懂了嗎！現在日本同志要對敵廣播！對敵廣播！……廣播是日本語！用日本語說！……廣播中嚴密監視前方！監視前方！敵人若不攻過來，就不要打槍！停止射擊！敵人打槍也不必管他！祇監視前方！懂了嗎！命令完結！」

營長點點頭，把播音機遞給我了。廖同志完全感服了，他說：「不錯……對士兵說話，不用那種口調是不行的。」

在日本軍那面，簡直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的罷。一點聲音也沒有。簡直是靜悄悄的一種

可怕的寂寥。

「親愛的同胞諸君！親愛的同胞諸君！

「今晚上月亮真好！在白天的戰鬥上，已經疲倦了罷。……祝諸君健康。請諸君邊休息邊聽聽我們的話罷。請安靜地回想一下一切的事罷，今晚真是一個很好的月夜呀。

「同胞諸君！同胞諸君！感覺奇怪的罷，我們是日本人哪，是諸君的同胞！是同胞！是念着那陷於可怕的深淵中的祖國和同胞，並想把他們拯救出來而戰鬥着的日本人。我們是日
本人民反戰同盟的海外派遣隊呀……諸君或許不能馬上相信。這是當然的，我們知道諸君平常是受着怎樣的宣傳。……譬如說，在抗日的中國，是沒有日本人活着的道理，或者說，祇要當了俘虜，是會活活地被打死等類的話。……但現在我們用事實來與諸君談一談罷。諸君所屬的第五師團第××聯隊××隊的小山勝之介君等，現在已負了傷，落到中國軍的手上來
了。但是請安心罷！諸君的戰友是安全的。而且意外的受着同胞的手的看護……目擊着：所謂抗日者，不外是抵抗那踐踏東亞諸民族，和犧牲日本人的侵略者；反而在兩國人民間，有一種對共同敵人的親愛的團結；我們同胞在友邦政府的諒解下，担負着不幸的成了犧牲的

同胞們的看着等等的事實，小山君是流着眼淚哭了呀！小山君等是哭了的呀！就心着戰友的安全的諸君，請安心罷！請安心罷！」

噠噠噠噠……突然重機關槍開始了射擊。流——流——流——子彈在頭上發着彈也似震動飛過了。然而與這比起來，我倒反而是由於身邊發出了一道大的餘光，起了猛烈的音響而駭落了魂。來了——有人不覺這樣說。我無意識地把頭埋下了。待輕輕抬頭一笑，南部同志才在傍邊說道：「不要緊的，先生。」忘八蛋，竟來嚇人……但其實，本來中國軍方面是不打的，而爲使對面沉默計，在正前面的機關槍射起來的火光，我竟誤認爲是敵人的什麼特殊的砲火了。我苦笑着自己的胆怯，從新鎮靜下來，等待射擊的停止。打了一陣，果然停止了。我毫不放鬆，繼續演說起來。

「同胞諸君！親愛的同胞諸君！請靜靜地聽一下！」

「這種可怕的不幸的戰爭，究竟是爲的什麼呢？內地……諸君的最愛的人們，現在究竟成了什麼樣呢？今後又將會成爲怎樣呢？把這樣的話對處於這樣境遇中的諸君說，我知道是很殘酷的事。連我在說的時候，心中也是感覺發痛的。但是，諸君！我們仍然不得不說。仍

然不得不說。……爲什麼呢，因爲那些人民的敵人把諸君的眼和耳遮着……那些傢伙愚弄着諸君和國民呀……信要檢察，報紙、雜誌也不准看……說：分心到後面，士氣是會低落的。那些傢伙是那樣地不信任諸君的麼？其實他們是很知道諸君正由於愛國，才獻出了身家性命的。他們知道諸君的愛國心才加以利用，才使諸君變成瞎子，愚弄着諸君的。……爲什麼呢？因爲假若諸君知道了戰爭的真正的意義，知道了爲什麼那樣用血淚來痛苦着的話，那是對他們不利的。知道了爲一部分戰爭投機家而使國民祭出犧牲來的話，那是對他們不方便的。

「不要受愚弄罷，諸君！把過去的事一棒一棒地想一想罷。那些傢伙曾對諸君作過一回誠實的事麼？諸君是聽過着于次的除隊歸國的話呢？在青島怎樣？在諾蒙坎之後又是怎樣？諸君曾一次被帶到了字品，望着眼前就是故鄉，然而沒有比這更殘酷地欺騙了諸君了。殘酷地愚弄着兵士們的心的這種幹法，究竟是什麼！親愛着同胞的我們，聽了這事，真是恨得切齒的呀！

「請把那些壞蛋對諸君說的戰爭的目的回想一下罷。抗日中國的腐敗……這究竟在什麼

時候變成了長期建設，又變成了東亞新秩序呢？以後，這又將會變成怎樣呢？我明白地對諸君說罷。由於這「新秩序」的東亞獨佔和奴隸建設的夢，不久，比這次更可怕的戰爭，就迫在眼前了！比這次更可怕的戰爭就迫在眼前了！

「已經够了！不要再被那些毫無誠實、常常幻變的好聽的題目欺騙了罷！……國家呢？……站在飢餓線上的父母呢？……對諸君不會表示過一次誠意的那些傢伙，縱說是要保證後方，也不要相信罷！……救國家……救父母，祇有靠我們自己的手來作。過去的事，末後的事，請好好地想一想罷。……同胞諸君，今晚上真是清靜的……便於想事情的月夜呀！……」

射擊沒有再來。全山寂然無聲。我說完後，便舉起手來，叫把發電機關上。於是櫻井同志從發音箱背後跑了過來。

「好極了，好極了！……聲音的調子也很不錯。」

「放槍了哪。」鮎川同志微笑着說。

「我很担心先生會停下來。但馬上又開始了，我才放了心。」南部同志說。

「但是，後來的一次，因為聲音含蓄起力量來，簡直好得令人相信是另一個人說了。」
「鮎川同志這末說。的確，我也感覺到在受過射擊之後，自己的聲音是興奮的。」

依次進行了。

鮎川同志廣播了國內的情報。——第七十五議會。百零三億的軍費豫算。苛斂餘求。七千萬同胞……無論是怎樣的孩子都算進去，每人也有三十三元的稅的負擔。物資缺乏，物價平均三倍的騰貴。……這就是祖國的現狀呀。泥腳陷入泥沼，是政治不安的暗雲低迷。……由於軍需工業的偏重，煤炭已告缺乏，澡堂的水燒不滾，廚房的瓦斯簡直要斷絕了，而打開這瓦斯管口，實行絕望的自殺的事，在東京的本所，深川等區，却是每天都有的。——完全像一個廣播消息的廣播家，這末依次地，以坦然的調子，列舉着事實。

佐佐木同志，則更大胆的，連自己的真實姓名也道出來了。

「嗯，佐佐木君真是一個了不得的煽動家！」我不覺發出了感佩的聲音。那吶喊出來的響然的聲音，既有力量，也帶熱情。

「……咱是在川崎造船所作工的工人。現在把我們工人在國內所處的境遇告訴大家罷。……由於法這傢伙，我們工人是逐漸逐漸的被送到戰地上來。大家知道，在戰地上，我們是在飛機、坦克、機槍……等的修理上，被殘酷使用着的。至於國內的工廠呢？在我們走了之後，公司便以駭人的便宜的工資，請了些外行工人來。而對這些外行工人，便馬上以同樣的危險，來酷使着作激烈的工作。現在由於勞動的過度和工作不熟習之故，每天都不斷地發生着受傷和死人的事呀！」

「他們究竟爲什麼要做出這樣不合理的事來呢？他們真想得好好呀，諸君！」

「在戰地請工人，那是非出高價錢不可的。但是如果當成軍隊來徵募，那就僅是赤紙一張，一月祇是八元八角錢！僅僅是八元八角錢，就可以隨便使用技術很好的熟練工人哪，還有比這更便宜的事麼。」

「至於在內地的工廠，也能够出便宜價錢使新工人作同樣的事，所以，也算是一舉兩得！不錯的，這能够佔很好的便宜！這自然是使他們想戰爭的！但是，我們呢？那就是連骨頭都被紙去了！……連骨頭都被紙去了！戰爭是他們不客氣地擷取我們以自肥的絕好的機會！」

無論在戰地或國內，我們都是消耗品！不要打仗了！同胞諸君，不要作戰爭企業家的餌食了！」

這次，坂本同志介紹了我們的同盟是什麼。「……同盟的誕生，才是雄辯地說明了這次戰爭的本質，也暗示了戰爭的將來。……遠東諸民族的解放、日本人民的解放，兩民族的友愛提攜。……到我們這裏來罷！祇有在這神聖任務的遂行中，才能有祖國的救濟。同胞諸君！同胞諸君！我們是大大地歡迎的！……」

其次，櫻井同志說明了自己從出征的經過到覺醒的經過。他告白了自己從前也同樣是軍人，同樣被俘虜過來的。——「諸君，說俘虜是被殺，那完全是撒謊的。我以自己的眼睛，看過許多處於同樣境遇的犧牲者呀。……不要受他們的騙而枉死了罷。快些到我們這裏來。……」

「櫻井同志，請唱一個歌罷。」

從側邊，廖同志這樣要求道。

「嚶，弟兄們！唱歌了喲。」——於是，果然唱起歌來：

……那以後

孩子也總是愛哭

第二次的春天來了

但父子之春却無音訊

……

唱得好。他繼續又唱了幾首才結束了。

南部同志在發抖。這傢伙是純粹的軍隊。「我呀……」他這末地廣播起來。

「我呀，我是不懂得各位先生爲什麼不自覺起來反戰的。」我不覺在旁邊捧腹笑了。

我是希望儘量早一天自覺過來……跟我們一道，把東洋和平……爲東洋和平而努力的十天早些到來。……」

「不錯，不錯！哈哈……」

我完全愉快起來，拍着南部同志的肩膀，笑出聲來了。「這樣，算是好的麼，先生。」

他簡直滿身莊重，望着我的面孔。

輪流完了。

日本軍呢？簡直一點聲氣也沒有。自從第一次的機關槍集中射擊以來，已經不打了。變得寂寞得很。好像不挨打，反而不够味似的，起着無聊的感覺。於是我們停下發電機，集合起來，商量今後應取的手段。

月亮上昇，森林、赤土的丘陵的斜面以及溝谷間，都一片地泛着白，和婉的美麗。反而更可悲地悽慘地包圍了戰場。在遠遠的六〇高地下面一帶，時時有交射着的聲音傳來。

一種放下心來的緊張的鬆懈突然襲上身來。我坐在赤土的斜面上，讓那槍聲尚未斷絕的火線的多影，各種各樣的浮到眼前來：日本軍的兵士們，在戰壕內把槍緊緊地捏着，緊緊地捏着，——好似捏着自己的心臟一樣。大致是互相話也不說，就那末專心豎着耳朵，而將官們則正狼狽着的罷。最初命令了射擊。然而那也歸於無效。於是感着恐慌，或者在說「不要聽！」「不要管他！」之類的話罷。……

「是日本人的事，總算是知道了的罷。」

「那當然是知道的。」

櫻井同志和鮎川同志這樣應對着。不久，鮎川同志帶着胸口發痛似的笑顏說：

「他們今晚上恐怕都睡不着的罷。很覺得可憐似的。就像把一種東西放到菜板上來開刀時的感覺哪。」

「先生剛開始說話的時候，大家是心臟跳動着，半信半疑的；而到了連小山君的事也說了出來，知道確有日本人在之後，才狠狠地打起來的。嘿……這真有效。我在發音箱後面這樣痛感着。簡直在這面的胸脯上也起了感應呀。」

櫻井同志感慨無量的這樣說着，廖同志便閃着眼睛點頭應道：

「真的，這樣的攻擊是受不了的。明天早上，假如有人投誠過來的話，那就成功了。」

「那……」櫻井同志偏了偏頭，「那恐怕還不會有的。自然會有許多人起那樣的心的，但因大家的心還沒有統一，會從後面射擊的。」

「但我們究竟怎樣呢？再來一回麼？」坂本同志說。

於是廖同志道：「再來罷！再來罷！還早呢，一直幹到早晨罷。」

「看，還是十一點半。我阻止了他。——隨便的過多的廣播，反而會把效果減低。此後

，祇由兩三個有志者出來指示，種具體行動的手段就夠了。這倒也不錯：慶同志贊成了。

「但是還有重要的事說滿了哪，總司令閣下。幹一幹這樣的事來試試罷。即問他們是贊成，還是反對。如果贊成的話，就叫他們放三槍來作爲暗號。」

「那倒有味！在放槍以前，再給他們一點鐘的考慮的時間好了。」

於是第二次廣播的目錄決定了。佐佐木同志，鮎川同志，最後由我徵求日本軍的回答。

兩位同志廣播後，我便說明了共鳴者如何投誠過來的手續。——中國軍方面，已經徹底地知道了這種手續的。明天早上天一亮，就搖起帽子作暗號罷。爲不要使其發生疑惑計，把槍放了來，兩人一組，搖着帽子過來罷。……

「同胞諸君！親愛的同胞諸君！」

從月下的小山中，一種看不出影子來的聲音向地底吶喊。日本軍方面依然沒有射擊。在夜間的靜寂中，祇有聲音在繼續着：——

「我們的主旨，諸君應當是已經知道了的。……此外，此外我們向諸君作一兩提議。假

如可能，我們很希望諸君全體作一個强有力的回答。諸君是贊成我們，或們者反對我們呢？

我們給一點鐘的餘裕……請諸君充分商量一下……午前一點鐘我們再來問諸君。如果贊成就回答罷。那時請連放三槍！連放三槍來爲暗號罷！……

「懂得了麼？是連死也被戰場的光榮這幻想所束縛而將國家陷於深淵內呢？或者是講求下自救之道呢？這祇是靠諸君的勇氣如何便能決定的。這決斷祇要遲一天，那就是一天的自己和他人的不幸。……我們很期待着的。行麼！在一點鐘後，請連放三槍來作爲暗號罷！」

人們在我的話完後，便屏着氣息，靜靜地望着。

櫻井同志嘆口氣，說道：「要是放了三槍的話，那才好哪。」

「那末，就馬上辦手續罷。不等到明天都行的。」廖同志說。

「用不着忙。沒有那末快就能够決斷的。」我笑了。

在等待中的一個鐘點。——然而人們仍是充滿着緊張。各自沉默於各自的思念中。我們在丘陵的斜面上休息着。後來，我走下山窪，遮住火，吸起煙來。深深地吸着，又把煙子向

月亮吐去，胸中感覺很舒暢。這時懷同志走來說道：「那一位到日本軍中去交涉試試，如何呀。我也可以一道去。不要緊，決不會破殺掉。一定會成功的。」「那倒可以保證的。」我笑着說道。「是說保證你的頭不會落地的，但用不着那末急。應當沉着地幹了去才是。」

在我們的頭上，南部同志則在向那笑盈盈的沉默着的坂本同志說服着什麼。——「……晚上的話，是打不中的呀。噯，坂本君。到對面的聲音也能聽着的地方去談談看……中國兵裏面倒有些胆子大的。簡直有人踮起紙煙，偷到三十公尺……鼻尖前來的呀……連紅火都看得見。……叭的一槍打去，才滾也似的逃走了。……不要說早了晚了的話罷，是不，坂本君？」

我回到同志們的地方去了。

喂，大家不要勉強去幹罷。同盟的基礎才建築起來。就是一人的犧牲也是很大的打擊。焦燥是不行的。因為這是一種長時期的工作，所以要自重一點才好。」

一點鐘過了。我們仍然被急迫的感情捉住，集合在機器的周圍。

「同胞諸君！……同胞諸君！」

播音機又開始叫起來。

「午前一點鐘了。是預約的時間了！請打罷！打三發暗號的槍呀！」
沒有人打。豎起耳朵聽。祇靜靜的。沒有任何回答。

「同胞諸君！大膽地放罷！」

然而，終於沒有放。「仍然是那樣！」這種失望的顏色露到同志們的臉上來了。

「好的，同胞諸君！諸君終於沒有回答。自然，這也不是那末容易決心的。作爲一隊來表示意思之難，我們也知道。那末……我們重新告訴諸君罷。心中暗暗養成我們的意見的諸君，現在我們並不願意徵求諸君表明意見。明朝抓住機會罷！捉住那束縛諸君的妨礙者間的險罷！很歡迎你們的！不要失掉了機會！……那末，諸君，今晚暫別了。祝你們健康。再會罷，諸君！」

這樣，便結束了。鮎川同志喟然地嘆了一口氣。廖同志向中國軍的士兵們報告廣播完結，並說明天如有拋棄了槍，搖着帽子過來的日本士兵，希望能親切地保護，並引導過來。

月亮掛在半天中。同志們把機器收檢起來了。——好，走罷……然而一留意，却不見了

廖同志。我喊了他。勤務兵才說他走到那面樹林中去了。祇好邊想着這人真懶散，邊等着；然而約十五分鐘，他却從機關槍陣地附近的灌木叢裡啾啾的爬了出來，叫我的名字了。

「在幹什麼呀？」

「先生！你看！還有些屍體東躺西躺着的。」

一看他吊在手上走過來的東西，却是一件滿吸着鮮血的日本軍官用的外套。同志們都拿過手來看。坂本同志問道：「內面有什麼文件沒有呀？」於是佐佐木同志不管那陰陰的污血，把荷包翻過來看，但已經完全是空的了。

「說不定有材料的。一定會有很好的東西。大家都去搜索一下罷？」

廖同志像馬上就要轉身回去的樣子。晚上是沒有辦法的；待明天稍亮一下再來罷；我這末制止了。於是踏着那重霧的山道，我們開始走下山來。

十二月三十日

連睡一下的時刻都沒有，太陽便起來了。飛機已經在頭上飛。喫過早飯，再也睡不着了。

，便把截參謀交來的日本軍的種種文獻，帶到山中去考察。

有許多可注目的材料。同志們都依着自己所分組的部門，連一個角落也不漏掉的，細心地檢查了。

很與到過諾蒙坎的軍隊相稱，關於對蘇作戰的若干秘密文獻暴露出來時，都使我們括目而視了。對於一個厚着臉皮，宣傳過蘇蒙軍常常侵犯國境的侵略主義者，這是太把尾巴露出來了呀！我們不覺這末苦笑。在士兵的日記裏，有關於諾蒙坎戰爭的如次的記述！

「日本軍在空戰上，總算還好，……但在陸戰上，却很陷於苦戰。……敵軍的戰車最初係取側面縱隊前進，但一到了相當地點，則像衝我軍的腹背似的，取着轉變自在的戰態。我們有兩個大隊，受着敵機的猛烈的轟炸，簡直弄得茫然不知所措了。」

可憐得很，都是經過那末慘澹的戰爭來的。這對內對外，都是無責任之至；尤其對這些徒然宣傳過赫赫的勝利的軍隊，那士兵們便更可憐了。

在士兵的記錄中，時時有刺痛胸脯的話語出現：

「又還沒有死，又還能夠寫信。」

「對於文字僅能數五個字的父親，一切都包含着，我不覺哭了。」

「在戰線的深夜，獨自提起筆來，祇有懷念着的母親的姿影浮露出來。」

「焚火熄滅，一瞬間那遠遠的素肉子噯！」

「國內變得怎樣了呀。有些人在繁華的歡樂裏跳舞，而另一層的人，則簡直沉默得無聲息。但是，有時我的眼前是能夠感覺到那表面平靜的水下，是有大的漩渦迴漩着的。」

「真可憐哪；大家在肚子內都是一樣的。我們自己也還不是那樣過來！櫻井同志嘆息了。」

「噯，你看，真猜中了。」

「什麼，什麼，櫻井同志傾身過去注視鮎川同志的手中。」

「先生，真是寫得甜蜜哪。」鮎川同志笑着，把一束情書拿過來了。這或許是在戰場上寸刻不離懷抱的一個士兵的戀人來的信。然而現在這悲劇的主人公已經不在了。

「我的她，現在不知在做什麼哪。」鮎川同志混雜於笑談中，述懷着自己的心境。

午飯後，暫時休息。於是到草叢中去午睡。竹林中又聽到了唱歌的聲音。是學生軍的少少女們。一看，同志們喫着學生們招待的甘蔗，吐着渣滓，談笑着。南部同志獻例以七眼

八糟的中國話應對着，撒着愛嬌。櫻井同志被強請着，在唱日本的流行歌。我於是又仰觀着天空，睡了。

戴參謀來了。

「昨天在柳江打了空戰。日本軍六架轟炸機中被擊落了五架。我方出動了戰鬥機十二架，但毫無損傷。」

這末說來，恰恰有相像的三架編隊的兩隊轟炸機，昨天從我們的頭上向柳江的方向飛去了的。（後來，我聽了日本的廣播，據說在這次空戰中，中國有二十架戰鬥機被擊落，而日本機則全部安全歸隊。但據我所知，柳江是絕不會來得有被打落二十架那樣多的中國戰鬥機的。）

「喂，同志諸君，開始罷！把工作做完，今天早點出動。」

從我們的林間本部中，廖同志叫喚起來了。於是坂本同志喊道：——

「同——盟——，集合！」

從竹林中，同志們答應着，爬出來了。有幾位女學生，舉着喊「同——盟——」的日本

說，北邊笑邊走了過來。這時戴參謀制止了她們再說：「日本的同志們有事呀。做完後又玩罷。」於是她們露出事不對勁的笑顏，點頭停止了。

「昨天你們爲什麼沒有來呢？」我這末一問，照例的那長着野貓般的眼睛的少女回答說：「這是因爲突然發生了工作。」

「今天去麼？」「真地去也不要緊麼？」於是戴參謀笑望着我，回答道：「去也不要緊的罷。」這樣，女學生們便大大地動了勁，跳呀蹦的回到竹林中去了。真是可愛的女孩子們。

午後三時半，結束調查工作；因爲要到火線，便提早喫飯。飯後，大家正在整裝的時候，南部同志從行李中取出宣傳用的傳單來，作成了直徑兩寸大的許多圓。

「這拿來做什麼的？」我問道。

「嘿，這個麼？把它細成這樣，像手榴彈似的扔過去的呀。」

「不要亂來罷。放下放下。」

「罷了。」

「不要那樣去作勉強的事。」

「不要緊的。」他不服似的，担着一個圓筒站着。「我與其去廣播，倒是作這樣的事還適合些。晚間就走近了三十公尺，也不致被看見的。」

「不行，這還有它的用法的。」

「是那樣麼……那就放下罷。」他露出失望的面孔，又把傳單塞到行李中去了。

午後三時。

我們走上了公路。學生軍的一隊，簡直像去遠足一樣，山也似的，買了一大堆餛飩來。

「到戰場來不看打仗，沒有比這樣不合算的事了。」一位少女這樣鬧着說。

借給我們專用的卡車，滿載着人和機器，出發了。

這是最初在白天中看見山野。這就是與那星空下澄清極了的黑藍色的緊張世界同一的東西麼，我們不覺這末奇怪着。滿是灰土的公路、每天蓋上灰塵的已經成了褐色的兩傍的灌木、疲勞透了的山野，而在其間，連夜間看不見的小溪，也是那樣無精打彩的流着。最初的晚上，我們等待引導人的那丘陵的一帶，有滿面的赤土的墳墓似的丸壘，無盾數的重疊着；小

松遮蔽其上，從遠處看來，完全像一個無躲藏處的高台。

「唱呀，唱呀！同志們！」

在車上，廖同志露出一個好戲謔的父親般的面孔，激勵着女學生們。野蠻眼睛的少女忘形地胡唱了。學生們則被卡車搖動着，蒙着灰塵合唱起來。廖同志在裏面搖着頭助勢，並打着拍子。簡直無止境地唱着。我則心羨這種瞎鬧遮去了音響，始終警戒着天空。

「喂，停止停止！」

我銳利地制止了。公路傍邊，哨兵在叫什麼。車走過幾丈，一下停下來了。

「飛機來了！」

果然不錯。

「不要慌！不要慌！……馬上散開罷！」

我向車上慌亂起來的學生們這末喊叫了。佐佐木同志和南部同志抱起機器。我們走到石邊土坎上，零亂的逃進了樹叢中去。我藏的地方是墓地似的土堆之間，上面遮掩着荊荑。從樹枝的間隙處，看見那地皮相連的高台上，有幾個兵一下跑進附近的叢林中去了。飛機呢？

……則遠遠有發動機的聲音。一看，在峽崙圍的東邊，有三架轟炸機，在圓的丘陵上，完全像尋找食物的老鷹，厚着臉皮，擦着山尖迴旋着。從對面土堆的陰陰處，野貓眼睛的少女輕輕地望着我，笑了。

飛機聲消逝了。又搭上了車，但這次誰也不唱了。

在照例的土坡的蔭處停車。等林參謀。今天戰鬥似乎比昨天還更激烈。傷兵的担架不斷地退下來。幾個步行的傷兵，依靠在公路邊的土坎上休息。戴參謀走去問他們什麼地方受了傷。被問的傷兵轉動着眼睛望着站在週圍的人們的面孔，說了負傷的經過。女學生們的臉上充滿了同情的顏色。於是她們取出蔥餅來，一個一個的，分給與傷兵們。對於這種情景，照例是容易感動的我，不覺誘出了眼淚，而南部同志則完全高興起來，感佩地說：

「喲，不錯不錯！真有好處呢！」

林參謀打發人來了。據說請到第X師司令部去一談。司令部在離公路相當遠的山峽內面。T師長、N參謀長、W政治部主任，及其他多數的師部的幕僚們，都非常高興的歡迎了

我們。

身高的，很像軍人的結實的師長說，我們來接的情報一傳出，全軍的士兵都非常興奮。又說：「昨天你們的宣傳的效果是非常的顯著。」

於是我問道：「反應到戰鬥上來的宣傳的影響是怎樣的情形呢？」

師長露出難於說明的臉色，但終於說道：「總之，昨天你們所宣傳過的部隊，今天幾乎失掉了抵抗力，退却了一公里以上，而由這事實便可說明一切了。」

據說日本軍的狼狽狀態，是很顯著地看得出來。這被保證了的確是宣傳的效果，但自然我是不能夠就這末相信的。

「據我想來，日本軍的退却，還是由於你們作戰的勝利。請老實給他們一點子彈喫罷。我覺得祇有依附着很好的戰鬥，宣傳才有補助它的效果。」

師長認為完全是那樣的，很老實地點了點頭。

此外，又說今天想使師部的幹部去觀我們的工作。於是，過了五時，在將沉的太陽絳紅地染着四山的時候，我們便被學生軍及師部政治部之外的許多的參觀者隨從着，由林參謀引導向戰場出發了。南部同志在路上挨到身邊來喃喃說道：

「今晚非好好幹一下不行呀。」

我向林參謀要求了：如果可能，爲引起同一個部隊的困亂，很想集中地追上去。他想了想：可是在昨晚的地點的前方，沒有適當的據點。好。那末，就從六〇高地走出側面去看罷。

林參謀快活得似青空。他大踏步，走在前面，照例天花亂墜地談着戰爭。馮參謀在後面暗暗笑着說道：「他是一個真愉快的軍人。但反之，他一不留心，就是最危險的地方也毫不介意的走了過去的。」

近來，才漸漸成了真正的戰爭了。即戰爭是變成有計劃的了。上海時代，那像什麼樣呀。那簡直像燒鍋爐一樣。喂，燃完了，添哪……於是又像用鐵籠添炭似的，又把軍隊增加上去：一沒有了，就又添上。現在，是不幹那樣的傻事了。真正依據着科學的戰略，很愛惜軍隊的……日本軍宣傳說在上海之後，沒有經過苦戰的戰爭，那不外的喫不着葡萄說它是酸的一樣；真有趣起來了呀……簡直像戰爭的交易放不下手似的，林參謀熱心地繼續談着。

「啊，在你們中間？」他突然回過頭來說，「在你們中間有機關槍射手沒有呀？」

「嗯？」

機關槍的話，坂本同志和鮎川同志便是射手哪；南部同志回答了。

「如何呀。明天到師部司令部來，把射法做來看看好麼？希望對大家講習一下的。」

做也可以，但是爲什麼呢？坂本同志問。於是，據說他們二有機會，就在把各國的射法作比較研究的。「請把日本軍最近的射法教一遍罷。」

太陽完全藏去，黑暗來了。

我們照例走到那遮去六五高地的前面的丘陵的陰處來了。着交射箭的聲音。不管這一切，又渡過小溪，走出右側的丘陵來。一到這裏。大家便停止了說話。已經是地獄圈內了。不要射電筒呀，有人向女學生們注意道。於是她們搜尋着不習慣的黑暗的夜路，漸漸走慢起來了。

檢閱當日的團本部。團長高興地迎接着我们。於是借三個嚮導兵，馬上走下溪谷，筆直地向着高處走去。山谷。瀰漫着水閃閃。沿着小路，不久眼前便後那松林內充滿着兒女的

高地攔住了。於是，我們沿着六〇高地的腳下，走進那右國的丘陵間的澗谷。一看，那將兩高地聯絡起來的高地尾脊，在我們正對面，恰像屏風一樣，黑壓壓的，燻着。的確，今天不是異常的激戰。前一會，就在那屏風上面，重機關槍和迫擊砲會不斷地猛烈地射着。有三個担架從黑暗中走下來了。每擦身過一次，對那些艱苦的犧牲者的敬虔之情，不覺歡歡地湧了出來。

有點奇怪哩，那松林中似乎有日本軍一樣，在五相射呀！鮎川同志偏着頭說。

留心前進！：於是偷也似的，走進屏風的蔭處。然而，走進一看，以爲是互射着的槍聲，原來是向這袋底斗般的谷間投來的槍聲的反響，在那夜間的深淵似的這個黑暗的澗谷間，有一隊士兵正在休息着。一個兵走來向我們借火柴。據說望上去的坡的頂上就是出國軍的第一線。我們邊等着落後的學生軍，邊在這完全處於死角地位的蔭處，抽了最後一支煙。

噠噠噠噠……猛烈地射着。略在後面一點的山中，噠呀噠的……打着迫擊砲。子彈在高空上縱橫地飛着。然而在這黑暗的底下，却有意想不到的一隊兵，伏兵似的不穩地靜藏着。

——就是戰場。在森林中，一點一點的、蓋着氈子、如疲極了的野獸似的，兵士們沉睡着。

「機器來了麼？」「好的，出發罷！」

不久，林參謀便提頭，開始走上那幾乎觸着胸膛的屏風般的陡坡。

在滿被松樹遮蔽着的險陡的斜面上，有一條被軍靴踏出來的坡路，筆直從頂上下來，就從這條路走上，屏着透不過氣的喘息一看，在機槍陣地——窄眼型地削落了的泥土邊，在我們的腳下，有槍口俯視着前方的黑暗，射手靜靜地伏着。我們動也不敢動地站下來。林參謀則很隨便地抓着一位站在那裏的排長似的軍人質問起來。敵人在前方六〇〇公尺。透着一看，滿面被昏暗的灌木遮着的谷間，靜靜地展開着。在那中間，大致藏匿着發火點的位置，槍手簡直眼也不眨的注視着前方。我們物色了能把前日的部隊收入播音圈內去的地點。於是沿着小尾，從右面走上，那裏是一個畫着曲線，抱着低地的地型。——好，到了！子彈會來的！

林參謀一下就藏到草內去了。南部同志，廖同志也跟着進去。我們毫無遮蔽地在暴露於敵人的槍口前的草叢中攀登着。爬上了高處。這次那成爲馬背型的小尾的內側才漸漸展開，我們滑下似的，一個一個的躲藏起來。稍稍走下，有一株形能把機器裝置起來的松樹根子，觀察都順利！站在這山尾的脊上，真是妙極了的風景。無論自己的後方或敵人的後方以及兩

俯俯低低地收進視線內來了。

「喂，準備好了麼？」

於是我們開始了。在安置於山尾頂上的發言箱的蔭處，學生軍和參觀者們佔據着。照例由櫻井同志到那裏去檢查發音的狀態。同志們則集合於高的松林脚下。緊張極了。倒不是全因為南部同志所說的今晚非好好幹一下不可。我們在師部司令部中，曾聽說從明天起，是終於要開始總攻擊了。

中國軍方面的射擊停止了。日本軍的射擊也一下靜了下來。

這一天，從開初起，日本軍就不曾放過一槍來加以妨礙。

不久，在死的羣山和地上，那開始上昇起來的月亮，漠然地佈滿着白色的輝光。

這是如何的靜寂呀！連那遠遠地在我們經過的後方的公路上走着的卡車的機器聲，也像那消逝於地平線的彼面去了的飛機的爆音似的，響了過來。

這是如何的帶悲意的美景呀！在那重重包圍着的羣山的波浪上溶流着的月光下，士兵們是封鎖在怎樣的思念裏的啊？

奇怪的聲音，從那如幽魂飄蕩着的連于六〇高地的右邊的丘陵中響出來了。連廣播着的自己，也由於那聲音之主的神祕性，而毛骨悚然了。同志們一個一個的傳遞了播音機。十一時，輪轉了一回。然而沒有射擊。我們逐漸緊張起來，終於對那種無回響而漸感焦燥了。今晚也就這末完了麼。簡直是費盡精神，空手而歸的感覺。很想設法把他們搖動得不能安居，祇要有一點什麼線索都想抓住。人們的願望，不期然地都露到臉上來了。

「鹿地先生。」坂本同志用一種沉痛的低聲喊了我。「把我放到前方的警戒陣地去罷。」

「喂？」

「把我放到百公尺的地帶去罷。如果我一個人不行的話，放兩個衛兵同去也好的。」

「去幹什麼？」

「去和他們討論來。去說服他們。在這裏是不能夠得着對方的回答的。」

「不危險麼？」

「也許多少有點危險的罷。但這不是說那種話的時候哪。」

「……………」

「縱然萬一有什麼事……明天就是殲滅戰。放着不管的話，那些傢伙全死掉的！我們特別宣傳了一番，也都全歸於水泡。這不是活活地望着他們死麼！」

「不要去！還不是勉強幹的時候。」

「等不住說那樣的話！」

「不要那樣焦燥地……」

「但是……」坂本與平常不一樣，簡直不想聽我的話。我終於決心問問大家。

「好的，那就徵求大家的意見罷。」

我呼了暗號。於是從發音箱的蔭處，從發電機的背後，同志們邊口應着，邊跑過來。我宣佈在山上開緊急臨時會議。廖同志，林參謀等不知發生了什麼，都跑到傍邊來望着。

「其實，是坂本同志發出了這樣一個提議，我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我傳達了坂本同志的意思。坂本同志像想透了似的，抄起手腕等大家的回答。人們像被奪去了聲音似的，呆望着我和坂本同志。誰也不說什麼；不久，坂本同志才像催促似的說道

：「我們如果去，或者能够救出許多同胞。如果不去，那就墜着失掉了。爲什麼我們要這樣廢地地，那意義簡直沒有了。」

「嗯……去看看也行的罷。」佐佐木同志說。「好的罷。」南部同志也斷然地說了。

我點頭承認了。「去罷！諸君如果去，我也一同去看看。」

但同志都發聲地注視着我。「我也去。如果是我非自重不可的地方的話，沒有讓諸君單獨去的道理。」

同志們靜默下來了，我不久又說道：「——我們的工作不是能那末快地表現出效果來的。縱然勉強去作，也不一定能够獲得同志。要忍耐同盟的基礎，現在是最重要的時候。工作是與同盟的成長一同由很長的很長的忍耐而顯出大的效果來的……這樣，我靜靜地繼續勸了大家不要焦燥。鮎川同志大大地嘆了一口氣。廖同志這時才像想定了似的，說道：「還是自重一點的好了。」

總會完結，人們站起來了。然而，坂本同志像獨自被遺留下來了似的，仍然坐在草上。他死死釘在那裏，一動也不想動。

「怎樣了，坂本君！仍然想去麼？」

我笑着拍拍他的肩頭。他心中的悲哀，我是明顯地感着的。

這是如何好的十個青年同志啊。其實我也並不亞於你那樣的焦灼的。不。已經好多年來我就是那末焦灼過來的呀。在我，你的心境是懂得的。然而——他抬起頭來，寂寞地微笑

「不，還是依從大家的意見罷。」

我覺得做了一件壞事似的，心裏很難過。把這勇敢同志的创造性的提案強制抑壓下去的

慚愧和後悔，同時襲來了。但在心的另一角落上，則很強烈地這樣感着：——不然，還是自

重的好。現在若把這樣良好的同志死去一個，那對於同盟，將是怎樣的一個打擊呀。

「同志諸君！那末，再來一回罷。坂本同志！把儘有的努力作來試試罷！」

像激勵似的，我提起精神叫了。幹罷，坂本同志如同響一般，站了起來。望着他那種什

麼心境也不留，率先而去的情形，我不禁胸中充滿了流出感動的淚來的喜悅。

發電機開始轉動了。同志們又依次傳遞着搖音機，發電箱又響出了奇怪的山神的聲音。

廖同志跳了過來，向着剛握住播音機的我說道：「把這樣的事說一說，如何呀？說昨天見着的戰場的實際狀態。把眼看着戰死者時候的感想說給他們聽。」

「好，明白了，這倒是很好的主題。」

於是我緊握着播音機，向廖同志搖了搖手。

我放任着我的熱情，與其說是吶喊，甯是絞着腸子叫喚起來。

……熱的眼淚湧出來，我的胸中簡直如沸騰一樣。

「同胞諸君！……同胞諸君！……昨晚我們向諸君說過……向諸君說明應當如何自救，如何講求救國家，救同胞之道。……然而，不知是我們的真情不會達到諸君的地方，或者是諸君躊躇校巡，不敢捉住機會，更或者是諸君背後的人民之敵監視着諸君，無間斷地禁止了諸君……我們等着，我們是等過的呀。倘若能夠有一個同胞過來也好……我們是這樣緊着心子等着的呀。但是，結果，——我們這種熱烈的願望，竟沒有得到回答。」

「諸君！就這機，又成了本目的戰鬥。殘酷的一天過去了。無謂的互相殘殺的白晝過去

了。終於，諸君不得不在慘澹的戰鬥之後，拋棄着不幸的戰友的死屍，退到這裏來了。我們到戰場去看過……同胞諸君！好好聽着罷。我們究竟在那裏看見了什麼呢？……

「那是在滿面血指氣當中，交相擠着的陣陣的屍體呀。爲民族自由解放而流了寶貴的血的中國的士兵們，與這混雜着的，就是受了無謂的犧牲的諸君的戰友呀。終於見到同胞們的慘絕的死屍時的我們的心境，是怎樣地難過啊！想至少也得留下一點這些被拋棄在異地的同胞的紀念……於是我們尋着了戰死者的衣服來看。裏面有很多的信和日記發現了……一件一件的檢查來看了。一面看去，我們的心中便難過起來。那些信件……都是從戰死者的父母、妻子、妻也不會忘掉的親愛的人來的消息，都是願做齋戒厲的檢查，通知着故園的情形……都是希望着本人早些回國的那種真情流露的東西呀……這些人現在都是等着的，焦慮地等着的……在鐵籠和地獄般的辛苦中，當成唯一的光明日的專心等着的。但是現在那個被等着的人已經不在了呀。故鄉的人們是等着的。請把這些不久便會知道等不到了的悲慘的人們的熱烈的期待想一想罷！

「在這些不幸的同胞的日記上，他們的無詐偽的悲痛的心境，是在每個文字的角落上染

類的。愛人的名字，它的通信處！……留心記下來的受信的時日，……直到死的一天都是記着的。……

「同胞諸君！親愛的諸君！看看這些滴着血的記錄的時候……想辦：假若這些同胞聽了我們懇切的忠告的話……假若他們祇要有一種依從我們的心中的吶喊的勇氣的話的時候，我們是如何地對我們的殘念而切齒呀！請諸君想一想罷！想一想罷！」

「我們的心終於沒有達到。但我們看見了。……想着這些同胞的親人們，就是現在，也是在這月亮的天空下用着怎樣熱烈的愛情來焦燥着的時候……同胞諸君，請想一想我們的心罷！我們大家都哭了的呀！我們都流了眼淚的呀！」

「同胞諸君！請好好想一想罷。……不要使我們再受這樣的悲哀罷！必要的事祇有一個——決斷！就是決斷！請君要自己脫出窮境，救可愛的父母和我們的祖國的話，……就祇有一個決斷罷！同胞諸君，抓住機會罷！……請想一想懇切的我們同胞的真情罷！……」

全山寂然。谷間和低地，都像毫無波紋的湖面一樣。

月亮靜靜昇到天空，像兵士們的魂一樣，將慘白的光，懸成地滿投在大地上。

我把播音機遞出去，巡視着同志們。

「如何呀。還有誰再講一講麼？」

於是，屏着氣息的鮎川同志喟然嘆息了：

「停止罷。剛才的就是高潮。不要再有什麼來分散了他們的印像好了。」

最後，我們告訴了廣播完結。說了「明天再見」的客套話。

這以後便把發音箱朝內。由學生軍的女學生們合唱起來，作爲中國軍將士們的慰安和激

勵。

午前茅時半下山。這次，變更路線，由與六〇高地正對着的丘陵的斜面下來。途中，在

後面的黑暗中，林參謀呻吟似的向鮎川同志說道：

「恩，這是有效的。這都還不受感動的話……連一個中國人的我，也被先生的話打動了

呀！」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午前六時。——疲倦極了。奮勉着，起床。

汽車應當來了。因為朝上很早就與同志們分別，我是要回到桂林去的。而且，爲建立更廣的同盟本部計，是豫定用飛機飛的。與大家分別，本非所願，但西南支部的停留，已經遠超過期限了。

「先生，不必就心什麼。我們事情已經作慣了。以後，我們定努力幹下去的。」

坂本同志等這末向我說了。因此，昨夜一回到根據地，勾開了最後的總會。商量了當面的工作。

隨着戰況的變化，從這天起，我們的工作突然活躍地多方面地展開了。日本軍有潰退之兆，佐佐木同志帶着同盟的特種重要使命，和一隊遊擊隊轉到日本軍的後方去。這應是與我的出發同日前去的。屬下的四位同志，從正面的戰線上繼續工作。藏參謀作我的引導。廖同志則送我到X X的行營辦事處。

「同胞諸君！那末……第一要留意健康。隨着各自的分担，作工作的革命競賽罷。大家

嚴守着我們同盟的光榮。」

直到快天亮，都談着不盡的話，而在傍邊，佐佐木同志則聚精會神的纏綿着傳單。

「明天走得早，請大家慢慢地睡罷——」我這末說了。但南部同志則說道：「那不行。

還是叫我起來罷。先生。」

因為這樣，所以今朝上，大家都擦着沉重的紅眼皮，起來了。

身體軟得像舊綿花一樣。頭腦昏沉沉的。但——洗過臉，一跳出戶外的冷氣中去，新鮮的力量便馬上全甦醒過來了。

車準備好了的通知。於是走到街上。有坐着的自動腳踏車。同志們留戀着分別，包圍着

我和園同志。在簡短的時日間，我們是以如何的難於切斷的愛情結合起來了呀。

「工作剛開始。很抱愧的——但以後的事拜託了。」

「請安心，先生。相信我們好了。」

櫻井同志笑着說了。我揮了手。車子發出爆音，飛馳而去。

清涼的山氣撲着全身，在眩眼的閃爍着的朝日中，車子子彈似的奔馳着。

「請放心，下飛機。」每後頭也不回的說了。天空後有一點塵埃，噴得發出海底般的藍色。

午前十一時，到達XX。

訪問吳參謀處長。吳處長高興地迎接着。

「工作如何呀？」

「是，很順利。真討光，進行得很圓滿。」

「同志們都好麼？」

「都緊張着的。」

吳處長愉快地笑了。把昨天才從桂林的家中寄來的葡萄酒打開，給我滿滿的斟了一杯。我一氣喝乾了。我摘要地報告了兩次工作的情形。但事實上我已經在那笑盈盈的溫厚的臉上看出來了：用不着我報告，他已經是知道了大概的。

廖同志則報告了在前線調查了擄獲的文件等，並說到給我退回後方的方便，但吳處長則簡直像已經知道了似的連連地點了頭。

「飛機票也已約好了。但似乎還有一星期多是沒有座位的。隨後再打電話問一問罷。但在這中間，」吳處長轉眼過來把我和廖同志「一看了看。我已經明白了他的意思，馬上感到林參謀等的報告已經達到了。」「如何呀，在這中間，在後方老等也是無聊的。就在這邊再繼續四五天好麼。」

我搖著頭，感覺惶恐了。對吳處長及軍當局的期望，自然是無法拒絕的。

「那末，就乾罷。」

「對了，試試看，一直幹到九塘的陷落罷。」

這末一來，是非用我們的手把九塘陷落下來不可了。——我苦笑着，一瞬間覺悟到又要回到幾點鐘前才離開了的火線去了。不客氣地領受着吳處長滿滿地斟來的葡萄酒，我不知道怎樣報答這些先生的期待才好，而不禁感到一種對不住的心境。

「去會一會參議長罷。我們一道去。」

於是隨着吳處長去謁見了參議長。

「啊，廖地先生，辛苦了……啊……三百公尺……噫、噫……」

參謀長閣下，傾聽着處長的話，用親密的眼睛，向我點頭。

「那好極了！……是的，對諸位的熱心的工作狀況，連司令部那面也全都感佩的。那末，明天又回去？啊，那真是……那末，在那之前去拜會一下白主任好了。」

這樣，我這一趟，馬上「變而爲到總司令部去作工作的經過報告的旅行了。」

「天氣真好的。如何呀。可是這完全成了來驅車遊覽一樣了呀。」

我向廖同志這末說着，笑了。從參謀長辭別出來，那睡眠似的茅舍的樓臺，在乾澀的滿覆枯草的原野中，這裏那裏，靜靜地盤居着。

「大家會驚異的罷，總司令一轉去的話。」

「多買點甜點心回去好了。」

決定在X×歇一夜，我們便驅起自動腳踏車，到S G的街上去買東西。但不說沒有能够買得着點心的鋪子，簡直是一條死街。沒有人的氣息的蔭處，有一團露店的油燈。來喫麵的兵士們，帶着粗野的面孔，抽着賤價的紙煙。

一月一日。

午前五時，「」舒服地睡得疲倦全消。

於是開車到F。但據說白崇禧將軍剛才錯過，到X去了。受着那以滿面笑顏來歡迎我們的俞副參謀長的邀請，我們在這裏喫了午飯。

午後二時，回到出發地。

「呀，怎樣了哪？」在前庭中與來參觀的司令部的士兵們戲謔着的南部，把眼睛鼓圓了。

「喂！鹿地先生回來了呀！」

於是同志們都一齊從家中跑了出來。

「怎樣了呀？」「發生了什麼事麼？」果然，同志們都七嘴八舌的問。

「什麼也沒有。祇是回來了罷了。」

把事情一說明，同志們都滿浮着歡喜的臉色。南部同志說：

「這對先生倒是很抱歉的……先生縱然不說什麼，但太太和孩子們却是等着的呀。哈哈

哈哈……」

「那倒是不錯的。」

「不錯麼。」他幾乎要說猜中了似的，「但是，事情既是這樣……在我們，是又能夠與先生一道過新年了。」

不錯，今天是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新年一類的事，我已忘掉了。昨天，今天，都一樣是毫無變化的戰場。簡直不像是冬天似的溫暖。在不可知其底是如何的深深地澄透了的青空上，無間斷地，飛機飛來尋覓食物。

今天是元旦。但，自然是毫無一點感動可言。自從忘掉了新年的事後，已不知經過了若干的歲月了。

「沒有雜糞（註：日本元旦必食之菜）的新年，是不會有那股氣氛的了。」鮎川同志笑了。不錯，他們是曾經有過新年一類的事的。盆（註：即盂蘭盆節。）和元旦。在生活的辛勞與重壓下，農人們祇有這一天才是被解放的時候。不，被那種無論是老人或大人，祇有這一天才能如孩子似的快樂的幻想所欺騙的時候。戰禍中的元旦。……然而兵士們則是念着次

一個元旦總可以會見親人們的面孔，而迎接着第三次的元旦了呀。至於那些等待着的人呢，在那緊緊逼着的飢餓的除夕晚上，現在是連「雜煮」和溫暖的炭火都沾不着的人，想來是很多的罷。

「不要緊的，新年待回到桂林去，與留守部隊一同盛大地舉行罷。那時恰是舊歷新年。在中國的習慣上，新年是在舊歷舉行的呀。」

「大幹一下罷。可是，那時先生已經不在那裏了哪。」

「那末，還是在這裏過新歷年罷。哈哈哈哈哈。」

櫻井同志接着南部同志的話，輕快地笑了。

「昨天晚上怎樣了？」我問。

「我們昨天晚上也休息了。」櫻井同志開始報告道。「據說由於前線的移動，找不着適當的地點。因爲司令部來電話說晚上休息……於是白天就化費在文獻的調查上，以及試驗機械的調子和修繕等上去了。佐佐木君也說等確實地把對面的情勢調查之後的好，所以就延了期。至於今天，因爲××來邀坂本君和鮎川君去作那個機關槍射擊的講習，所以大家一同去了。」

現在剛回來的。」

「對了，對了，今晚上又整整齊齊的了。」南部同志用很暢快的聲音說。

我們抱起那從X X的歸途上，在賓陽的露店中買來的粗點心，到山中去休息了。這時，坂本和鮎川兩同志報告了在X X師演習射擊的情形。據說，受了非常的歡迎；說今晚上過年，還對留宿一宵的。因長官們非常熱心，取出抄本，一一筆記下來，這使他們頗感慚愧。

「正在演習對空射擊法的時候的事。這回可完了！不覺背上這末大吃了一驚。那時飛機真來得矮呢。但是，就這末也似乎並未被發現。來來往往的盤旋一陣，飛機又飛走了。」

「是的。」鮎川同志回想起來，邊笑邊點頭說道，「那是一定會打中的呀。假如把槍借跟我，是會把它打下來的，我這樣想了好幾回。……大家對飛機不是過於隨便了麼。在我們覺得馬上是被打下來的，心裏戰戰兢兢的，但中國人們却看也不看，說：『繼續下去罷！』真是惶恐之至。哈哈……」

「請喫好菜沒有呢？」那，究竟還是因爲是最前線的關係，再沒有比這地方不便了。……但是心境是很快樂的。大家都衷心地跟我們做了朋友。都很喜歡問日本的各種各樣的

事。先生來到這裏，是引起了極大的衝動的呀。……

說着這樣的話的時候，戴參謀喘着氣，跑來抓我們了。

「諸位先生，好消息！好消息！崑崙關擊下來了！」

平常的溫柔的表情，這時也由於活鮮鮮的高興而臉發紅了。

「陷落了麼！」廖同志馬上跳躍過來了。同志們也都包圍了戴參謀。

「目前，日本軍正向着九塘方面退却。戰利品，各種重要文件及其他等堆得像山一樣

。從明天起，諸君又要忙了哪。哈哈哈哈哈。」

終於陷落了麼！侵略者的軍隊必死地守着，經過幾次的爭奪，而滿浸着鮮血的崑崙關！

那末，到九塘，已僅差一口氣了。山中的同志們的臉色鮮明地活躍着。這是如何偉大的一個

新年呀！

「今晚上自然是慶祝了。」

鮎川同志這末一提，戴參謀便點了點頭。

「司令部方面，似乎正在準備。無奈，目前正是忙不過氣來的時候呢。」

戴參謀的隨問隨答——

日本軍似乎是狼狽不堪地退却了的。野砲兩門、戰車砲四門、還添上許多子彈，一同被擄獲了。有穿起軍靴的屍體的腳露在地面上，於是中國軍便去拖來看。屍體長長的拖出來後，那下面的深穴中，竟是埋藏着砲和子彈箱的。……哇，哈哈哈哈哈！同志們都大聲地笑了。

——馬奪獲了四十四匹左右，其他約有百多頭被日本兵退却的時候自己射殺了。

「射殺馬，是爲什麼呢？這可奇怪了。」鮎川同志偏了偏頭。

「當然也不會是殺來喫掉了的——」櫻井同志應和着。

「那也說不定。長久被包圍着，給養應當是斷絕了的哪。」廖同志露出很有道理來的臉色。但據說退却是在夜間靜靜地舉行的。那末纏腳絆手的軍器，能鬧出聲音來的馱馬等，自然應當是被自身拋棄的。不過對那作偽裝的死屍，連土也不好蓋上，竟至腳都被露出來了，那必是如何地暴露了那種醜態的慌張呀。但戴參謀却很正經地說道：

「那僅僅是一種偽裝麼？或者，還是……司令部那面，也有許多人偏着頭，感覺奇怪的屍。」

「這是一種僞裝罷。此外，等到以後回來再掘出來的事，……是不會有那種用意周到的餘暇的。」

我們一致以為這沒有傍的用意了。——此外還有戰利品繼續發現出來的模樣。也有滿裝着重要文件的箱子，馬上就會運到司令部來的；今天第二線還在前進中，而且是新年，所以司令部的意見，還是希望大家休養；戴參謀又這末報告了。

那末，今晚就幹之幹慰勞和激勵中國軍的廣播罷。把女學生們也動員起來。於是，拖起這計劃，廖同志和戴參謀一同到司令部去了。不久，從司令部那面，傳來了歡迎之至的回答。

午後五時。

杜軍長的使者來說，要舉行元旦紀念兼崑崙崑崙關奪回的慶祝，希望同志們全體出席。

盛大的宴會。——軍長以下，幕僚的長官和軍事顧問的蘇聯將校們，在司令部內活躍的熱鬧聲中談笑着。在那裏面，陳參謀長還很忙地把受話器掛在耳上，繼續與前線通話。不久，大家坐上席來。

「呀，由於諸君的援助，意外地，崑崙關很順利地陷落了。」

杜軍長走出來，向大家打招呼。隨着敬勸，我一氣地把貴州的名酒、強烈的「茅台」乾杯了。日本軍的士氣沮喪和潰退，討我們工作隊的力量極大；長官們都不斷地這末稱讚着。

「如何呀，有小形的戰利品麼？如手槍之類。很想給一點與我們作個紀念的。」

「嗯，小的東西，不曉得怎樣。待我問問看罷。」陳參謀長很高興地承認着，並即刻打電話到前方。於是他輕微地笑着：「喂，有什麼小的東西麼？什麼都好。手槍呢？嗯，照相機麼？……」

望遠鏡之類的便是好紀念哪。鮎川同志暗笑着，這末向我補充着說明。但似乎也無特別的手邊用的小東西。參謀長笑着，放下電話，默默地搔了搔頭。

午後七時辭出司令部。馬上開始作慰問的廣播。女學生們非常高興地參加。演講。合唱。……黑暗的山間的星夜。

「你看，那個姑娘是幾佔強呀！」

鮎川同志不意地引起我們的注意，冷笑了。我也不覺苦笑了。原來女學生們正在合唱。

而那位野貓眼睛却想自己的緊要得到獨佔，以一種天真的慾望，擠開朋友們，把播音機接到自己的旁邊。

一月二日。

一早就是飛機的不斷地活躍。是掩護退却罷。

鑽到山腹的竹林中去，着手整理或參謀使士兵運來的一包俘獲的文件。通過那剛醒過來的精壯的樹木的繁茂處，炫人的陽光，一片輝耀着。樹葉一片一片的反射着光，跳躍着。晒黑了的同志們的赤銅色的面孔。彼此一句話也不說。簡直是一心不亂的。這就是我們的正月二日的早晨哪。胸襟的開闊的涼爽，甚至無由地湧出一種微微的悲愁來。似遠遠的海潮鳴動般的感情，泛在心頭，連深底的深底處都是青色的天空——竹梢顛簸地響着。咻——像張在蒼空的鋼線鳴響似的，轉動機的聲音，越過山背傳來。於是馬上有透明的翅搏的三架編隊的轟炸機出現頭上。迴旋。邊迴旋邊移動。禿鷹似的，尋找着獵物。嗒嗒嗒嗒……後面的山的方向上，高射機關槍開始射擊。飛機走了。結川同志抬起頭微微地看了一下。坂本、佐佐木

、機井諸同志則既不睬，繼續着調查。漸次整理出來了，作成表送出去的資料，由担任翻譯的區同志、戴參謀等，很忙地接受過去。

飛機又出現。迴旋、迴旋。高射機關槍。馮止是山奔地裂似的爆發中，轟轟、迴旋又迴旋。十日近極了。大致是發現了砲兵陣地之類了罷。然而同志們在樹蔭下的工作中，是連動也不動一下。

「怎樣呢，這樣的東西是不要的罷。」南部同志在向戴參謀打。渡井原來是戴報。每日星期報。」「隊之光」等。

「那樣的東西多得很多的。都托與你們。」

「那就受着罷。是很好的禮物呢。」

他不久伸伸懶腰，舉起每日星期報，爬出工作場去了。

戰地的士兵的日記是真正可悲。他們的影子，活活看得見一樣。其中有這樣的一段：

「……到第四天，才進瓦赫子的澡盆內沐浴。淋着抖出來了。下根一等兵喝中國酒醉了，拿起刺刀亂闖。他什麼也不知道。連話也聽不清楚。」

「我是耍死的，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他這樣說得真沒辦法。明天大家都要參拜我的。他這末說着。給他冰了冰頭，他哭了。他拼命說：已經醒了。但不知在什麼時候呼呼地睡去了。」

「大家在戰場上都想着死的事的麼？」

「對我這質問，鮎川同志眼睛離開工作微笑了。」

「那，當然是想的哪。」

「是怎樣一種心境呢？」

「嗯……」他偏了偏頭，「那是因人不同的罷。最初是害怕。與其說害怕，倒是總覺得這樣的死，是值不得的。真不合算哪，可惜的青春，竟在這樣的事上……」

「那是誰也一樣的心境哪。」櫻井同志也不意地拾起頭來，面孔滿用勁地說了。「最初是戰戰兢兢的。特別是在上戰場之前，喂，努力呀，這末拍着肩說過的戰友，到了陣中，却已經絕了哪。望着認識的面孔，從身邊逐漸減少起來，真是感觸到一種悲壯的心境。總覺得自己的順序也當然是要到來的……不過在這樣當中，也就會漸漸習慣下來。」

「在戰鬥中，倒是什麼也不想的。……一切都忘去了。……恐怖什麼的倒馬上習慣下來了；但是死得不值的這種心境，却是什麼時候也殘留着的。不知什麼地方，在心的角落上總是隱藏着那傢伙。」

「雖說悲壯的心境……報紙上是寫着像親眼看見過似的謊話！但喊着天皇陛下萬歲而死的，却是一個也沒有的，不知在什麼地方雖然寫得有那樣的事，……那……無論是誰也還是想着家的事的。在最初一刻，村中也許如此這般地鬧着出征家族什麼的。但到大家都成了出征家族時，那照拂傍人的人，也就不受傍人的照拂了哪。尤其像我們那樣祇有一個老邁年高的母親的人，那後事是看得見的。」

「啊，你祇有母親一個人麼？」

我不覺鼓圓了眼睛。櫻井同志稍稍紅着臉，微笑，點頭。

「那倒真是值得同情的。沒有照拂的人麼？」

「那……親戚倒有是有的，但還不向樣是一些貧窮人。……不過也不止我一人，所以我是決定不想這個了。」

我感覺到說起了一件不應當說的事，而靜靜地望著他。比較具有好一點的過去的生活的鮎川同志，却用同情的語調，這末說了：

「這一點，我們算是好的。既有長兄，喫也不怎樣困難……但困難的人恐怕也是多的罷。」

「那當然是困難的人多呀！」

佐佐木同志強烈地抗議了。鮎川同志搔着頭，笑了——

「那是的。……說到這點，我們也許是一種自私自義者。因為我們僅僅是由於那種爲什麼非死不可，無故地爲這種事而失去了青春等的自己的事而可惜着的呀。還年紀輕輕的。」

——

「哈哈哈哈哈。同志諸君！在年輕的時候，幹罷，幹罷。」

這樣說着，櫻井同志又着手工作了。人們也各自埋頭到自己分担的事情上去。

又有這樣的日記的一段：

「八月七日。」

「中島曹長自殺於宇品之日。……激勵着弟兄和孩子們，抖擻起精神，走向宇品。而這
就是他的人生之最後。……」

「八月十二日。於北平。」

「因水災之故，鐵路不能前進。在此，像要與世上分別般的，酒、啤酒、汽水等胡亂地
喝着。寫一張明信片回故鄉。」

着在起程的港口上就自殺了的士兵。也有由於弟兄孩子等之悲哀而所加的勸勉。到處都
是血腥臭。人們悲哀苦悶着。

移時，我不禁哈哈大笑起來了。

「這真是傑作呀！」

什麼，什麼？不知什麼時候又回轉來了的南部同志伸過頭來。人們都注意着我。

「有好極了的歌哪。怎樣呢，讀給你們聽？」

受着同志們的催促，我讀了。是很長很長的打油詩：

在文明開化的世上， 你不知道軍隊生活？

不知道我來告訴你。

青春念三受檢查。

何處是花或是雷。

是雙親的勇敢不？

是衙門的親切太微？

是她的思念不到？

竟於許多的壯丁中，

在野砲甲種上合格。

次日一月十五的天，

與雙親弟兄活告別，

與可愛的她也泣離。

在多數人的歡送中，

從車窗伸出頭來看，

都手巾拭眼淚盈盈。

添久聽到舊歲聲聲。

讓聲音消逝在後面，

奔向有名的廣島。

到惡鬼住的兵營裏，

野砲隊上去入營。

下拖到車隊前，

體檢查也完全。

最初軍服穿上身，
看看手來又看腳。

不久就是開飯了，
七分米來三分麥。

臭氣衝鼻真難聞，
軍隊生活好倒好，

起床起得大清早，
燒飯又要把地來掃；

下士官室檢被蓋，
喜歡的紙煙吸不到。

跟着又把馬照拂，
打破凝冰洗馬蹄。

據說馬蹄未洗好，
班長吵了又來吵。

二年兵和上等兵，
拳頭耳光打上身，

淚濕手巾還未乾，
忽又傳來集合聲。

在那刺身的北風下，
四角四方的營廳裏，

我自百讀呀讀的，不覺被楊笑所阻止了。『所謂四角四方，是寫得很形象化的呀，哈哈

台。這酒樓阿志觀察到這酒樓之四角四方，是家徒四壁之一類。露出不中意的概觀。

「那是到處的軍隊都有的呀。野砲是野砲的，步兵是步兵的，就有這種出歌。」

「是嗎？不是這日記的主人公的創作麼？」

「不。原來就有的。是不是，你們那裏不是也有的麼？」

但傍的人似乎不大知道。又續罷：鮎川同志催促了。

一回到內務班來，

據說皮鞋未打整好，

班長老爺儘是吵。

二年兵和上等兵，

拳頭耳光打上身，

初年兵那裏敢回手，

便所內去哭出聲。

次日又復學馬術，

別人不騎的惡劣馬，

趕快近前乘上溜！

一乘乘到練兵場，

比死還苦苦難嘗。

趕不起高高的手整，

墜下一時搭不上。

惡鬼教授跳過來。

提起大鞭就開抽。

鑿着面孔又看馬。

打起精神又捉雞。

汗水七點八點流。

.....

馬術完了那之後，

馱車教練又開始了。

教官老爺儘是吵，

惡鬼助手打個不了。

一期時節還算好，

二期三期更糟糕。

馬房當班是通夜班，

天亮不睡把衛兵當。

站在門前作步哨，

聯隊長一過就整隊；

長官通過要舉槍，

下士官通過要埋頭。

會客的人和有事的人，
整天看人過日子。

大家都笑了。我繼續讀下去。不久——一讀完，櫻井同志邊想邊起程前，邊感嘆地說了：

「真是愛那末隨便打人的呀。」

「現在也是的麼？」

「是呀，還是打的。」他鼓圓着眼，用嚴肅的聲音說。「噫，用拖鞋打得你牙腔都要脫的哪。」

我楞呆着，但不能不笑了。

「懂事的人還好一點，那些無知識的文盲的老兵，簡直是染不得手。他莫明其妙的那樣地揍呀。」鮎川同志說。

「自己當初年兵的時候被打過來，現在如果不打，就是一種損失；這末想着，就打的呀。他們想，如果不打人，就是枉當了一回老兵。簡直是等着新兵來挨打的呀。」

「那是江戶（註：東京舊稱）之仇從長崎去取了。哈哈哈哈哈。」

鮎川同志望望拼命講着的櫻井同志的面孔，這末說着，笑了。

不錯，到處都是一樣。老百姓們被他們殘使起來互相啃噬着。而且好好地仕奉着他們的階級秩序的。——但南部同志不管這一切，帶着暢快的口詞，說：

「在我們那裏，有這樣的歌呢……」中隊長罵，受上等兵和二年兵打，以爲這就完了，但第二天還被載在會報上，受陸軍刑法裁制，在禁閉室二十天……」

大家笑了。

「不過，這樣的歌，祇有老兵才知道的。在初年兵時，大家都老老實實地幹……待時間久一點，就開始頑皮，學起這樣的歌來。真的，這樣說來，雖不知道是誰作的，但的確作得好哪。」

的確作得好。這是軍隊的巧妙的獨創藝術。

午後。喫過午飯，繼續午前的工作。三時頃，從軍司令部來了參謀官，問同志間有人精通砲的沒有。一問，才知道摻雜的砲運過來了；其中一種似是戰車砲，而又是新型的，但據說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砲兵是沒有的哪。」坂本同志環視了同志們。

南部同志自言自語似的，喃喃說道：

「大隊砲一樣的東西，價是貴的，如果是新兵器的話，……因爲大家離開戰爭後，已經很久了哪。」

這似乎就是砲彈，參謀官從包中取出一顆砲彈和藥夾來。廖同志以一種孩子似的好奇心，一下就奪了過去，翻來覆去的弄着看。

「喂，喂，不要幹那種危險事罷。炸藥還在內面哪。」戴參謀露着危險的面孔，苦笑着。馬上把子彈奪過來了。南部同志邊望着，邊說道：

「這是大隊砲呀。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拳頭般大的美極了的東西。射着黑光。廖同志還把火藥取掉後的藥夾弄着看。一面閃着眼睛：

「這傢伙擊給我，好麼？」

「不行。」參謀官笑着，擺了擺頭。

「不要緊的罷。」

「不行。我已經要了的。能够做一個很好的花瓶哪。」

他從廖同志手上奪了回去，又裝進包子內面去了。露着可惜的眼光，廖同志發着感嘆聲，說：

「真是好看的東西呀！」

總之是去看一看。南部同志和坂本同志隨着參謀官去了。

一點鐘過後，回來了。

「似乎是新兵器。我們都沒有看過。戰車砲樣的口徑，但要小一點。」

「啊！終於把祕藏的東西拏出來了哪。」

「去看一看罷。真是樣子好看的美麗的東西呢。」

於是，把工作告一段落後，我們全體都跑去參觀戰利品了。

一月三日。——第三次出動。

從今天起，轉上追擊了。

午後五時，坐起卡車從基地出發。沿途的模樣，在這幾天中完全變了，戰爭走遠了。所以

前那樣的警戒的緊張已經沒有。毫無變動的田疇，露着被遺棄了的寂寞，在疲倦極了的西傾的太陽下面橫陳着。——很明顯地感到第一線已經遠移到前方去了。

我們也茫然地起着一種舒暢的心境。泰然地在車上談笑着。從這時刻以後，日本軍飛機已結束了掩護被包圍的部隊，輸送給養等的白日任務，不露出影子來。此後是中國軍的攻擊時間。——然而這種泰然的心境，不久也就告了結束。

一隊兵疲敝不堪的從前方退下來了。似是交代。幾輛卡車停在前面，擋住了去路。於是我們下車來，等待前面的開動。負傷兵走過來了。廖同志和戴參謀止住他，似乎在問前方的狀況。南部同志也走過去了。——於是，在其間，突然廖同志露出尖銳的注意，在問什麼。

南部同志大踏步走過我這面來。他簡直氣也透不過，用抑壓的聲音：——

「先生！據說在山洞內面，有十名左右被包圍着的。似乎還有長官。一個中國兵馬上走了過去，據說被手槍打死了。連手槍都有，那一定是長官了。」

「噲，那在什麼地方呢？」

我急急地走到人羣中去。其餘的同志們也一下緊張起來，集合過來。廖同志簡直不管我

的贊同，緊緊地擁住一位負傷的兵團：

「地點在什麼地方？你們是知道的罷？」

對方被弄慌張了。起一種不知爲了什麼的面孔。鼓着眼睛，遲疑着我們這談着不可思議的話的一團。於是他帶着弄慌了的口調回答道：——這並不是自己親眼看見的事。不過，一到前方，大家都在這末說。地點是馬上會知道的罷。

「嗯！……是真的話，非早點去不可。會自殺的呀。……不是已經切服了麼。已經經過相當的時間了哪。……」

鮎川同志用眼睛表明着意思，嘆息地說了。

「是什麼時候的事？把這一點問明白罷。」

坂本同志眼也不眨的說。廖同志這才向我轉過身來：

「了不得呀，總司令閣下！把廣播機對着那洞口安好，統統都會過來的。去罷。」

「去罷！這才有味哪！」

我向戴參謀要求向師部司令部清問一下。戴參謀浮着快樂的笑顏承認了。望着大家一齊

性急起來的樣子，似乎眼睛都鼓圓了。

「對頭了。如果是真的話，那是毫無問題的。」

「士兵也在說哪，假若自己內面是有懂得日本話的人的話……哈哈哈哈哈。」出發上車又向前方！大家都講着這事而忘了形似的。緊張地奔去了。

但到達第一日停車的地點時，車又被發戒兵止住了。

敵參謀下車去，在談着什麼。

「要下去麼？」我拍着把頭伸到車外去了的廖同志的肩膊，問。

「不，沒有下車的必要。」

「是什麼呢？」

「沒有什麼。祇是據說白天這一帶又飛來了不少的砲彈。九塘來了三千多援兵。似乎砲兵也有。」

「什麼！又是大砲！……去罷去罷。」

於是我們又前進了。

同志們，沒有把大砲什麼的放在心上。那股勁，簡直像是已經把那十餘人的一隊得到手了。那是很好的禮物，對淺野公子君是預約過帶禮品給她的。……南部同志這樣說。……第二，得使他們安心。這，像我們這樣不會講話的人是做不到的。……大胆地前去也不要緊的罷。……但究竟怎樣呢？因爲心是衝動着的哪！——這樣微紅着臉，發出不安的聲音來的，是鮎川同志。

「假如統統過來了話，怎麼辦呢？我們分成兩隊，一隊馬上帶他們到後方去麼？」

「那樣做的話，連人和時間都會不夠的。」

很熱鬧地作着還未捉住的狐狸皮的打算——笑然，一道強烈的閃光！連世界都紛散了！氣也斷了的打擊，接受在背上，連耳朵都被震聾了似的。狐狸皮一下飛了！不久，我才從顛倒了的意識中，輕輕的抬起頭來看。吐了一口氣。原來車子並無他恙。什麼一回事呀！人們像胆力都被拔掉了似的，互相望着。

突然，南部同志的銅鑼般的聲音響起來了。

「喂！怕什麼呀！你看，這傢伙把腦袋鑽到我的大腿下面去了！」

一看，那沒有戰場經驗的勤務兵，果然抱頭，爬在下面的。人們的不安和驚愕的面孔，遲緩下來，一齊哄笑了。南部同志拍着他的肩，繼續喊了。

「哇哈哈哈哈哈……不要緊了，喂，起來呀。你看，這像什麼樣子呀，哇哈哈。」

勤務兵這才抬起頭來，不好意思似的，看了看四週。

「剛才那一響是什麼呢？」

近極了。

「若是炸彈，又沒有飛機……」

「是砲彈麼？」

是砲彈的話，則剛才的一發，早已被打得粉碎了：鮎川同志偏了偏頭。

「大致是什麼東西自己爆炸了罷。喂，喂，當心火呀。」

廖同志話也不說，把頭伸到停下來的事外，不久，又以照例的突然的衝動，跳下車，去探音響的原因去了。不安的臉色，還沒有離開人們。——路——

閃光！……

同時打穿心臟似的打擊！

不覺接住了耳朵，但這次可判明了。

「在那裏！」櫻井同志指着路傍小松樹的繁茂處。

十五生的野砲的黑砲口望着松梢。發射後的恐怖的硝煙，微微地遊絲似的搖蕩着。

「真駭壞人！」

我們不覺安心下來，笑了。原來野砲陣地竟前進到這樣的地方來了。

一下，大家又起了熱鬧的話聲。南部同志抱着那感覺慚愧的勤務兵的肩頭，哈哈笑着，

揮揷着。坂本同志則抱着大不必那般戲弄人的面孔，微笑的望着。

「這位老先生是沒有上過火線的哪。……喂，你打過仗沒有？有？沒有？」

抱住肩膊這末問着。這時勤務兵也才恢復了勇氣，笑着，感覺討厭地應對着。

「是的，喫過戰場飯的人的話，對這樣的聲音，是很熟習的。我開初就知道這不是砲彈的呀。」

「但今天會與砲彈也說不定的。」倍川同志露着笑顏說。

「爲什麼？」我問。一面不意地想到了砲兵到了九塘，白天這一帶飛來了許多砲彈的情報。

坂本同志這時也靜靜說道：「這是一種心境呢。在戰場是有一種以本能的直覺來判斷情況的事的。」

「晚上是不會打的嘛。」南部同志隨便地打消了。隨着，以一種由砲聲能增加勇氣似的推搡說：「那不也很好的麼；沒有砲彈就不像戰場哪。」

「我想到，如果砲兵來了的話，倒非好好地調查一下工作上的地形不可。但南部同志却不管這些，又繼續了他的軍隊的得意話：

「一砲彈什麼的，……祇要當心一點就沒來頭的。彈道這傢伙是一定的哪。……躲砲彈的話，真是習慣了麼。」來了，來了！地盤。就行了……大概砲不是從右邊打起，移向左邊，就是從當中開始，又從右邊移到左邊的。躲到打過的地方去就行。因爲祇要躲到彈跡內面去，是沒有兩次落到一個地方的事的。要敏捷地不斷地跑。那樣就可以逃出危險區域的。」

他做着與子彈格鬥似的身勢，完全高興得不得了。

等林參謀。在等當中，野砲也不斷射着。

隔着一定的正確的時間射着。真相雖然明瞭了，但震耳欲聾的事仍是一樣。

於是走下車，躲避到野砲陣地的反對方面的土壁的陰處去。

太陽落土了。無人的公路上，時時有傷兵淌着血，呻喚着，退了下來。

林參謀搖着手，來了。

「啊，久等了。」

鐵參謀和廖同志即刻走過去，問了當日的戰況。小聲地，不知說着什麼。廖同志露出領會了的面孔，嚶呀嚶呀的點着頭。

「怎樣呀，今天的情形。」

我走近傍邊去了。據說第一線已經超過嶋崙關，前進了幾基羅。

「剛才說的包圍在山洞內的敵人的事怎樣了？」

廖同志低着眼請點頭。並以不起勁的口調轉問了林參謀。

「嗯……嗯……可是時間已經過了很久……大致已經逃走了罷。」

「請問個清楚罷。沒有逃脫的道理。那是很可惜的呀。」

林參謀點了頭。末了說到火線後，再用電話問一問。但那樣子似乎是很想不願談這件事一樣。

戴參謀和林參謀在說着什麼的時候，廖同志很覺無味似的離開了。

「怎樣呢，那話很像有點靠不住哪。」

「似乎已經幹掉了。真不像話。因為對方抵抗了，兵士們就冒了火幹掉了。士兵們的頭腦，是不明白什麼的呀。不過，據說是在包圍中，乘隙逃脫了……沒有那樣的事的……但這也是我國人的想像呢。……」廖同志吐也似的說。我不覺嘆息了。不久，廖同志又慨然地說道：

「政治手段的意義，軍人們是不大了解的呀。嗯，總司令。實際上，像這樣包圍着的話，到處都沒有逃脫的空隙的。趕急的話，祇有犧牲許多人……慢慢地慢慢地加以說服的話

，是統可以解決的呀。」

「也沒有那樣簡單的。」我不覺笑了。

廖同志有些不高興了：

「能的。能够把大家的武裝解除的。加勁地逼迫着的話……你讓我來指揮看看罷。一個兵也不會流血，一週間以上總能全部解決的。祇要老實包圍着，不讓逃掉了就夠了。」

「不要開玩笑罷。那樣作來，不外是讓對面考究策略罷了。」

我想起日本軍事侵略者的幫閒作家們所寫的關於侵略軍的英勇的許多記錄文學來。在那裏面，是有許多以極少的兵力，心賴着馬上會有援兵到來而緊緊堅持着的被包圍部隊的記錄的。

「他們會堅持到餓死的。藉着援兵會來的徒然的依賴，繼續抵抗的。如不使其知道那種徒然的依賴之無益，而乾脆地加以折服，那是什麼時候也不會覺悟的。而且指揮官那傢伙也會亂說着安慰的話來繼續欺騙他們的。」

「是那樣的麼？」

廖同志偏了偏首。「也許是那樣的罷。還是總司令偉大。」不久，又這末開着玩笑，頭抬起來了。

「好，走罷。」

林參謀抖擻着精神，催促大家。

「今天前方是比較激烈一點。在九塘，日本軍大致是要堅持一下的。」

人們搭上了車。坂本同志又問那包圍山洞的事怎樣。待一回答說那是不可靠的情報時，

同志們便望望我，露出一橫豎是那末一回事的面孔，默然了。

「不要緊，那種機會還多着呢。」南部同志抖擻地佔領着車的內面，激動了大家。

不知何時，已經走過了以前的那個臨時野戰醫院的民房。經過了小溪。卡車在薄暗中，沿着六〇高地的山脚繼續前進。今天車已經能夠到很遠的前方了。

「不要緊麼？不會一直開到敵軍中去的罷。」鮎川同志露着木然的面孔，說了。

「當晚開！」

我們從停了的車上，心跳着，走下來。這就是崑崙關！出了卡車的掩蓋，那將消逝了晚霞的天空，和赤土的悲愁的切斷的斜面，一下就映在眼上來了。

「嗚……就是這裏麼！」鮎川同志發出很深的感慨，同時打量着四周。

崑崙關。幾次的在死的戰鬥中，兩軍的先鋒反覆爭奪過來的崑崙關。血浸潤過的戰場！慘痛的戰鬥的痕跡。然而——看起來，却連一點特徵也看不出。照例奔走於兩側的低矮的丘脈，狹窄起來，會合了，而這却不外是幾個山峽之門之一。在赤土的丘陵上，也祇有滿地小松盤據着。然而却是那末湧來的感慨。我們鼓着眼，週視愁慘地暗澹下去的天空。完全話也說不出來了。

「呵，……這是野砲彈哪。」

南部同志手指着。一看，幾株松樹，打得連根拔起，彼此重滑，根朝着天。

有機關槍陣地。周圍的赤土，如月亮的表面一樣，凸凸凹凹的。在爆炸無間斷的火花中，必死地揜着槍把子的士兵的姿影，浮到眼上。殺！……銜鋒的吸聲也在耳內湧來。

我隨着被誘惑了的心境，走到從左邊來的丘陵的陰處的馬蹄形的戰壕內來了。壕內已沒

有屍體什麼了。但我仍然尋找着；看掉得有什麼東西沒有。……什麼也沒有。我想回去了。但這時胸脯却跳躍起來。赤土的壁上竟寫得有什麼。

「是什麼呀？」不知何時，鮎川同志也走到後面來了。

「看這個罷！」

題的字恰在露在戰壕內的人的鼻子那末高的地點上，用木片一類的東西刻在壁上的；大致是想到後來的危險罷，字上又劃了兩條粗線，企圖消掉。我逼過臉去。……模糊地字可以認得出。

「啊！這是士兵寫的！」鮎川同志也把臉逼了過來。

「俺」這字就很明白地看得出。……「俺們」……「俺們」……「俺們」……「俺們直到死都是他們的犧牲品……」是這末寫着的！

「大家都是這末的心境哪——」

「可以看得出來了，士兵們的心境……」

還有——

「這不是先生的演講中的話麼？」

是的——「他們的耳目是被遮蔽着的。」這末寫着。此外是親人的罷，還刻得有名字。——我的心臟早鐘似的響起來了。士兵們是聽過我的話的哪！不，還是很明顯地刻在印象上的！……這種確信，一時連臉也熱起來，把我弄成興奮的俘虜了。士兵們是屬於我們的！士兵們與我們同在！我們歡喜得連心也要跳出來了。

「喂！又走罷。」

廖同志在喊。

我把題的字抄到手帖上。這才是士兵們的——同胞們的——對我們的貴重的回答。

「喂，有這樣的東西呀。」

回到人們面前，我們把抄本上的複寫給大家看。人們屏了氣息。還有人想馬上回到戰壕內去。

「走罷！會遲的，走罷。……會遲的呀！」

我們從後面叫了。要去的人這才雞捨似的回來了。四空的赤紅色消逝，在將轉到夜前的模糊的黑暗中，遠遠的槍聲，無間斷地響來。

轉入山峽的內側。打壞了的公路。崩壞了的小川的木橋。無數的榴彈車在那邊邊翻，被遺棄了。

「拋了這末多的東西逃了。」

「今天去的地方是很臭的哪。七亂八糟的殺了些馬在那裏。」

林參謀開頭，浩然地走去。

月還未出的公路。

前進，又前進。

時時追過那些用槓子吭唷吭唷的挑起子彈箱前去的小隊的輜重隊。

「最初看見這個的時候，真驚異得很。竟是用肩膊運子彈的呀。」

敏川同志深感着，說。

「噫，那傢伙真喫不消呀，哈哈哈哈哈。」

櫻井同志也笑出聲來。

「那樣重麼？」

「會令你呻喚起來的。」

「日本軍用什麼運呢？」

「馬或者車。用人運的事，還是第一次看見呢。」

盡了忍苦耐勞之極，用肉體來補助機械力之不足。這就是民族抗戰哪。

前進，又前進。

的確，今天的戰鬥似乎很激烈。砲聲不絕。迸流似的子彈的響聲，一瞬也沒間斷。漸次的接近這些音響，一看，在北西方黑藍色的穹蒼上，奧里昂（Orion）星座冷寂的輝耀着。

不久，走進丘陵的陰處。捲繞着環抱着丘陵的公路，在彈道的死角的陰處，我們遇着了大隊機械出動的戰車。轟轟！……蓋過來的恐怖的響聲的威脅。巨大的鋼鐵的怪物。這傢伙吐來。祇要一想像到這，也是恐怖的。

警戒兵在叫什麼。林參謀用冷靜的聲音答道：「師部。」

「今晚上怎樣呢？」

「沒有變化。白天，這土岡上落過砲彈的，要當心一點。」

「晚上也打的麼？」

「晚上沒有打。」

「辛苦了。」

從這裏，小路沿着丘陵的土壁向右上。我們走上去了。在小松的丘陵上曲折着，在彈道中進行着。戰車的聲音，在黑暗中轟然地沉重地響着。很可怕的。越走遠，越走遠，但祇要一到山岡的高處，反而覺得那傢伙更近了些，威脅似的響來。簡直是那漆黑的怪物，似乎馬上就要躍翻小松，露出姿影一般來的吼嚮。

「不要抽噎。這一帶似乎是恰當着彈道的路線的。」

林參謀注意道。默默地理過山岡。

「似乎戰車要出動了。」後面，不知誰低聲地說。

低地·谷間的水田。一條細小的畦道，沿着剛走過的山岡腳下，向西南，又向西南，丘陵切斷，一下展開來的水田。左手望着直走九塘的公路的平原，右手，那從六〇高地來的連接着的、或伸着手脚、或縮着手脚的低矮的山脈，黑暗無聲。而其中，有一支脈，畫着弧線，遮着兩基羅左右的前方。砲彈和槍聲，因為失去了障礙的原故罷，從那上面，一下喧鬧地響了過來。

走出平地，人們的脚自然地踏快起來。

「討抗戰的光，中國是進步了呢。」

林參謀帶着忘了這是什麼地方的一種毫不在乎的神氣說。

「就取科學這件事來看罷……連老百姓也知道了從未見過的什麼戰車，什麼飛機之類的東西了哪。」

「真的，連那種東西的味道也返來覆去地嘗過了呀，哈哈……」
林參謀也笑了。

我着實地回想了民族解放戰爭的真象。

——用肩頭挑起子彈箱前進的兵士。而一面又是極恐怖的戰車的活動。在極可憐的原始性的入體的努力的傍邊，又有最近代的科學並肩前進着。一切都不均衡。一切都不整齊。政治、社會、軍事——複雜之至的多样性。然而這一切，都被一股巨大的洪流似的意志所推動着。逆着這股洪流的侵略軍，連其自誇着精良的近代武器，手脚也被攫取去了。

默默地，帶着牛也似的忍耐力，運着重担的臉孔、臉孔、臉孔，——沉重的表情。是誰推動着歷史的呢？某種文明人的眼睛，我不應想起來了。

「噫，這，那能成野蠻！」那眼睛似乎在說。直到現在，我是常常遇過那樣的面孔的。那鼻土拖着歐洲人的文明，那眼孔瞧着「黃色人種」。恐怕那眼睛，在這沉重的可怕的努力中，祇能看着照例的東洋的「苦力」的罷。哼！現在看你那樣兒！

——我的心中，憤然地湧出戰鬥來。——我的心中看出來的不是「苦力」——那是歷史！那是偉大的東洋的姿態！

不錯，洪流內是浮着各種各樣的東西的。但一切的不平均，一切的複雜，都朝這三個方向奔。見着這奔流着的一段木片渣滓，你想說的話，就說：這是白樹果在渣滓中已經了。

我們見着的是東洋的洋洋洪流。這洪流包含着一切的不均衡，而在進步這一意志下統一起來。

「呀！這氣味難受！」

突然，起了擤鼻子的叫聲。

「雞聞罷。這就是馬的尸骸氣味哪。」

走在前頭，林參謀在黑暗中這樣說明。

真的，我們走進到透不過氣來的惡臭中。噫，真地難受。臭極了。

「是馬麼？……不是人罷。」

「馬上會看見的。連小馬房內的也殺掉跑了呢。」

這真够受。連皮膚也浸透進來的惡臭。在黑暗中滿瀰着的。

據說整個村子都是這種腐臭。真的，越走這氣味越濃起來。

我們踏上那雜亂地鋪着石梯的坡道了。

先前發出激烈的槍聲來的山，就在鼻前。一團簇黑的人家，在山蔭處露出來。一逼近，

從那裏，也有一股更厲害的惡臭強烈地流出來。

「這裏似乎是住過隊本部什麼的。把堆東西的屋做成小馬房，據說馬殺死了還沒有收檢呢。」

「去看看罷。」

頑皮的廖同志，馬上走到民房門口去。一個似乎剛從山上把傷兵的担架運下來的衛生兵，在歇氣。臭極了。

「馬房在這內面麼？」

衛生兵拾起詫異的面孔回答說，內面死了三四。

「算了罷，算了罷！死了的馬，就看又有什麼呢。」

並不回答捏着鼻子這未制止的我，廖同志獨自走進屋內去了。不久，——充分地滿足了好奇心，才又走了出來。他毫不介意地向那不願等待而露着不愉快的面孔的數參謀一老一

實地偏着頭說道：

「爲什麼要幹這種無益的事呢？重重疊疊的死着的是。」

「好，好，走罷！」我不耐起來，說了。

又走上黑闇的坡路，今晚的確充滿了殺氣。由於限前的屏風似的遮蔽，槍聲祇微微聽見。但是新的部隊增援了罷，山蔭中，竟是那末殺氣騰騰的。似乎已近敵前，兵點聲響也不發，即在晚上也把偽裝的樹枝等紮在槍上的士兵們，繞着山，從我們的面前移動過去。山麓邊，則有一隊兵，蓋起麥藁，或蜷縮在毛氈內，待着命令。睡着。有時也有攔住走近的我們，詢問情報的人。

「你們是哪一個部隊？」

林參謀問了。士兵們也在回答。

「團部在什麼地方？」

兵士露出不知道的面孔。

去找找電信兵來：說罷，林參謀的姿影消逝了。隔了一會，才反回來。

「上去罷。據說團長會打發人來迎接的。」

山是那粗糙的崩落下來的砂混着的坡路。受不住脚的踏踩，常常崩潰着。運機械的動務

兵辛苦地喘着氣落後了。

走近頂上，走在前頭的林參謀向上面叫道：「

「是團部來的麼？」

「是的。」

從黑闇中，有人走下來，——是傳令兵。

不久，又往上走。追着林參謀的腳踵上走。到了。是頂上。喘着氣，一看四周，原來是一個幾無保障的沒有遮掩的禿山頭。幾乎使我們不覺彎下腰來。兩翼和後方的平地，全都展露着。在山頂的偏南的半腰處，像訂造似的，有剃了頭髮般的小松樹，遮住戰壕生着。團部就在那戰壕稍下面處的幾株小松的蔭處的小穴內。上起刺刀的衛兵。從那內面，應着傳令聲。有「啊，歡迎！歡迎！」的滿含精神的聲音傳出來。

隨着林參謀的引導，走近洞穴的進口。穴中的主人，很高興地從內面伸出手來，握了手。賊賊察察的爬出來的，這一個血氣方剛的生着短鬚的團險的青年長官。他應着林參謀的質問，一氣地說明了戰況。

「沒有幾多敵人了。」

「這面的山呢？」

「是我們的。」

「在平地上呢？」

「都是我們的。敵人在不停地退却着。祇在前面六百公尺的小山上，還有一個中隊了。把這消滅了，第一線就可以一直進到前方。很容易的。那小山的對面的山，今天也是我們的部隊佔領了。在白天，從九塘那面打來了很多大砲。那一帶，滿面都落過砲彈的。」

「不要緊麼，在這樣的禿山上？」廖同志環顧了周圍。但擦說：這是內側，而且是在戰壕內面，所以不要緊，沒有那樣容易被打中的。對這滿身是力量的話，我倒反而不意地感到不安了。

「有戰利品麼？」

林參謀微微笑臉，問：

「坦克車砲和——」

「不，小點的東西？」

於是他這才像一下想起了似的，跳下穴內去，從外套內取出一件什麼東西來。

「得着了一架照像機。像是很好的東西，看一看罷。」

一下，廖同志以照例的孩子般的好奇心，奪了過來。打開機械，翻來覆去的玩弄着。像馬上就要弄壞一樣。在傍邊，青年團長偏着頭說道：「如何呀，是好的麼？不大像是軍隊用的。似乎是有從軍的新聞記者之類來過的。」

「好，——到外面去看罷。」

他取回照像機，拿起來，又收檢到洞穴內去了。我們隨着他出去。在外面的斜面上，同志們等着。團長浩然地走在前頭，到頂上的戰壕前去了。

是偉大的夜景，海一般的大陸的波濤。而這，在星空下，直到地面線，都現出黑藍色，重疊着。在那底下——現在是時時間斷着的槍聲的交射。機關槍。是手榴彈聲，在其間，渾然地吐出火光，傳過爆音來。團長回過頭來，用手指道：

「那是四四一高地。是日本軍的。」

距離約有六〇〇公尺罷。明顯地與我們站着的山對峙着，在夜湖上，幽隱的浮在那裏。似乎滿生着茅草和蘆竹之類一樣，在稀薄的夜霧中，畫着柔毛般的線，在頂上，看得出有灰白的稀疏的小松，成排的長着。簡直像一隻拋了錨的大船。從西北到南，——如包圍着船的防波堤似的，有丘陵圓地圍繞着。這是從我們的山頂的同脈的連接地的丘陵，而這一切的山，現在統是被中國軍佔領了的。

日本軍三方面被包圍着。祇有東南的低地、面着公路的一線是開放的，而就在那一帶，現在似乎是必死地繼續抵抗着。這時，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那從四四一高地的山後面，灰白的渾渾地上昇起來的焚火一般的烟子。如是焚火，似稍大了。這烟子傳過那柔毛般的山的側面，直向星空騰去。時時看得出火舌。次乎逐漸在擴大中。

「是失火麼？」

我說。於是團長說明了。

「不，那是燒的火，防敵人乘着黑暗逃脫的。」

不錯，也有這樣的手段。從側面，又有烟子上昇了。白色的烟。似乎還有火的爆炸聲。

「啊！鑽，已經完了！像包圍了的狐狸。」

根井同志帶着發驚的聲音說。煙也似的，烟子逐漸變濃，一搖一閃的向山頂爬去。

「到明天就全收拾完了。」

「同志諸君！馬上幹罷！我們在今晚上就收拾完哪。」

同志們笑了。團長不懂得我們開的玩笑，問：是什麼事？而待戴參謀通譯後，他也失笑

「就在這裏幹麼？如果什麼的話，就在我這洞內幹也可以。」

「那不錯。在那掩蔽內幹的話，點起蠟燭來也不礙事的。」

「怎樣呢？」

團長抬起頭來，環視着同志們。

「假若諸君內面有人去的話，和我一道走到警戒陣地去幹罷。用肉體來對談怎樣呀？不過要喫點手榴彈也說不定。」

「我去罷。」

坂本同志說着，就慢慢地走上前去了。

團長鼓起眼睛，高興地看着他。

「算了算了。」我笑着制止了。「在這次的工作中間，照着規約自重一點罷。」

「不要緊的。至多也不過是步槍和機關槍罷了。……打來的話，把頭低下就行的。」

「不行，不行。」

「不過既然在約我們去，不去也覺奇怪罷。」

「喂，大家，不幹了麼！儘那末談着什麼呀！喂，幹哪，幹哪！」廖同志不知誤會了什

麼，大聲說道。

「不是在說幹的麼！黨能的人太多了哪！」

而就在這時，一下，廖同志失了腳，橫倒到戰壕內去了。我不覺喫驚起來。

「不要緊麼？沒有受着傷？」——你看，隨便亂站着方向，腳下是會動搖起來的。」

人們扶了起來的廖同志，邊拍着灰，邊不好意思似的，說道：

「是的！正如總司令所說！聽總司令的命令罷，諸君！」

廖同志作介紹演說的時候，叭呀叭的，打來了五六發步槍的瞄準射擊。

坐在發音箱的土蔭處的南部同志，回過頭來向我說道：

「打來了哪。嗤呀嗤的子彈聲音聽到沒有？」

「瞄準是相當正確的。在晚上，有這遠的距離……老戰友諸君，手還不錯呀。」

鮎川同志笑着，佩服了。

但，那以後，射擊便停止了。開初的射擊，大致把中國話的廣播，誤認爲是指揮官的命令了罷。

林參謀、戴參謀、團長——三人離開發音箱十公尺，在死角的小竹叢脚下佔着陣地。他們盤脚打坐，把槍聲當風似的，毫不介意的談着什麼。血氣旺盛的團長的顏色，似乎以爲今晚大致可以藉這玩意兒不致再單調了一樣，看來是無精打來的。

照例的順序，我首先曠播了，從土穴中回到山頂來觀察日本軍的陣地，——

平和的夜。散亂的星羣。沉於薄霧中的羣山。靜寂的陣地。悠然的戰場。圓圓的四四一高地上的白烟，完全像畫一般的靜寂，繚繞上來。然而，在日本軍的陣地，眼雖不能看見，恐怕由於這白烟而攪起焦燥的恐慌了的罷。

任何時到戰場都意外感覺的，——便是戰場的這種靜寂。這或者是由於夜的加深，兩軍的活動到了收場的時候了麼？在離火線一步遠的地方，那般激烈過來的戰鬥聲音，竟像被抹掉了似的，完全感不到了。

「戰爭這傢伙，竟是寂寞得悲感的東西哪。」

我坐在砂地上，向播完歸來的鮎川同志這末說。於是鮎川同志也在傍邊坐下了。

「那，你對戰爭有什麼感想麼。」

「沒有什麼感想。祇覺得這是一種渺小的東西。也許是因爲背景太大了罷。」

「那還是因爲沒有嘗到真正的味道哪。到激戰的時候，並不是那末優柔的東西。子彈不斷地從耳邊噓呀噓的飛起來，那才是不怎麼好玩的。」

「也許是那樣的罷。」

「這種悖然的風景。是完全看不到的。啊……」他不轉眼地望著周圍的低地。「我對於中國軍這面之有這樣的餘裕，……完全想也不會想過。原是什麼也不知道呀。第一，這也完全是受了軍部的那種烏烟瘴氣的熱鬧的宣傳所致。真的，宣傳家們真是毫無責任。像那樣說來，當然是會以為中國軍的內面是完全亂七八糟的呀。……總之，這算討光，日本軍的戰線看見了，中國軍的戰線也看見了。」

他笑着，環顧了四周。

「你看，竟是那個樣子呀。」他說。

一看，一個肩揹着槍的休息中的兵，慢慢地向着那發出聲音來的地點走去了。一點沒有警戒敵彈的樣子。簡直是在聊以解愁。

「剛才對他說是危險的，但反而板起不高興的面孔，鼓碌鼓碌地望着我呢。」

於是我叫那兵不要走近箱去。但他仍然話也不答。待看完了那把戲後，才又從竹藪中慢慢地走了出來。

「戴先生，請向士兵們注意一下罷。發雷箱總是會有子彈飛來的。」

於是戴參謀向團長傳達說：「陳地先生是在這未注意。」但被團長注意了，兵却說道：「打不中的。」團長祇好「隨你去罷」似的，手撐著頭，苦笑了。

「沒有辦法，真是。太渺視了。……其實，這不知是大胆，或是疎忽，我覺得到了這邊後，才知道了這次中國軍的徒然的損傷之多的理由了。」

鮎川同志喟然地說。我祇有苦笑。

這也可以說是一種麻痺。浴着壓倒性的機械力的優勢的帝國主義的軍隊的砲彈，毫不畏懼地繼續抗戰過來的士兵，是失掉了在這優越的戰況下也有子彈飛着的感覺了。當初，我之所以對戰場的空氣意識到一種不安和驚異，也確是由於這種彌漫着的麻痺的空氣。這就是戰場感。我對士兵們的馬虎，反而不能不感到一種戰場的壓迫。

士兵抱着昂然的態度。但這也並不是想誇耀自己從死什麼的走過來了的那種意識。這祇是一種一切都是當然的，一切都是倦怠的態度。對一個外來的人，這的確使其感覺奇怪，不慣和不安。最初到賓陽……在賓陽的塵土彌漫的原野上驅車走過的時候，——我總不能把這種感覺除掉。——黑闇、發動機的聲音、頭燈的無言的威脅……一留意，部隊、不斷的人，

從通過的車傍，逐漸逐漸的被後面的黑闇吞蝕下去。……哨兵所、眼到刺刀的光芒上來的紅燈籠、人的面孔。那些倦怠的、憂鬱的面孔，一切都是感到無聊的、疲勞的面孔。在我是一種駭然的緊張的刺刀的血一般的閃亮，在他們，似乎也不外是一種難於消逝的倦怠符號。無論是灰塵彌漫的原野或山嶺，都滿面地支配着這種倦怠。被期待磨光了的神經，爲這種倦怠所擊敗，到就寢的時候，疲勞得意識也騷擾起來了。幾天來的這種疲勞的海。我的意識，如個人角力似的緊張着。然而，終於不知不覺地我也把這疲勞習慣了。我自身已快成了這平凡的戰場的一部。到一意識到時，我已經沒有疲勞了。最初感到的，對我這樣神經衰弱的人，如他人的事似的，毫無關係的那種戰場的沉鬱，其實，也就正是戰場、戰爭生活、軍隊這傢伙：我這樣回想了。

這樣，無論如何的砲彈的悲鳴，激烈的敵襲什麼的，都不是驚心動魄的東西，而如工人向着機械時一樣，能够沉着應付的那種戰場的生活者完成起來了。在戰場，連死也是平常的。所有的，祇是頑強的抗戰，民族保衛的昂然意識。這種意識，與我們從來憤然而起的悲壯的意識，柔弱的神經的興奮等完全不同，而是走着既定之道的人的當然而毫不驚奇的脚步的

自覺。

我在胸中對戰場打了招呼。於是，戰場便現成是很可親愛的東西了。我又用一種微笑的親熱的眼睛，看那帶起刺刀慢慢地走過的兵。而那兵幾乎要說「那邊什麼」似的，抑鬱地走開了。

播音機還在黑暗中繼續叫着。這次是歌。是櫻非同志在唱。

在寥闊的靜寂的海島似的展望中，一個人的聲音，如特別添加了寂寞一樣的唱着。流彈在空中噓地一聲飛過了。

團長在打呵欠。

「怎樣呢，完了麼？」

我向那咳着痰，潤着喉頭，從土穴中出來的櫻非同志問。

「是的……今天不行……最初的發音稍高了一點，聲音……失敗了。」

「統統完了麼？」

「是的。」

「好！讓我再去搖灌他們罷。」

我笑着站了起來。抑着喉嚨笑着的櫻井同志，與我擦身而過，走上發音箱後面去了。我邊走下土穴，邊想起崑崙關戰壕內的題的字來。啊，他們的心中是如何地悲痛着的呀。鮎川同志也說過——想起來，我們的廣播是殘酷的……請輕輕放下罷：他們說不定是這末恨着的罷。

我決不輕輕放下。弟兄；決不輕輕放下。

「把發電機轉動起來！」

於是，發電機嘰呀嘰的迴響了。我吹熄了蠟燭。面着土壁的黑暗，那些痛苦地擎着槍，彼此話不說，靜想着的士兵們的沉痛的面孔，鮮明地浮到我的眼上來。他們已經很知道我們是日本人。這的確是知道的。不特如此，他們也許還在無所依恃的圍攻中，每夜都期待着，不知今晚我們又將在何處出現的罷。

弟兄們！硬一點罷！

我用斥責似的調子，說起來了。

我用劈頭作斥的調子說了，——琴出勇氣來，弟兄！簡直沒有點硬骨氣呀！我是那末想着的。如果不服這話的話，直截了當的向發聲的地方打來罷！打來看罷！恐怕不會打的！我決不會輕輕放下的！輕輕放下，那就不是對你們的真正的愛情：——我以這樣的心境繼續說了。

我又說了看過機關槍陣地內的題字的事，——弟兄們，你們的心境，我知道，真正的心境，很知道。你們好好地回答了。謝謝你們！謝謝你們！眼淚都流了。……你們不是那末理解了麼！不完全明瞭了事情的麼！……今天，同志們也嘶着聲音向你們講了。弟兄，你們是懂了講的話的意思的罷。應當是很懂得的！但僅僅懂得是不行的呀！輕輕放下是不行的呀！我們同志們每天晚上這樣地出現在諸君的槍口之前，你們以為是爲了什麼呀！弟兄，這決不是多事！這決不是爲了使你們難受！這決不是爲了來說着玩的噯！請想想我們的心罷！想想我們看到那希望我們不要說的同胞的軟骨頭時的悲哀罷！

——弟兄！懂得槍的方向麼？槍是對着敵人放的呀！從華北打到諾蒙坎，終於打到這次的冒險的危險中來，……怎樣呀，還不知槍的打法麼！槍是打敵人的呀！敵人是在你們的後

面！是把你們和家族迫着往死地去的那些傢伙呀！

「不要打仗！怠工罷！不要打那和共同的敵人戰鬥着的中國的弟兄們！把槍向空中放！弟兄互相殘殺，那祇有使那些傢伙們高興。……中國弟兄們，也決不是願意打你們的，但你們既然打來，才爲着自衛，才不能不回手！那末就把那些叫你們『前進，前進！』的人幹掉罷！」

「祇向着空中放，還是不行的！怎樣呀，槍的用法懂得了麼，弟兄！我把話截斷了。在說話中，依然沒有射擊。今晚上一定是什麼都決掉了餘裕，在黑闇的土洞中，捏着擴音機，我祇聽到自己的聲音。如祇有我個人一樣。我隨便地任意地講。突然……一個想像浮上心頭來：

「他們能够打麼？假如我——聲音的主人，現在突然出現到他們的槍口前面的話。

「弟兄！」我被壓倒般的氣勢驅使着，又這樣叫了。

「弟兄！懂得了槍的打法麼？我問你們。如何呀，懂得了麼？或者……究竟怎樣呢？

「對我的話反對麼？反對就說反對罷！今晚上……」

「我橫釐……好，我是站在這裏的。反對的話，就對準聲音，一齊射擊罷！打！好好地打呀！」

我怒罵了。

「打呀！不要客氣，弟兄！」

一發也沒有，我等著，但仍是不見打。一槍也沒有發。我安心下來，捏着擴聲機，哈哈大笑。

「弟兄，知道了！好的，你們沒有打。親愛的弟兄諸君，你們的心境知道。謝謝！不要忘去了敵人。不要忘去了槍的用法罷！」

我放下擴聲機，一看傍邊，不知什麼時候，盧同志也走來和我並同蹲着，他嘆息一聲，笑了出來，模仿着我的聲音：

「打呀！打呀！打呀！不要客氣……哈哈……」

一月四日。

飛機一早就在頭上飛着。閃在陽光上，完全是透明似的。

在竹叢中，我們午睡了。農人們放着的水中，呼呀呼的吹着鼻子，——毫無其事地，踐踏着蘆竹，嚼嚼着細草。我們優閑地仰天望着。

突然飛機繞下來了！跟着，一下栽來，轟然一聲，羣山都震動了。繼續又翔了上去，但却並不從小山上飛走。祇大大地迴旋着。

來了，來了，又一下栽了下來，轟！全山又打着抖，響動了。

很近。但我們完全習慣得對這毫不感覺興趣，祇仰望着，動也不想動一下。戴參謀到竹叢中來找我們了。

「諸位！」他叫了。照例地泛着溫和的微笑。

「九塘打下了哪！」

「打下了麼——」廖同志說。

我迎着走來的戴參謀，又回顧同志們，高興地說道：「如何呢，真了不得呀！」九塘的陷落，已經是知道的；那早就成爲我的一種意念了。

「九塘的日本軍一直退下去了。今晚上又要前進很遠的哪。」

「昨晚上的山怎樣了？」坂本同志問。

「自然完全退走了。」戴參謀用勁答道。

然而，一聽着這，鮎川同志和南部同志一齊發出了失望的聲音：

「什麼，放走了麼……」

「把那些傢伙放脫了，真是……」

戴參謀比較地看了看兩人，露出與自己的期待相反而落魄了的面孔。一瞬，又變成了完全想也不會想到，而自己的責任突然被糾纏了的面孔了。但南部同志却不留意到這個，祇可憐地，撓起嘴，向我訴說道：

「真不行，是那樣的幹法……用不着慢慢地來的呀，對那樣的東西。一下衝進去就行的。悠然地，無論什麼時候，都遠遠地圍繞着，所以被逃脫了呀。那樣的東西，在昨天，一晚上解決了就行了。」

戴參謀望着廖同志的臉，樣子似乎連話也說不出來。在那傍邊，背着臉的坂本同志，還

時才泛着靜靜的微笑，緩緩地這樣說道：

「單看那座山也還是不明白的。如不看附近是怎樣的配備。……說不定是一下衝不進去的原故呀。」

「但是——」

「乘着暗夜，偷偷地逃出去了罷。」廖同志也這末說。

「算了罷，算了罷，就讓他逃掉罷。」我笑着說了。「讓他活着還好些。慢慢地團聚起來，讓咱們接收好了。」

「對了！」撓着嘴，廖同志對同志們說服道，「就互相殘殺着，也是無味的！那不過是徒然的犧牲。讓他活着的話，就會統統是我們的了。」

我笑着，同志們也才望着那骨碌碌地轉動着頭皮的眼睛的廖同志，勉強笑了。

「總之是了不得。又退却了。看來，我們是所向無敵的呀。」

「那末，今晚上，卡車又要向前了罷。」櫻井同志應聲說道。

「當然的。每天平均前進五公里。照這樣，在一星期內，就會到梅爾的。」

戴參謀回復到平時的溫和的面孔，笑了。

這樣，我向吳參謀處長預約的到九塘奪回爲止，恰恰對頭。——總算是在我滯在期內完成了。

「廖先生……今晚上無論如何要去幹一幹！這是我的最後參加哪。請打個電話給吳處長。到重慶的飛機已經是有了一的罷。」

「嗯，馬上打。終於達到預約了呢，總司令閣下。」

不久，爲明天的我的車的交涉和打電話計，廖同志到司令部去了。我們和戴參謀一同走到照例的山窪中去，又開始資料的調查。

在午飯時，中央社的記者和照像師來訪問。據說要把我們這無敵部隊的工作收到Cinema內去。要照工作場面……那因爲是在晚上，不行的，那末，就來一個模擬演習麼……在談話之後，廖同志這末說。

「那末，就單拍一個照罷？」

「好的，那來，急驟地動身！準備好後，今天就那個樣子行了。午後三時就從這裏出發；不然，前線會走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我們準備完結，剛把機器搬到外面時，飛機的聲音又從頭上聽見了。出現了三架。這回，筆直從頭上飛過，向柳州方面去了。

「輕轟炸機。到那裏去呀？……那個方向。」

南都同志在我的傍邊，說：

「會到桂林的罷，哈哈——」

「不致於——」

「是的。……」

「你，桂林究竟在什麼方向，知道麼？」

「大致知道的。」

「那末，說來看看。」

我們之開始了這樣的問答，是因爲我想起了：昨夜下山，在途上，大家走迷了丘陵，要

失掉了走那公路時的事。但總之公路的位置是知道的，所以那時我對作引導的說走那個方向的路。不，不是走那邊！他這末說着，轉來轉去的，環視着周圍。不會錯；我，是知道方向的。於是我排開那難於決斷的兵，走到前面來。大家很懷疑似的也跟在後面。這樣，不久便走上見過的正確的道路上來了。——啊，你真了不得；是怎末知道的呢？作引導的這末佩服了。——自然知道；我麼，我是看星子的，星子的地位是一定的。……星，像靜夜的眼睛似的，滿面地眨動着的。於是，這回鮎川同志一老一實地問了起來：「那末，是看着哪一顆星知道的呢？可以教我麼？」

「噫……是的。你，有一顆大的傢伙是什麼星，你知道麼？那是金星呀。」我邊轉來轉去地找子出來，邊說道。

「金星是怎樣找出來的？」

「那……現在這樣的時刻，是在西方的呀。」

「那，……還不是先知道方向，然後再來看星座的麼，哈哈……」

我們在黑暗的夜晚，愉快相互笑了。……

「是這個方向麼？」這時，南部同志舉起手，指着他的「桂林」來。

但那，完全是估錯了的東南方。

「哈哈哈哈哈，不要瞎來罷，你是當過幾年的兵來的！朝那方向去試試看，會走到日本軍內面去的呀！」

「真的麼？」

「當然真的！」

「那不是昨天的星斗的口子麼？」

「瞎說！現在是幾點鐘，太陽每天是從那裏出來的！」

「是從這面，……是的嗎……哈哈哈哈哈。」

在等待的餘暇中，照像師已經準備好機器；廖同志大聲地從山岡蔭下的樹林下叫了：

「喂！拍照了！在幹什麼呀，同盟員諸君！」

機械組的佐佐木同志，已經實際地照樣準備好了，櫻井同志在發電機傍邊等待着。坂本

同志拿着手槍，站在斜前方，就了護衛的位置。我拿着了擴聲機。

留意！——照像師嚓的一聲按了機器。

拍完了照。很稀奇地到後面來看的老百姓和士兵。有這樣的老人還留在這樣的地方——長着灰色的長鬚，拄着手杖，一拐一拐的……於是我向他問道：「怎樣呢，沒有透麼！」老人諾諾連聲，點頭笑了。這時鏡頭對着我們，嚓的一聲，用快鏡收進去了。

今天因為要到九塘前方，我們的卡車在四點鐘就出發了。越過楓箐關，在九塘附近下車。據說日本軍還在近郊抵抗。

夕陽留下小松的影子，在赤土的斜面上，紅紅地映着。今晚也是美麗地晴透了的星夜。我們直浴着如血般的掛在山邊的太陽，向前進行。小橋打落了，上面是用松木棒剛搭好了的假橋。

通過皮鞋，舒服地感到柔和的赤土，我很快樂。

在一週間中，我們的工作隊引起了預想外的衝動。在日本軍的戰線上，自不用說，即在中國軍隊這面，現在已全部知道了我們，而成了一種興奮的話題。但這是說我們究竟能怎樣

多的事呢；這是說我們在這短期間內，究竟作過了什麼呢。我們被專車運送着，用專車每天回宿舍；幾乎在無所謂痛苦的條件下，然悉然地繼續了工作。中國軍當局過分徵待我們了。在我們的限上，沒有看不見那忍耐着可憐的困苦，繼續着無休息的戰鬥的中國軍的將士們的。他們說：你們是援助中國的國際友人，所以是應當的。但究竟誰是在被援助，誰是在援助的呢？我們，日本人，日本人民，曾有過一次在這樣有利的條件和保護之下，公然地向同胞說過真實的話的機會的麼！有倒於兇力下的同志們，有呻吟於牢獄中的同志們，也有失了蹤而不知去向了的同志們。老朋友們的面孔，依次依次地被喚起來了。我充滿了榮耀的喜悦。——同志們……現在和我一同走的，這是新同志呀。我在這裏，……你們是惦念我的行蹤，一直就心過來的。但我在這侵略戰爭的戰火中發現出新同志來了！都是了不得的同志，請看罷！

我帶着一種與在國內苦鬥着的同志們對着面的氣氛，這末空想着。

我也在心中畫着一種近在數日後的，在重慶的與中國同志們的會面。他們將會圍繞着似的迎接我。他們會露着驚異和感動，「真了不得呀！」這末圍着我。但是，究竟什麼是真了

不得的呢！

這，不正是我們從中國政府得到無上的優厚的援助罷了麼！

這，不祇是完全照文照字的，中國把我們當成「友人」，不，當成稍過於「客人」了的友人來待遇罷了麼！

這是，我要以滿心的歡喜叫出如後一事來：——了不得！自然是的，真了不得！是我們的友情真了不得呀！這樣的事，是用不着怎樣驚異的呀！這祇不外是我們的友情所產生出來的一點兒小小奇蹟罷了呀！我們儘可以更抱起自信來！偉大的！了不得的事情，決不是夢！兩民族的偉大的「友情」所創造出來的光耀的東亞，決不是很遠的將來的！

我們同志的組織、日本人同志的組織，被這民族的友情培養着，馬上將其手脚伸到全大陸上去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罷！

這短期間內所經驗過來的各種各樣的事件和印象，我逐次逐次地想起來了。

越南的被小松遮蔽着的赤土的山、緋紅的夕陽、遷江的青墨色的水流、滿面枯草的岩石

的山。

林參謀長的嚴肅的慈顏，吳參謀處長的親熱的笑面，在那裏面浮現出來了。

其次，那星夜，那靜靜的星的海，槍火，火花般的槍火！

不懂語言，用滿面親熱的臉包圍着我們的中國士兵們。他們似乎在說：請理解我們罷，我們對你們，是抱着衷心的友情的。而且他們在無意中，浩然地誇示了：——我們決不會敗，請看罷，我們有槍，我們是保衛民族的勇士呀。

我不意想起昨夜在山下的一樁小事來：

戴參謀向走近傍邊來的一位士兵問道：「如何呀，你們？」於是那兵提着槍，大大地發揮起氣憤來。簡直似乎在說請聽罷一樣。於是我和南部同志、鮎川同志也到傍邊去聽了。這似乎是一個老兵。像在講戰況和這次戰爭的誇功話。……輕輕地帶笑聽着的戴參謀，不久一下露出駭異的面孔：

「什麼！什麼，你說殺麼！」

「還有讓他們活的！自然要殺掉。忘八蛋，能寬恕他們麼！」

戴參謀露出這真摯的面孔，苦笑着，搖擺了手：

「那不行，不行！那樣做不行！那是你錯的！」

戴參謀浮着狼狽的微笑，望着我。

「在說什麼呀。」

「哈哈……在拚命說縱然抓住俘虜，也不會饒恕呀。」

他又回過身去，對兵說教道：「——請看這些人罷，都是日本人罷；日本的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兵露出了爲難的面孔。掉過臉去，好像手脚無所措，馬上露出自己失敗了的顏色，走開了。」

「那，如果不像那樣的話！如果沒有那樣的仇敵心的話，是不能打仗的呢。加勁幹罷」

「」
南部同志這末說了。鮎川同志則苦笑着，說：「反之，如果打敗了的話，那可不成哪」

「」
這樣的事件，——這些昂然的士兵——一切都使我高興地微笑了。

「鹿地先生！」突然一個喊聲，把我從回想中叫醒過來。原來，我是站在同志們的前頭

用着隨意的步調，悠然地走着的。回首一望，不知是誰，有一羣長官，在公路上和同志們一同站着。戴參謀追了過來，在叫我。

「是X師的師長。據說要見一見你。」

把走回來的我的手，師長走出人羣，緊緊捏着了。是一位身材矮小，但看來却很精幹，而且是稀有的帶智慧的軍人。他在年輕的臉上，滿浮着親熱，向我們談起來。據戴參謀長說，他是在德國留學很久的一位新軍人，廖同志給我當翻譯——

「聽說先生來了，就很想見一見的。真是好機會。」

明朗的快活的親熱，很使我快樂。

「剛到前線去視察了回來。好的，——我們一同走到那面去罷。」

於是，他邊走邊談起來：——

「對你的工作，我們都是很感動的。這次的戰事，實際上，對貴國的人民大眾，真感覺難過。今天也是有過相當激烈的戰鬥的。在奪回來的陣地上，兩方的戰死者縱橫交錯着。俘獲了很多日記及其他文獻，而一想到士兵們的心境，連我們也真不能不流了眼淚。在日中記

，沒有一個不流露着懷鄉的情緒的。其次，在土穴中還寫得有各種各樣的文字。……想着這些人的心境，似乎惹得我們也要哭一樣。戰死者和中國士兵一樣，都好好地埋葬了的。請放心罷。」

我抑制着感動，厚厚地感謝了年輕的師長。

太陽落下，四周冷寂地被暗影包圍了。

與××師師長分別過後，在等待引導兵的當中，戴參謀，偏偏頭，說道：

「嗯，祇有一件事是不可思議的。打了這樣的激戰，……拋棄了這樣多的戰死者，而負傷者却完全沒有呀。……大家都在感覺奇怪呢。想來，是統統殺掉之後送了財器。」

「不曉得怎樣。……恐不至於……。」

「殺是不會的。」鮎川同志說。

「但一個負傷的也沒見到呀。」

「那，殺的事，有也是有的，僅據我所知道的——」我回想起來，說。的確有把傳染病

患者當成作戰的障礙而加以毒殺的例。又對於負傷的，在戰友們看不到的地方，澆上汽油來燒死的事，也時時有過。似乎，這樣的事，大致是使僞兵來幹的。我在很早以前，曾聽見一個反正過來的東北僞軍的師團參謀說過他所親見的實例。據說：當時有一個傷兵從懷中取出四百元來，說：「救救我罷，這個錢請你們拿去用。」並合掌懇求了，但說因為這是一命令，還是燒掉了。看着那種樣子，連自己也不忍轉眼過去看一看。

「但是呀……在戰友的士兵們所能知道的地方，是不會有的罷。日本人民並沒有奴隸到了那個程度，同時那些傢伙也不是那樣非政治性的。」

「那當然是的。如果知道有那樣的事，一個也不會來打仗的。」鮎川同志這樣回應說，「被遺留下來的時候，傷兵自殺的事却是很多的。在日本軍，是會幹的。因為大家都以為存廢什麼的，是最大的不名譽呀。非運氣很壞的時候，一有餘裕就會幹的。」

「自殺的事，是幹的。」南部同志也點頭了，「無論怎樣，這戰爭總是殘酷的。」戴參謀也說是的，隨又附加說道：「僞軍似乎也到了桂南來。」

我不意想起在一本書上讀過的，關於奴隸佔有制度時代的「既能買賣，也有屠殺權利」

的奴隸佔有者的定義來。在封建時代，這已經沒有了。連腰膝的奴隸佔有者，也知道：要誘起奴隸的自動的服役，把身分上的依賴，多少解放一點是有利的。在「君臣一體」的這個無比的團體的半封建的帝國主義日本，自然，人民還是十全十足的……拖着那拍於天皇手上的身分依賴的鎖鍊的……但却又是使他們抱起：作爲「民草」，以自動地去做「赴湯蹈火」的服役爲光榮的觀念的。然而，在眼所看不見的地方呢！——「既能買賣，也能有屠殺的權利的。」

中國的一位師長却說，那些不幸的同胞，「是細心地埋葬了的，請安心罷。」

東洋的歷史，現在已經換過了進步的重點，而以可驚的速度發展着的。

作引導的兵來到，我們又出發了。

在公路上走了一程，左邊有一座標高約六百公尺餘的山。就是所謂四一五高地。目前日本軍的主力部隊逐漸向後方撤退着，而據說，四一五高地的前方千五百公尺處，還有一部分在抵抗，掩護着本隊的退却。——千五百公尺是稍遠一點哪。——但其他也沒有適當的據點。

第二，是已經沒有日本軍了；引導人望着我們的面孔，說。好，總之法罷，在山的前方，也許還能找出適當的地點的；大家就這末決定了。在山麓下，有從頂上牽一條尾着下來的小丘。第X團本部就在那裏，據說到了那邊，詳細的地勢就會知道。

在逐漸黑暗下來的薄暮中，我們離開公路，折入左邊的山間中。

「今天是急進退擊吧！」佐佐木同志在後面說。

丘陵脚下，有小溪流着。踏着石磴渡過。一跨的小流，從四一五的山間奔下，在這裏會合了。而遮蔽於其上的灌木的叢林，一下把脚下弄黑暗起來。

收獲過的山上的斜面上的麥田。這一梯一梯的，從丘陵脚下爬上。——突然來了一股刺鼻的屍臭

「有死屍呀！噁，臭得很！」南部同志擰住了鼻子。

真的。——同志們交口說了。——那裏？什麼地方？也有人在這末呼吸着說。

「又是馬罷，在那裏呀。」

廖同志打動了好奇心，又開始尋找起來了。但，從後面，櫻井同志警告了他：

「等下！慢，不耐心地吸進去，會發生危險的！」

廖同志回過頭來了。

「有跟屍臭一樣的毒瓦斯的呀。」

大家不覺驚疑地停下來了。廖同志骨碌碌地轉動着瞳仁，注視着櫻井同志。櫻井同志原是在日本軍隊中受過瓦斯兵的教育的。——完全被駭住了。但櫻井同志却帶着很嚴肅的面孔，在考慮着。

「不過，如果是毒瓦斯的話……一聞着氣味的時候，喉呀眼的，應當是在痛的了。」

望着那感佩着的廖同志的面孔，我不禁可笑起來了。——什麼呀，原來是上了櫻井同志的當。——但，連櫻井同志自身，似還也不會注意到這個。於是我問了：

「那瓦斯的性質是什麼樣的呀？」

「屬於酸爛性的。因為很重，所以有時是老那麼遺留在低地或無風的窪地上的。那時草或樹葉等中了毒，變成了紅茶色，所以馬上會知道的。」

「呵——」廖同志馬上取出電筒來，照了照地面。

我制止了他。

「什麼，這裏是山的陰處，不要緊的。總司令閣下若中了毒瓦斯，那可不成呀。」

「但，還是不要打電筒罷。」

櫻井同志在向傍的同志作毒瓦斯的說明。——那時，應當用水打濕手巾，按在鼻子上呼吸。……如果是輕的東西，倒在地面上躲避就行的呀。

「若果是重的東西，就應當逃到高的地方去呀！喂，同志們，上高的地方去罷！」

同志們都笑了；毒瓦斯的話也就告一結束，隨着我，開始上山。

田園走完，踏上了松林中的丘陵的斜面。已經簇黑了。在黑闇中，荊茨常常抓住手，纏住衣服。落下的松葉很滑，松枝折斷，發出響聲。灌木的枝條被關閉，撓着，互相打擊，不斷地瑟瑟簾簾地響。「他媽的」，不知手脚被什麼絆住，有似在掙扎的低微的聲音。黑得眼前一點也看不見。無論如何，是不能圍聚着前進的了。

「噢，都來了麼？……××！」

我抓住絆纏著的擋路枝條，喊着暗號看。

「XXX——」

這裏，那裏，有答聲回來。

「前頭的……等，等一下！……搬機器的真是辛苦的呀！」

這是在最後面，幫助勤務兵運機器的佐佐木的聲音。

勉強走出荊棘的叢林了。脚下是滿面松葉重疊著的很滑的斜面。而且照樣是簇黑的樹下的黑暗。

「喂，行了麼？到這邊來罷！荊棘已經沒有了呀！」

像偷過來的野獸一樣，折斷着枝條，低低地發出排開荊棘的聲音，——同志們勉強集合到樹林中來了。

「都齊了麼。」

這次，引導兵走在前頭，又開始上登。同志們喘息着呼吸的聲音，從左右前後，聽了出來。不久，到頂上了。是馬背似的松林中的尾脊。在透過樹梢的葉子，落到地上來的夜空的

光亮中，我們勉強看出了那尾脊上有一條小路來。引導兵走在前頭，沿着這路，開始向四五高地前進。

不久，他停了下來。在喊什麼。松林中有回答的聲音。

引導兵又叫了，開始向松林中高聲講話。

松林中，有一羣人的勢子。站在兵的背後，不覺想到這完全像山賊的巢窟一樣，一留心一個上起刺刀的衛兵，遲鈍地站在我們的面，從那背後，似乎是剛才的聲音的主人，賊聲賊氣地踏著落葉，走過來了。廖同志排開引導兵，走上前去：

「是團長麼？」

「是的。是你們麼？」

年輕的長官走過來和廖同志握了手。他啊呀呀的點著頭，聽著廖同志的話。

「鹿地先生呢？」

長官催促似的，問道。廖同志這才回過身來：

「介紹一下罷，先生。」

於是，很高興地，強力地，青年長官緊握了我的手。

「好的好的，請罷！請到這邊來！稍休息一下罷。」

他指着黑暗中山賊的巢窟，親熱地招待了。

「好，請到這邊來。好，請！」

「就休息一下去罷。」廖同志也這麼引誘了。

於是，我們被勸誘着，走進樹林中去了。——這是團本部。簡單地砍下幾根木材來作成座位，僅僅圍繞了兩三丈大的地方。但我們客人似的被招待在那座位上坐了。

「不要招待，請不必管——」

但比廖同志的這阻擋還快，青年團長叫過勤務兵來，吩咐了什麼。團長興緻蓬勃地談着。而正在同我們談着當日的戰況時，勤務兵便把柚子剝得乾乾淨淨，用柚子皮作水菓盤，端過來了。

「呵，——這在火線上，是很貴重的東西罷。……不必這樣呀，這是很貴重的東西。」

「廖同志——老一輩地談話了。但是——」

「請罷，請喫一點罷。」

這麼說着，團長便輕快地親自站起來，把柚子分配給我們。我很抱歉。但團長却像滿心要設法招待一下貴客似的；一看，他的動作，有一種彈力的感覺。他一支一支的把紙煙分給我們，並親自擦燃火，給我們點上。

「今天，這樹林中，掠來兩百個左右的砲彈啦。」他快活地說。

「沒有什麼了，晚上是不會打來的，也有人受過傷。因為是黑暗的，看不見，但那一帶簡直全是彈洞啦。副團長因為受了破片，帶了點傷。」

「啊，傷很重麼？」

「不，沒有什麼要緊。」

團長交替地望着我和作翻譯的廖同志，繼續談着。抽一口煙，那紅火，在黑暗中，把人的面孔照出紅色來。

「現在，日本軍是逐漸在退。我們的部隊，也馬上就要前進了。」

「那末，在這山的對面，是沒有敵人的麼？」

「一個也沒有呀。哈哈哈哈哈。」

「但，據說，在千五百公尺的地帶還有的。」

「啊，是的是的，」還有。」團長像想起了似的，說。「不了千五百公尺；大致有二千——四五百公尺的罷。但那也有退却的模樣……所以，算不了是什麼敵人的。」

他向傍邊的部下的長官，問着那一部分敵人的動靜。我和廖同志不期然地對看了。

「不行哪。又換換地點罷。」

「追擊麼，總司令閣下。」

團長很稀奇地看望我們的日本語的會話。於是廖同志轉向着他，說：

「那末，那一面就算了罷。我們再前進一步去看。第一線已經前進得很遠了麼？」

「嗯，是的。——大致在九塘前面五百公尺的地方罷。——叫一個人引導你們好了。」

很快地站了起來，他排開我的感謝話似的，叫部下的長官打發引導人了。

又是前進！

這種情況，已經傳到後面的同志們了。他們的會話，聽了出來。

「像這樣的狀態，今晚上能夠找得出機會來麼？」坂本同志說。

「嗯，不去看，是不知道的。」佐佐木同志應道。

「無奈，因為是我們要去，所以大家都逃的呀。」櫻井同志愉快地道了。

「喂……馬來了呀。」南部同志透視着林外的小路。真的，有馬蹄聲。繩繩被兵捉住。

黑的馬影出現了。

「是馬麼？」團長大聲地向那兵問。

「有四匹！是日本的！」

「啊，——在那裏捕獲的？」

「沒有人管，在山傍邊喫着草的。」

「啊，是那樣的！哈哈哈哈哈。」團長哄笑了，他隨又回向我們：「——」

「是擄獲品呢。今天，從早上，三匹五匹的，常常有這樣的俘獲物呀，哈哈哈哈哈。」

「真是日本的馬。」南部同志透視着黑暗中，發出驚嘆聲。「你看，是好像伙哪，背很

黑的馬影四匹，繮繩被兵捏着，一聲也不響，垂着頭走過，向丘陵下去了。

走出松林，是美麗的星空。

向着九塘那面，收割過的水田，一下展望出來。步槍的稀疎聲音，遠遠地在那前方響着。· 似乎在公路的方位上前進中的中國的戰車，轟轟然地震動着無限軌道，繼續向前奔馳。

我們又向着梯形的收穫過的麥田走下。這是與上來時相反的丘陵的斜面；不久便走到以前渡過的小河的下流。引導兵在河岸上尋來尋去，看有無渡口，這一帶全是被雜草和寄生的蔓草遮着的灌木的叢林；滿面星光，雖不致看不見踏腳處，但却不容易尋找出一個適當的渡口來。

同志們幫助着引導兵尋找路腳處。不久，便發現了一個缺口。石頭在水面上恰恰成了踏磴。我跟在兵後渡着。前面的石頭，在兵踏後一取腳的瞬間，便崩潰了，而我恰恰踏了上去，一下便落到水內去了。所幸水深不過五寸。

「他媽的！」

於是叮咚咚的，就從水內走向對岸。引導兵笑着。這次又尋找了上岸處，但對岸却是更麻煩的灌木和雜草的叢藪。

「不行哪。」

兵說。要什麼緊！我冒了火，不管一切的鑽進叢林中去了。的確不行。我完全被荊棘的鐵絲網把手脚衣服都纏住了。回頭罷；兵在後面說；那時，一直回到河岸的上面去了一隊，用暗號叫道：「到這邊來罷，××！」我依然不顧一切，胡亂地鑽去。荊棘拖了我的帽子，抓了我的手，臉。兵又說一次「回頭罷」，便獨自回到對岸，向河的上面跑去。我一人終於成了河邊的荊棘的俘虜。我似乎在這頑強的叢藪中衝進了很遠。現在縱要回頭，也感覺困難了。於是像落到陷阱中去了的野獸似的，千辛萬苦地向前鑽着。

到勉強穿了出來的時候，同志們已經在水田那面的公路上報數，大聲地叫我了。我也回叫着。

「喂，是了不得的刺籠子呀！真倒楣了。」

「我以爲總司令走失了路呢。」廖同志說。

「對不住，對不住；好，走罷！」

在公路上，我擦着掛了刺的手，站在前頭，又走了。

轟轟然的，戰車追過了我們。

前進，又前進！

九塘已經近了。

在九塘，應是有一簇人家的。但是——受了戰火的襲擊的部落，却一個亭子也沒有，簡直不和道何處是九塘。祇看見有低矮的丘陵，浮映在水面上。

稀疏的步槍聲，似乎隨着我們的前進，而逐漸後退着一樣。

滿面的星的海。

同志們默然地前進着。

「不要緊麼，不會是突進到日本軍內面去的麼？」

鮎川同志不意地說出了我恰恰正感覺着的事。

於是，同志們的輕快的談話開始了。

「不很好麼；那末一來，就用不着播音機，來一個堂堂的宣傳罷。」

廖同志這末說；他是真正地相信：就這末幹也會成功的。

「說一聲『來得好！』就會把你縛住的呀，哈哈哈哈哈。」

「噫，那樣的事，是常常有的。」南部同志很老實地說，「一不注意，在這樣作急追擊的時候，常常是有混到敵人內面去並肩進行的事呀。留意，留意！在大別山的時候，也常有這樣的事。因為黑暗，一點也不當心，疲倦得進了半睡眠的狀態而走着的。但到早上來一看，嘿，那不是中國兵麼；那時才喊出了聲，驚惶逃走，跑去捕捉的呀。……」

「如何呀，」佐佐木同志用高興的聲音說道，「我們自己不組織一個遊擊隊麼？那很有趣的呀。」

「擴大了的時候，會逐漸幹起來的。」

「繞到日本軍的後方去……穿起日本軍服去的話，是很可以幹一些事的。播音機什麼的，是用不着的。……不過，反之，一旦被弄錯了的時候，會被後面打來的哪。嘿，嘿，嘿。」

去襲擊衣糧廠好了；就像已經奪獲了許多衣糧一樣，這末高興地說着的同志也有。很不容易追上火線，無論怎樣地走！

前進又前進！

沒有槍，仰天倒着的戰死體，曾兩次見過了。

其中，一個是半裸體的。

不知什麼時候，我也習慣了戰場的那種無所感動了。

「這不是日本人哪。」把自己的臉貼過死屍的臉去，南部同志這末說。沒有鬚鬚。如中國話所說的「沒有出息」的，眉毛薄薄的面孔，毫無痛苦的死在那裏。完全像孩子畫的畫似的，隨隨便便地倒在路傍。

人是可以隨便死的呀，——這就是我的感想。

死了的話，大家都是那末樣的哪，真無味！——我這末想。

星空無邊的蓋在頭上。

我們拋開死屍，又前進了。

死的恐怖是什麼？——我邊走邊想。從前，這會像重大事件想過來的事，現在簡直是感覺奇怪了。所謂痛苦者，是活着的人的感覺。……而我們是與人類的活下去的事的痛苦戰鬥過來了。祇要堂堂皇皇地戰鬥就行了。戰鬥還未停止，後面還有怎樣的痛苦呢。

所謂恐怖是什麼呢？的確，那樣地——像貓子的死尸似的窩爛於路傍的事，使我引起了憎惡之感。然而，這與我們對被遺棄的死者是苦痛了，或者是如何地恐怖了之類的事，是完全不同的。這祇是對毫無意味地死去的事，所起的一種虛無性的不快罷了。

總之，是堂堂皇皇地死就行了！如堂堂皇皇地活，堂堂皇皇地戰鬥一樣！如此而已！堂堂地活，堂堂地死……祇要就心不是這樣就行了。

「這似乎是東北的偽軍。」廖同志對我說。

「東北的？拿到這樣的地方來了麼？」

「似乎是的。」

我不禁起了一種慨然的心境。總之，他們——痛苦着，被踐踏着而活過來了的他們，是

把死的方法弄錯了。他們不知道死法。

潰的話，就堂堂皇皇地活，非死不可的話，就堂堂皇皇地死！

前進，又前進！

戴參謀抓住在路上警備着的兵，問了戰況。

我們站下來，等待報告。

暫時聽了各種各樣的話後，戴參謀邊笑着，邊回過身來：

「據說九塘的前方，也沒有日本軍呢。」

「噯。」南部同志說。「那末，那槍聲呢？在交射着哪。」

在遠遠的兩基羅多的水田中，起了五六發槍聲，隨又停止了。

突然，在另一個方向，又有稀疏的槍聲。但這也沒有繼續下去。

「是極少數的掩護退却的警戒兵。有也不過是五人或者十人罷。而且日本軍，在掩護退

却的時候，據說是使用東北偽軍的。據說，在俘虜中有偽軍，所以知道。」

「偽軍的話，是無辦法的呀。」我說。

「怎麼辦呢？」廖同志問。

「趕快走出敵人的側面去罷？」

「不，不要那樣的好。」坂本同志才沉重地開口了。「我們不是戰鬥部隊，……遭遇着了，是很危險的。而且過於深入了的話，在這種潰退狀態的時候，是有那樣的事的。如何呢，今晚上，率性決心停止了，不很好麼？」

我想了，這似乎很妥當。最後的一天，終於成了得不到機會。——但，我們知道：好好地撤回的事，也仍然是必要的。

「同志諸君，如何呢？」我徵求了大家的意見。「坂本同志的提案聽着了罷。以爲如何呢？的確，這樣的話，縱然追趕上了，在安置機器的當中，也會被逃脫了的。這以後，就讓中國的戰車隊去驅逐罷了麼？」

同志們露出「這也不錯」的面孔，想了。不久，佐佐木同志也說道：「就這樣罷，過於勉強了，反而是不好的。」都贊成了。

我們決定回頭了。

我們委托了「追擊」的戰車羣。

公路滿面是灰塵。震撼着大地，戰車奔馳過去了。
前進，又前進！

一九四〇，十一，七。

當代文學叢書

郭沫若：棠棣之花（再版）

（史劇，實價二十四元）

陳白塵：結婚進行曲（再版）

（五幕劇，實價二十元）

老舍：歸去來兮

（五幕劇，實價十七元）

茅盾：耶穌之死

（短篇小說集，實價十三元）

吳組緝：鴨嘴澇

（長篇小說，實價三十二元）

125
124

我們七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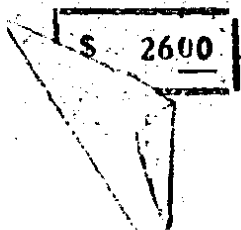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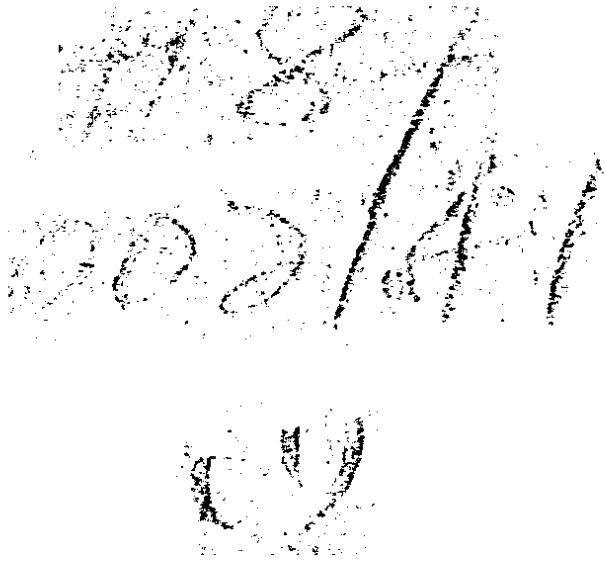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初版

經售處	印刷者	發行所	發行人	譯者	作者
全國各大書店	時代印書館	作家書屋	姚蓬子	沈起予	鹿地亘
	重慶上清寺郵局旁	重慶白象街八十八號			

實價二十六元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312號



3 52.7